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子樟 先生

從絕望奔向希望
——少年在亂世中的追尋與成長



研究生：賴珮宜 撰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賴 珮 宜 君

所提之論文 從絕望奔向希望-少年在亂世中的
追尋與成長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碩士學位論文條件

論文口試委員會：

杜明輝

(口試委員會主席)

許建崑

張子樟

(指導教授)

論文口試日期：95年7月6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一式二份經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教務處註冊組存查。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 系(所)
組 94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從絕望奔向希望——少年在亂世中的追尋與成長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	☐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張子樟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賴珮宜 (親筆正楷)

學 號：9300103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24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www.lib.ntlu.edu.tw/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填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 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謝詞

在這本漫談瑣事尚未成型之前，
我常想著要如何進行這又一篇的漫談，
要說謝謝和要說對不起的人一樣多，
所以這篇到底該稱作謝詞亦或是歉詞呢？

對於指導教授是所長而感到安心，
但是也對於最後可能徒增老師的一筆爛賬而感到抱歉；
對於口考老師們花了時間看這篇漫談充滿感謝，
但是也因為沒能寫出順眼的論文而感到抱歉；
對於自己終能寫出這篇漫談感到絲絲的慶幸，
但是也對於缺乏能力沒能確實表達出想要呈現的模樣而感到抱歉。
總是有太多太多的感謝與抱歉堆疊……

給我親愛的家人：爸爸、媽媽、哥哥
或督促、或鼓勵、或提醒，雖然結果不甚圓滿，但是我終究還是走過這兩年。

「我要回家了！」

給我親愛的兩位室友：關歲、劉育汝
有你們當我台東的家人真好，才可以安然度過每個爆走的夜晚。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

給我親愛的彥芬媽咪

因為你才讓這邊的家有完整的感覺，可以不用擔心肚子餓或是受傷跌倒。

「永遠會在母親節想起你，你要快樂喔！」

給我親愛的老師：楊茂秀、阿寶

離開之後，我真的才發現，台東有你們讓這個地方更美了。

給我親愛的其他同學：佳汶、雅婷、巧宜、琬琳、怡君、佳玟、洪胖、嘉惠……

你們的鼓勵還有支持，讓我感到非常溫暖，謝謝你們接納一個有語言障礙的同學。

「再見還會再見！」

給我親愛的大學同學：張家綺

台東的土地終於有我們騎機車的足跡與回憶，剩下的一年我們還要各自努力。

「我們總是能夠大無畏的吧！」

還要給一些酒肉團體：TFS 和 DL5。

我寫完了！我考完了！我改完了！我們可以出去玩了！

瑣事再這樣繼續蔓延下去也不是辦法
就這樣停筆吧！

從絕望奔向希望——少年在亂世中的追尋與成長

研究生：賴珮宜

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針對《快跑！男孩》、《風中玫瑰》、《戰火下的小花》、《帕瓦娜的旅程》、《我是大衛》中的亂世背景，做希望與絕望的觀察。希望是每個人自出生以來所自然渴求，絕望則是在人遭遇挫折時，必須面對的情緒反應，在亂世之中的少年，將面臨最根本的絕望，在看似沒有希望的環境中，少年們卻依然能打起精神渡過難關，原因在於一連串的轉化與成長，還有人的一生中在追尋的永恆情感。

在旅程的初始，少年們經由偽裝來保護自己，又因為年幼，所以將情感寄託於物品之上，顯露出主角們內心的徬徨與不安。後來，主角們在旅程中面臨現實的生存問題，他們開始妥協、學習，以維持生命，直到飢餓、失去健康、孤獨、死亡逼近他們的生命，少年們雖然感到絕望、無助，但是也啟動了人面臨困境的種種防禦機制，接下來則要經過一個空白的時段，方能將事件、情緒分隔開來，得以面對接下來的可能性。希望的降臨相對於絕望而言，由外在的物質滿足，進展到內在的精神滿足，最後獲得永恆的希望觀念。另外，少年們從「家」出發，一路上對於家的概念，也從外在的形象慢慢內化於內在的情感，反觀旅程中的少年們，會發現少年們在改變一點一滴形成的同時，也正在一步步的成長、茁壯。

終點與起點是一種永恆的循環，就像希望與絕望是一體兩面一般，改變雖然帶走了童年，卻也帶來了成長，透過文本的主角，會讓我們有勇氣面對更多挑戰，看清絕望與希望之間的界線，是那樣的模糊又清晰。

關鍵詞：希望、絕望、成長、追尋

**From Hopelessness to Hope—
the Youth's Quest and Growth in the Troubled Times**

Lai pei-yi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search intends to observe how the relationship of "hope" and "hopelessness" how to switch in these novels : *Run, Boy, Run* , *Esperanza Rising* , *The Breadwinner* , *Parvana's Journey* , *I am David* .Hope is everyone's innate desire, and hopelessness is natural reaction when people confront frustration. The youth in war times faced the despair situations, but they still overcome difficulties in the seemingly hopeless environments. The reason is not only people's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in the lifetime, but the eternal dependence and a better world they always search fo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vel, the youths protected themselves in disguise. And something sustenance which showed the apprehension on their minds before. Afterward, they had to face the reality of survival, so they began to compromise, and learned to sustain life. They felt despairing when hunger, the loss of health, loneliness and death came to their lives. At the same time the youth started the mechanism of defense to resist the frustrations. After that, they had to go through a blank period so that they can divide the events and their emotion and let it be able to meet any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In contrast with hopelessness, the happening of hope means a kind of possibility. First, hope is maybe the supply of material need, and then it means satisfaction of spirit, and finally it is the eternal acquirement of positive philosophy of life. In addition, the youth's travel was starting from "home" which transformed from concrete object into inner feelings

We can find the youth changing gradu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come into the adult world. The start and the end of the travel is a circulation just like hope and hopelessness, as we always say: there are two sides to one coin. Although the change closed the childhood, actually it has also brought the growth. The line between hopelessness and hope is such vague and clear. Through the texts, the youths let us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more challenges.

Key words: hope, hopelessness, quest, growth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2
第一節 希望與絕望.....	3
第二節 不對亂世妥協.....	6
第三節 少年追尋與成長的永恆不變.....	9
第四節 文本介紹.....	12
第二章 決定要出發.....	16
第一節 為什麼不得不出發.....	16
第二節 出發前的準備.....	23
第三節 出發後的外在現實條件.....	32
第三章 意外與絕望.....	38
第一節 寫在絕望之前的過渡界線.....	38
第二節 墜入絕望.....	44
第三節 絕望的防禦機轉.....	52
第四節 暫時停留的空白休息站.....	59
第四章 永恆的追尋與成長.....	64
第一節 希望的出現.....	64
第二節 永遠尋找的家.....	74
第三節 成長就是化希望為力量.....	82
第五章 結論.....	89
第一節 終點與起點的循環.....	89
第二節 亂世中發聲.....	92
第三節 旅程後的成長與追尋.....	96
參考文獻	98

第一章 緒論

人生的路途上，每個人都在追求永恆的成長，偶爾的跌倒挫敗或許使人更堅強，但同樣也有可能一蹶不振。不論在那一個時期，都有著階段性的問題與煩惱存在，現在的新聞媒體不時傳遞出成人苦悶的訊息，常常把焦點專注於兒童身上，對於兒童有著高度的期待，認為「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兒童擁有的特質除了年輕之外，還有一股成長的動力在推動，只是這並不代表兒童可以自在的面對很多事件。在出現童年的概念之前，兒童所承受的並不符合他們身心的成長速度。出現童年的概念後，隨著很多大環境的轉變，每個時代兒童也都承受了許多不同的待遇面臨許多不同的轉變及危機，一路成長至今，因隨著媒體的發達，縮短了成人及兒童的距離，打破了隱形的界線，開始有人高喊著童年以死，但其實不變的是成人往往給予兒童又高又寬的標準，既期待兒童也包容兒童，他們是「被希望」的一個族群，但對於兒童而言，是否也會有主動需要希望的時候？

從許多的文本中，其實不難發現兒童會面臨所有成人世界可能面臨的事件，在諸多事件會產生的情緒反應當中，本研究將針對某些會使人感到絕望的事件，了解涉世未深的兒童將以何種心情及方式去面對這一切，當今的兒童往往被無微不至的照顧著，但其實是有很多兒童是處於一個絕望的心境當中，針對這些情況，他們是否會順應成長的腳步，將自己從絕望中解放出來，再次獲得希望，又，在這個過程中，會面臨到何種危機，追根究底的原因為何讓他們有這樣的力量繼續生活？

希望對於這群在亂世中的兒童的意義又有何不同，在成人把希望寄託在兒童身上前，應該要先提供給兒童希望，至少認真看待兒童真正的需要，還有屬於他們的那股力量，而非一味的加諸許多莫須有的「恢復能力」於兒童身上，忽視了每個階段真正的需要。

第一節 希望與絕望

希望是什麼？

希望有盼望、渴望、祈望、期望、企望、願望、指望、生機之意¹；心理學家艾里克森（Erik H.Erikson）提出心理社會期發展論，將人生按危機性質不同，分為八個時期，第一個時期（0-1 歲）所面臨的危機——信任對不信任，這個時期嬰兒透過成人對他的照料與否，建立將來對社會關係「希望經驗」的基礎²；當代社會戲劇學巨擘——高夫曼(Goffman, Erving)於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³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將生活譬擬為舞台上的表演，人則是舞台上之要角，周遭環境則是舞台，他在第一章開頭就提到「一個人在扮演一個角色時，他在內心中總是期望觀眾們嚴肅地對待呈現在他們面前的表演印象。他希望他們相信，他們耳聞目睹角色確實具備他所扮演的角色特質，他的表演確實達到了栩栩如生、出神入化的境地。」⁴在醫學中，最早提出希望概念的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於西元 1905 年提到：「所有治療中，希望佔有重要的地位。」⁴

上述所提及的希望存有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艾里克森所提到的理論，嬰兒時期便開始接觸家庭，也等於是一個小型的社會，剛出生的嬰兒依附感較重，成人如果可以讓嬰兒產生安全感，這樣的感受首先會讓一個人願意在一個安全的狀況下接受各種事件、情緒，藉由信任感，產生對於生命的希望，這是代表希望的必然需要；第二個層次則為高夫曼所提，對於期待他人對於自己所扮演角色的認同，既然我們選擇扮演一個角色，要讓別人相信這個角色之前，扮演的人本身就要先融入，進而可以期待別人認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此種希望已經不單單是願望後的希望，而是為了希望首先必須付出的心力，這種希望是建立在自己可以掌

¹ 教育部網路辭典<http://140.111.34.46/dict/> (6/6)。

² 張春興著，《教育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1996），頁 129。

³ 高夫曼 (Goffman, Erving) 著，《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臺北市：桂冠，1992），頁 19。

⁴ 胡潔瑩、王秀紅著，〈希望的概念分析〉《高雄護理雜誌》，第二十卷第二期（1993.10）。

控的基礎之下，代表的是希望的必然存有，生活中，因為自己握有希望，也可以進而影響他人，藉由對希望的追尋之中，一個人也會不時的修正及成長；第三個層次是在當人生面臨的生老病死等危機之時，希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將累積生活中所經歷過的事情，及面對事情的態度，影響到面對生死為機關頭時的決定，往往有因為最後關頭不放棄，而發生奇蹟的事例；總歸而言，「希望」等於是人生存的必要條件，從剛開始由他人給予，到自己追求，至最終成為一種生活態度，甚至可以給予人希望，一個健康、光明的人生，是大部分的人所存在的原因，而「希望」是個決定性的因素。

絕望是什麼？

絕望則為心死、失望之意，在到達絕望之前，必定擁有過希望、失望等負面的情緒，人生因為逆境的出現，更顯得有意義，只是，絕望可能為生命帶來終結，多年前曾經轟動一時的《完全自殺手冊》⁵，裡頭詳記了自殺的方式，且分析了痛苦、麻煩、致死度.....的程度，作者在後記中談到「我不是在闡述『大家都來自殺吧！』這樣無聊的事，想活的話就要活得自在，想死的話也要死得自在，生命應該就是這麼一回事。」生命在作者的解讀之下，簡單輕鬆，自殺也成了絕望時合理地選擇的一條路，然而這本書引起及大的爭議，其中的問題又在哪裡？為什麼不能剖析自殺？

女作家歐慈（Joyce Carol Oates）在《人性八惡》⁶當中，視「絕望」是一樣不可寬恕的罪惡，成為第八惡，她認為「絕望是一種強烈的內向心靈狀態，所以是完全獨立的。絕望的靈魂是叛逆的。」絕望的盡頭，是死亡，教會神學中將之視為一種罪惡；古代神學家，稱異教徒的內心深處，是處在絕望裡頭的，因此對他們而言「自殺」反而是一種崇高的美德，祈克果則否定此種說法，認為「生命，亦即一個具體個人的存在生命，首先需要認清並明瞭自己生命的『路向』；唯有這樣，才會使個人的「生命」，過得既平安又有意義。」因此，可以說祈克果的

⁵ 鶴見濟著《完全自殺手冊》1994。

⁶ John Updike等著，廖月娟等譯，《人性八惡》（臺北市：聯經，1997），頁 129。

生命觀，乃是一種向著未來、向著可能性、向著希望或向著一個生命目的而在生活的生命觀。」⁷針對祈克果對於絕望的看法，有人把祈克果的人生階段論分為四個層次：從不了解絕望到不絕望、經過不了解絕望的絕望、到了解絕望的絕望，最後則到了解絕望的不絕望⁸。這樣的理論似於中國禪師所言「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的境界，我們往往會藉由事物的表象，做出判斷，經過時間的歷練，增加經驗值，對事物本身開始產生疑惑，過程中如果有人從旁協助，可以讓我們理解真正的含意，再做出判斷，人生可能不停的面對困境，對於祈克果而言：生命是需要一個人有勇氣去面對以及接受一切挑戰的，而不是在碰到艱險或困阻時，逕以投降、自殺等逃避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責任」。其實，唯有人憑勇氣去面對一切的橫逆，以真正成為個人自己，這才是充滿「人性」。絕望的情緒容易帶來逃避的結果，面對問題才有可能產生希望，希望可能不會自己顯現，而是需要人去找尋，就算是在希望與絕望中擺盪，至少曾經嘗試過。

由諸多文獻可見，「希望」可被認為是與人的生命、成長有著密切關係的元素，「希望」可能以動詞或名詞型態出現，流星畫過天際、蠟燭吹熄許願的那刻，是希望的開端，而絕望則代表可能是生命的終結，或代表一個人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希望與絕望看似不可能並存，但其實是一體的兩面，願望產生之後，希望因之而生，只是希望越大失望也會越大，如果不能調整面對，絕望也就有了出現的可能性，希望與絕望是一種循環，並且夾雜了無數的選擇及欲望，該如何面對，考驗了個人的危機處理方式，也包含許多譬如家庭、社會等大環境的外源因素。只是不能以逃避的結果論，論定這些抉擇的好或壞，值得探究的是為什麼人在一個絕望的情況之下，或甚至我要問人在「絕望」與「希望」之間，是何種走向？以何種速度？有沒有抵達終點的一天？

⁷ 陳俊輝著，《祈克果》（臺北市：東大，1989），頁 30。

⁸ 賴光祺著，〈祈克果絕望觀念在教育上的啓示〉《師友》2001.04，頁 38-43。

第二節 不對亂世妥協

亂世可被定義為動盪不安的環境，可說是一個「變」的時代，亂世是如何產生的呢？粗略的分為兩個大成因：自然亂世及人為亂世。

首先關於「自然亂世」，原始之時，因為生存力薄弱及知識欠缺等原因，對於大自然的現象並不了解，當旱災、洪水或地震發生時，人類的心理狀態就處於與大自然鬥爭的情況下，為了尋求安定，進而促成了神話的出現，神話大體可分為創世神話、自然神話、感生神話、戰爭神話、變形神話及推原神話，其中的自然神話就是解譯一切大自然現象的神話，與大自然抗爭的神話可納入此類，爾後所生成的感生神話，則是對自然現象產生敬畏，透過想像力將大自然的現象形象人格化，大自然的種種現象出現神性，也將許多異常於人的誕生賦予救世主的形象，這樣的改變使人類從全然恐懼的情緒中解脫，換個角度來說也算是找到了希望、信仰的寄託。

神話也包含戰爭神話，是原始氏族或部落之間的爭鬥，在神話中是神和神的鬥爭，反應在歷史事件上，則可能是部落首領間的對抗，或部屬對首領的挑戰，此時就談到人為而生的亂世，由歷史看來，爭戰往往是亂世形成的主因，兩個以上的組織因為爭奪有形或無形的事物，動員民眾產生了對抗與不和平，戰爭使得原本的社會結構遭到變化，社會結構向下變化影響到基層的家庭結構，人處於這樣的環境中也會相對的受到影響，戰爭的出現首先影響到民生基本所需，延伸到情感的依歸，在《戰爭的罪行》中饑饉為罪行之一⁹，許多救濟品因為運送途中的剝削，使得處於戰爭下的人民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必須面對生命的威脅、食物的短缺及不穩定的安全庇護等，戰爭為人所發起，影響波及甚大甚遠，身心皆遭受巨大的變化與挑戰，似乎唯有戰爭結束才會結束這場夢魘。

發展至今，不論是「自然亂世」或是「人為亂世」皆可能存在於太平盛世中，

⁹ 羅伊.古特曼(Roy Gutman)、大衛.瑞夫(David Rieff)編，席代岳譯，《戰爭的罪行》(Crimes of war that the pulc should know) (台北：麥田，2002)，頁 426。

隨著對自然科學的認識，雖然可以預測即將來臨的大自然現象，可以和平的與大自然共存，卻難免天災的出現，面對大自然，動物有著高度的敏銳度，順應著自然的各種徵兆做調整遷徙，反觀人類對於大自然變化的束手無策，近年因為過度開發的關係，為人類自己造成了不少傷害，有人將之稱為大自然的反撲，在這樣情況下所產生的災民，看著家園、學校被毀壞，仍舊面臨生存的危機，就算是科學的力量也沒有辦法拯救。以歷史為借鏡，全世界倡導和平，但恐怖攻擊事件仍層出不窮，還是有人生活在恐懼之中，另外還有許多文明病的出現，不安定的因素增加，亂世的定義也慢慢模糊，從最早開始的與自然的鬥爭，野蠻而起的戰爭，進展到現在的較為科學、優渥環境，唯一不變的是人類總在與生活環境的鬥爭，探索未知，找尋生存的意義，透過找尋的過程中，我們將看到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人性最真實的一面又是什麼？透過歷史觀察對於亂世的描寫，常常著重在愛情故事或英雄事蹟上，但在這些故事形成之前，有很多細膩難解的情感在擴散，配合著特殊的大環境，回歸了很多基本的需求，也必須面對許多基本的問題，馬斯洛曾針對人類的多種需求提出了需求層次論，按性質由低而高可分為七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隸屬與愛的需求、自尊需求、知的需求、美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¹⁰。不論是自然或是人為造成的亂世，共同的特徵是讓人感到不安定，環境中似乎處處是絕望，但是也因為如此，希望來的簡單許多，只要有第一層的生理需求，就可以得到滿足與幸福感，如果第一層可以獲得滿足，也會相對的提昇需求的層次，相對比於人為亂世與大自然亂世，人為亂世的可議性較高，有一群人將另一群人逼迫到弱勢的地位，將原本可以共享的資源剝奪甚至搶奪，造成人為的失望，甚而絕望，希望變得遙不可及，只是對於弱勢的族群而言，希望卻也是垂手可得，回歸原始的需要，獲取基本的生存機會，得到最初的希望種子。

身處人為亂世下的人，不分成人、兒童，都需要面對不平等的狀況，弱勢的一方面對原始需求的不足夠，優勢的一方則眼見這一切發生，這兩個環境下的兒

¹⁰ 同註 2，頁 304。

童，有著不同的待遇，擁有不一樣的價值觀，弱勢的一方被迫成長，習慣被忽略，甚至加入戰爭成為童兵，睜眼所見可能都是失望與絕望的景象：戰爭、死亡、分離，還有諸多不平等的待遇，優勢的一方，雖然並沒有直接受到迫害，卻因為成人環境的影響，而扭曲了平等的觀念，同樣年齡的少年，卻可能有著不同的人生價值觀，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¹¹中提到「當我們說到童年的純真時，我們忘記了這個世界上四千萬沒有家、沒有父母、沒有充足食物而露宿街頭的孩子。我們對於孩子能夠『產生關聯』」的文學種類的大部分歸納，暗示了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假設所有的孩子都是過著北美洲中產階級白人舒適、受保護的生活。」這段話指出在我們許多經典能夠接觸到的兒童文學中，常常會忽略某些兒童的故事，當然現在的問題小說也開始慢慢的揭發這些兒童的生活給大家知道，但在兒童文學中，也有人主張要將一切成人的醜惡與兒童的距離拉開，包括暴力、政治鬥爭、性……等，然而這些必然存在的事實，總有一天會被發現，也必須被了解，於是本研究將對象鎖定在這一群孩子身上，選出的文本，是經由兒童的視角看亂世，藉由這些孩子的眼光，體會這個世界上很多少年所經歷的生活，亂世中的少年，如何看待這一切，對這些兒童而言，絕望與希望在他們的生命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¹¹ 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臺北市：天衛，2000），頁 98。

第三節 少年追尋與成長的永恆不變

若要談成長與追尋，該從「人」而起，在佛洛姆(Erich Fromm)所著《自我的追尋》¹²中，認為人和動物在生存上主要的不同是：人在適應周圍環境的過程中缺乏本能的調節，人在一切動物中算是最無能的，但是這種生物學上的弱點也就是人類力量的泉源，是使他發展人類獨有的特質的主要原因。人類必須依靠自己活下去，而人類是唯一會感到厭煩、不滿和感覺沒有達到安樂的動物，他不能回到與自然界融合的情況當中，於是與現有環境抗衡，甚至想做自己與環境的主宰者，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類可能不斷的更改現況，以求更好的生活達到主宰的目的，在許多衝突中產生了對於自我的追尋，人類試圖在不安定的環境中找到穩定人心的感受，然後從這個過程中吸取經驗達到成長，但根據艾里克森理論中，從六歲起，就必須面臨勤奮進取對自貶自卑的危機，如果產生障礙就會缺乏生活基本能力且充滿挫敗感，而青年期所面臨的發展危機為自我統合對角色混亂，如果沒有獲得良好的發展，可能出現生活無目的無方向，並且時而感到徬徨迷失¹³，顯然地，每一時期的危機都是環環相扣的，誠如吳靜吉在《人生的自我追尋》¹⁴中提到「雖然自我肯定在每個階段都會發生，但在青少年階段，卻成為主要的工作」，因為對於青少年而言，面對未知的環境發生的誤解可能更多，但是也正是特別擁有嘗試錯誤的成長方式，也才能在成長中不停追尋更適合自己生活形式，往幸福希望發展。

童年的存在與否，已經被許多學者專家大量的探討過，其實這些事後的討論並不影響當下成人對於兒童的某種期待，在《孩子的歷史》¹⁵中提到過一句話：「在相當程度上，童年是一種能代表成人期望的函數」，由古至今皆然，就現在

¹² 佛洛姆(Erich Fromm)著，孫石譯《自我的追尋》(*Man for Himself*) (台北：志文，2002)，頁 47。

¹³ 同註 2，頁 132。

¹⁴ 吳靜吉著，《人生的自我追尋》(臺北市：遠流出版，1992)，頁 78。

¹⁵ 柯林·黑伍德(Colin Heywood)著，黃煜文譯，《孩子的歷史》(*A History of Childhoo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the West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imes*) (台北：麥田，2004)，頁 21。

而言，大部分的成人父母，不僅扮演照顧、陪伴的角色，甚至還支配了子女應該過如何的生活，人到了一定的年齡或擁有一個特殊身份的同時，回頭看自己走過的路，總會希望可以用一些過來人的經驗，給予正在那些路上走著的人一些建議，倘若拿捏不得當，便會造成兒童、少年無形的壓力，對於兒童、少年而言，因為被灌上涉世未深的背景條件，在追尋的路上也難免受到外力與自我認同的阻礙，如果所有的生活條件都被安排好了，也會相對失去處理事情的能力，無知並不代表沒有求知的權利，一味的接受外來的幫助，會降低挫折忍受度，也會剝奪了他們體驗與學習的機會，使他們錯失生命中重要的信念，曾聽人說因為兒童天生的純真，是個與生俱來的希望體，所以不需要希望，甚至他們可以給予成人無限的希望，但是若非擁有正向的發展，是沒有辦法給予人希望的，少兒必須握有希望的種子，而這些希望都是需要親身體會，並非是與生俱來也不是經由別人的給予就可以獲得，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得到的希望才是永恆且真實的，因此為了自己他們需要追尋。

再者，少年的追尋路程，必定也存有在家—離家—回家的型態，只是這些少年離家的過程，並非出於追尋刺激好奇為冒險而離開，是出於非自願，也沒有特殊為己的目的，因此在過程中，還會對於離開的家有所依戀，但是又不得不繼續前進，這樣的情況下，在先備的心情上已經受到波動，加上大環境也不穩定的影響，更是考驗了一個人的適應能力還有處理事情的能力，如果可以經過這些歷練，幫助少年重新尋找自己及心的定位，比起一般的少年更早面臨抉擇生存的問題，用他們稚嫩的方式，觀看這些不平等、紛爭，也可以透過少年看出屬於人性基本矛盾的情緒，或甚至是一步步社會化的過程，如何改變端看過程中少年的個性，還有周遭給予如何的環境，所有的條件都是一環扣著一環不得忽視，影響甚遠至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大人，可以說回憶的力量有時候甚至大過於眼前的阻力，累積的旅程都可能成為未來的動力，因為確實這麼深刻體會過。

兒童文學多半的作品，也都傳遞出光明面，批評家斯曼德門就說過：「希望是童書的重要層面，因為童書至少也都隱約認清讀者仍處於生命開端，且很多重

要部份都尚未符合本身的個性，因此這類讀者還不段地成長、改變；處於旨在符合我們所知世界的小說世界中，解決之道是預留此種成長及改變的空間。」¹⁶當然這段話，雖是針對兒童文學作品而言，一向帶來光明的兒童文學，卻也不能避免實際面呈現，因而有少年小說的生成，少年小說在處理兒童文學中較少或甚至是避免去處理的問題，不論少年小說如何分類，我們仍舊可以讀出希望的訊息，只是已經不同於表象的美好與幸福的呈現，加入了更多複雜的因素，藉由主角面對現實的困境去塑造形象，希望的樣貌也依稀浮現，表現少年的成長小說不計其數，不論是題材、敘述手法都會有多面向的呈現，這些故事想說的有多層次多面向，對於讀者、作者甚至故事中的主角都有著各自意義存在，對於讀者而言我們藉由少年小說的述說增寬我們的視野，透過作者的描寫方式，我們假設可以遇見作者無意而生的隱含讀者，產生或多或少的共鳴，藉以檢視生活，再者少年小說另一項重要的意義也在於紀錄主角的存在，揭露各式各樣的少年生活，使他們的生活、歷史可以被留下來，建立形成多元的價值觀，減少偏差的觀念及偏見，本研究所選擇的文本，偏重於戰亂下的少年，發展到青少年時期，卻依然必須面對生存的危機，在生理與心理必須同時成長、受認同的階段，卻沒能配合良善的大環境，絕望是不是因此而生？沒有成人給予保護的情況下，希望是否就此消失？若非如此，這些少年又將如何靠自己的力量，尋回希望的種子，求取一個未來。

¹⁶ 同註 11，頁 194。

第四節 文本介紹

綜合上述三節所描述，共選擇五本文本，分別是《快跑！男孩》¹⁷、《風中玫瑰》¹⁸、《戰火下的小花》¹⁹、《帕瓦娜的旅程》²⁰及《我是大衛》²¹，此五本書皆以少年、少女為主角，年齡從八歲到十三歲不等，書中呈現主角們經歷的時間也都不超過三年，但是在三年的時間當中，這群少年經歷了很多人生重要的變化，感受到絕望、不安甚至看不見未來，但是在這些文本最後，他們都還是懷抱著希望及各自的信念繼續生活。希望是一種追尋的過程，對他們來說或許也正是如此。

下表簡介五本文本的亂世背景。

書名	《快跑！男孩》	《風中玫瑰》	《戰火下的小花》 《帕瓦娜的旅程》	《我是大衛》
主角	蘇利克（8 歲）	艾絲佩芮拉（13 歲）	帕瓦娜（11 歲）	大衛（12 歲）
國別	猶太人	墨西哥人	阿富汗人	不明(但非猶太人)
亂世背景	德國納粹下的猶太難民	墨西哥戰爭、美國對於墨西哥人的種族歧視	塔利班政權對於人民的無理壓迫，對女性更是不公	集中營裡出生的小孩
逃亡原因	尋找自由與食物	爸爸過世，受到伯父欺壓，決定離開	媽媽和姊姊的所在地可能被侵略，要找回家人。	離開集中營，找尋自由的心靈

《快跑男孩》由烏里·奧勒夫所作，主角是八歲男孩蘇利克，因為納粹德軍侵略波蘭，將猶太人牽至隔離區，蘇利克一家人就是這樣，他們是猶太人，逃往之路始於華沙隔離區，蘇利克生活在缺乏自由和食物之中，但是還不知道什麼是自由，在一次尋找食物的過程中，蘇利克和媽媽走失了，開展了蘇利克獨自的旅

¹⁷ 烏里·奧勒夫 (Orlev Uri) 著，李紫蓉譯，《快跑!男孩》(Run, Boy, Run) (台北：台灣東方，2005)。

¹⁸ 潘·慕諾茲·里安 (Ryan Munoz Pam) 著，鄒嘉容譯，《風中玫瑰》(Esperanza Rising) (台北：台灣東方，2004)。

¹⁹ 黛博拉·艾理斯 (Ellis Deborah) 著，黃南禎繪，鄒嘉容譯，《戰火下的小花》(The Breadwinne) (台北：台灣東方，2004)。

²⁰ 黛博拉·艾理斯 (Ellis Deborah) 著，黃南禎繪，鄒嘉容譯，《帕瓦娜的旅程》(Parvana's Journey) (台北：台灣東方，2005)。

²¹ 安娜·洪 (Anne Holm) 著，穆卓芸譯，《我是大衛》(I am David) (台北：宇宙光，2005)。

行與逃亡，剛開始蘇利克跟著一群男孩，爲了求生存及被認同去偷東西，晚上以森林爲庇護，以躲避被德軍及波蘭人抓的危機，經歷了幾次逃亡後，蘇利克另取一個波蘭小孩常用的名字朱瑞克，偶然的機會下重遇爸爸，爸爸交代了五件事：一、一定要活下去，二、找人教他怎麼畫十字和禱告，三、不要跟別的孩子一起在河裡洗澡，四、如果被狗追，躲進水裡，五、忘掉自己的名字不過不能忘記你是猶太人，接著他的爸爸被德軍開槍射死了，蘇利克開始了尋求人家幫忙工作的生活，不一定碰到什麼樣的人家，有的對他很好，但有時他也會被打，他也只是靜靜地等待戰爭結束，在一次工作之中，他的手被捲入了打穀機之中，送到醫院後醫生以他是猶太小孩爲由拒絕爲他動手術，朱瑞克從此成了只有一隻手的金髮男孩，他回到森林裡頭重新適應身體的變化，經過了練習後，他開始相信自己可以像以前那樣生活，又經歷幾戶人家的收留後，突然地，戰爭結束了，但是他卻面臨兩個帶罪的靈魂，面臨牧師及洗禮儀式過後，他找不出對自我的認同，因而感到迷惘，不少美國人出現要認養他，但是他一再拒絕與逃跑，直到一位女士的出現，蘇利克的心房徹底瓦解，在大哭一場後，回到他出生的小鎮，想起了遺忘的名字也記起了家人的面容，永遠記住他是一個猶太人，那年他十歲。

《風中玫瑰》作者爲潘•慕諾茲•里安，故事的背景是西元 1930 年，墨西哥的一個玫瑰農場當中，十年前的墨西哥大革命，使得很多人對於大地主仍舊心懷怨恨，主角艾絲佩芮拉正是大地主的女兒，在她 13 歲生日前夕，他的父親遇到強盜喪失了性命，一家人也因此陷入危機當中，同時有一股惡勢力要求她們把土地讓出來，甚至強逼艾絲佩芮拉的母親嫁給討厭的伯父，並且接二連三的設計使他們身處危險之中，在這樣的壓力之下，艾絲佩芮拉和媽媽決定跟隨著他們的僕人阿方索一家人到美國去，但暫時留下了受傷了愛貝莉塔，去美國的過程十分的不輕鬆，必須一直藏匿且身穿簡陋的衣服讓艾絲佩芮拉很不適應，終於到達美國後，艾絲佩芮拉必須從頭學習關於生活的技能及生活方式，與之前優渥的生活大不相同，讓她感到灰心與不甘，在一次沙塵暴中，媽媽感染上了山谷熱，艾絲佩芮拉開始去工廠工作，一方面希望可以貼補醫藥費，另一方面希望可以快點存

錢將愛貝莉塔接來美國團聚，只是同時有另一個問題在於有人要發動抗議，為求得到更好的生活條件，艾絲佩芮拉想賺錢的意念也產生危機，甚至如果被發現有可能會被遣返墨西哥，阿方索的兒子米格爾一直陪伴在艾絲佩芮拉身邊，在他們一次爭吵之後，米格爾帶著艾絲佩芮拉存了很久的錢失蹤了，米格爾回到墨西哥將愛貝莉塔接來，媽媽的病痊癒了，抗議的事件也暫時告一段落，艾絲佩芮拉在這個土地上，重新找到自己的夢想，雖然 14 歲的生日沒有爸爸一起過，也不在玫瑰農場了，但是她也學會了勇敢面對挑戰，和永遠不要害怕重新來過的真諦。

《戰火下的小花》，黛伯拉·艾里斯所寫，故事背景在阿富汗的喀布爾市，在塔利班政權下，女性無法獲得平等的待遇，主角是 11 歲的女孩帕瓦娜，她通常跟著爸爸到市場幫人念信，賺取生活所需的費用，但是卻在一天晚餐之時，四個塔利班軍人衝進她們狹小的屋子裡，抓走了帕瓦娜的爸爸，音訊全無，從此之後帕瓦娜開始女扮男裝，接替爸爸的工作，到市場念信給人聽，或賣點東西，擔起了養家的責任。偶然的機會中，遇到了以前學校的同學蕭希亞，兩個女扮男裝的女孩，分享彼此的目標夢想，為了賺取更多的錢，甚至去墳場撿骨，還有一次誤闖刑場讓她們真實觸碰到戰爭的醜陋，在看似平靜的生活中，帕瓦娜的姊姊努莉亞突然要結婚了，媽媽下令全部的人離開阿富汗到馬薩去，但在帕瓦娜的抗議之下，她留在阿家裏等待爸爸的消息，她們離開不久後，傳出了馬薩被塔利班佔領的消息，帕瓦娜又一次面臨挑戰，她不知道她還站不站得起來，但是就在這時候爸爸回來了，她與蕭希亞道了別離，相約 20 年後要在法國艾菲爾鐵塔相見，然後帕瓦娜父女兩人開始了這一趟尋家人的旅程，不管前方是什麼，帕瓦娜也都已經準備好去面對了。

《帕瓦娜的旅程》為《戰火下的小花》的續集，以帕瓦娜的爸爸死亡作為這本書的開端，她也開始寫下一封封給蕭希亞的信，一個人獨自尋找家人的旅程，她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靠雙腳翻山越嶺，以好心人偶爾給她的食物過著三餐不濟的生活，在一個塔利班侵略過後的土地中，她發現了一個嬰兒，她決定帶著他旅行，也替嬰兒取名為哈珊，後來又碰到一個看似不大友善的單腳男孩阿希

夫，三個人的旅行也就此開展，她還幻想有一個很棒的地方—翡翠谷。在三個人的旅行中，有一次誤闖了地雷區，也因此認識了一個女孩莉拉還有她的奶奶，帕瓦娜還在莉拉的家裏住了下來，把這邊當成她找到的翡翠谷，將這個地方整頓了一番後，住了幾個月，有一天在他們大聲唱歌吃飯的時候，一顆地雷砸下，結束了這場夢，奶奶離開了，四個小孩重新踏上了旅程，但是比起前面任何一次路程都還更痛苦，一陣子後除了帕瓦娜的三個小孩都生病了，但是他們找到了難民營，在那個地方有醫護人員的照料，還有不定時的食物補給，一次上空投遞下來的補給品，使大家搶破了頭，莉拉眼見遠方還有類似的黃色包裹，便跑向那些黃色小花，但是這次土地沒有保護她，地雷讓她離開了帕瓦娜，有個女人在莉拉的身旁，感慨為什麼沒有父母陪在她身邊，帕瓦娜聽到女人的聲音，扯下了女人的布卡，竟是自己的媽媽，帕瓦娜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家人重逢了，哈珊跟阿希夫也留了下來，她又寫了封信給蕭希亞，重提法國之約已經不到 20 年了。

《我是大衛》一個在集中營的生長的 12 歲男孩，一天營區中的那個男人，幫他規劃路線準備食物、羅盤，要他在當晚逃走，大衛雖然感到詫異，跟那個男人要了一塊肥皂後，也依循著他所說的時間、地點逃跑了，那個男人說要到一個叫丹麥的國家就安全了，一路上他沒有辦法不覺得下一秒就會被抓回營區了，一天早晨醒來，大自然的美景呈現在他眼前，讓他決定要活下去，但他持續的躲避著人群，因為人群對他而言是危險的。過程中，大衛總是反覆的反省自己，希望自己不但可以擁有自由的身軀，更要擁有自由的心靈，所以他追求正確的生活價值觀，他要求自己要有個信仰，必且凡事小心為是，直到他遇見一個女孩—瑪利亞，他從他們的玩遊戲的失誤中救出她來，然後大衛住進了他們家，他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後來因為聽見瑪利亞媽媽對他的懷疑，因而離開，離開後的他，頓時間失去了依靠，因為曾經擁有過很美好事物，就難以回覆到之前的較恬淡的心境，直到碰到蘇菲，意外的發現自己的身世，於是又開始了尋找媽媽的過程，雖然一切過於戲劇化，但是大衛找到了媽媽，他終於可以擁有一個自己的家、自己的媽媽，還有自我。

第二章 決定要出發

第一節 為什麼不得不出發

旅程的開啓最重要的莫過於出發的動機，《旅行的藝術》²²中這樣說道「如果人生不是爲了追尋快樂汲汲營營，或許沒有幾件事能顯現這種追尋的動力、熱切及弔詭。旅行就是其中最。」爲了追求快樂的確可以構成一個很好的主動動機，只是在此處，因爲環境背景的因素，有些不得不出發的旅程，背後最初的動機是逃避，同時也是開啓尋找的歷程，逃避之後的追尋會產生跟因爲快樂而追尋一樣的動力、熱切及弔詭，但也跟旅行一般，結束之後，最重要也許並不是到達目的地的快感，而是在追尋過程中，所學習經歷的一切，然而在一個逃避的動機下，該從何體驗跟快樂旅行一般的追尋路程，首先先了解爲什麼要逃避？在佛洛姆所著的《逃避自由》中，曾說過一旦給予個人安全感原始聯繫被斬斷了，一旦個人以完全分隔的實體身份來面對外面的世界，由於他必須克服難以忍受的無力感和孤獨處境，有兩條路供他選擇。其中一條路他可以進展到「積極的自由」；第二條路不可以讓他照自己未以「個人」身份冒出之前的方式與世界重聚，因爲他分出來的事實是不可逆轉的；那是逃脫一種若延長下去會使日子過不下去的難受情境²³。因此，逃避的主要原因，是因爲沒有安全感要尋求一種安全感的慰藉，而安全感便是源自於社會、家庭、個人，如果任何一個環節，使人感到不安定，便會使人想逃跑，尋求使穩定的方式。

一、社會的安全感

在《快跑男孩》中，蘇利克一家人生活在猶太人隔離區當中，一次在哥哥大衛的提議之下，兩個人要穿過牆洞，往波蘭區尋求食物和自由，此時的蘇利

²² 艾倫·狄波頓 (Botton, Alain de) 著，廖月娟譯，《旅行的藝術》(The Art of Travel) (台北：先覺，2002)，頁 19。

²³ 佛洛姆 (Fromm Erich) 著，管韻鈴譯，《逃避自由》(Escape Freedom) (台北：志文，2002)，頁 134。

克不知道自由為何，但是他想念可以不停的往前跑的感覺，就像是以前在他們老家那樣，在一望無際的田野上奔跑；大衛也把這件事情告訴爸媽後，於是開啓了這則故事「他們決定一起逃離猶太人隔離區，回布薩尼去，也許會有波蘭朋友願意提供住處讓他們藏匿。他們被逐出老家所在的小鎮已經一年半了，日子悲慘難熬。對他們來說，不管做什麼都比待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裡慢慢餓死得好。」(13 頁) 一家六個人分頭行事，爸爸、媽媽和蘇利克穿過牆洞後，在波蘭區中，看到許多德軍，爸媽努力抑制想跑的衝動，而蘇利克卻對眼前的這個陽光撒下的世界，感到興奮不已。

其實蘇利克對於「自由」再熟悉不過了，對於不停向前跑的渴望，是在接受定義之前最真誠的感受，而爸媽所作的決定，則是針對社會制度而做的反彈，他們當然也嚮往自由，但是他們更有著揹負一個家的使命感，但是在環境的紊亂之下，也無法造就一個和善的家庭，他們寧願冒險，也要去尋找應該存有的個人及家庭的基本底線，也就是一個安全的社會環境，然而這條尋找社會安全的路卻很長，而且不在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中。蘇利克一路上還面對了許多追趕，也經歷了許多逃亡。他所逃離的是個抓猶太人、窮人的環境，因為不能理解為什麼該被抓，於是為了生存而逃跑，這些根本都是來自於社會制度的壓迫，於是蘇利克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拉著出發了。

在《風中玫瑰》和《戰火下的小花》中也有著類似的背景出現，艾絲佩芮拉出生在墨西哥，按照習俗，土地不傳給女人，在失去丈夫、父親的艾絲佩芮拉母女，頓失依靠，但是沒卻沒有辦法去追究這個制度的問題，只能採取躲避的方式，後來遷往美國重新開始新生活，但在美國，墨西哥人有著被遣返的危機，於是也生活的戰戰兢兢，倘若某證明文件發生問題，哪怕是一個人出了的問題，往往離開的是整個家庭，所有的事情也都必須重新來過，這時候的艾絲佩芮拉跟隨著媽媽而走，但是面對這些情況感到疑惑，無法分辨是非對錯；而帕瓦娜生在被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禁止女孩上學，規定女人必需穿戴布卡才可以出門，且下令全國的窗戶都必須塗上黑漆，若有違反後果不可知，但是免

不了一頓毒打、凌虐。帕瓦娜本來還很欣喜於可以不用去上學，可以多點時間準備數學考試，天真的跟姊姊努莉亞說「你哭什麼呀？我覺得放假也很好啊！」

（《戰火下的小花》頁 16）因為她一直相信塔利班再過幾天就會讓他們回學校，但是危機在當前之時，卻使她無法承受這種莫名的行動，炸彈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這兩個女孩沒有時間細想，卻同樣帶著疑惑的心走在路上了。

在社會因素下而逃亡，不僅在歷史上可見一般，像《大逃亡》²⁴中所描述為納粹時期，父親被抓走，姊姊帶著下面的弟妹還有一個流浪的小孩，逃亡到瑞士尋求安全的故事，《六十個父親》²⁵則是描述日本與中國間的恩怨情仇下的逃亡故事，有許多逃亡的狀況至今仍是進行式，社會是一個人身處的大環境，也是人與另外的人接觸的大環境，倘若社會不安寧、動蕩不安相對的影響的層面也會擴大，造成社會產生最大的不安全感，便是戰爭，戰爭的發生甚至是國家與國家的事情，亂世中總有一方是處於壓迫的一方，但不論壓迫與否，都會使人感到不安定，身處於危難之中，一旦身處於危險之中，便會使人千方百計的想要尋找安全的庇護，離開這個環境，再談亂世所產生的壓迫，被壓迫的一方，甚至威脅生命及自由，生命是一個人之所以生存最根本的基礎，但是亂世中卻免不了死傷，於是人選擇逃避，「自由」在太平盛世中，像是空氣般的存在，但在亂世中，擁有自由卻成了人人所嚮往希冀的桃花源世界，戰亂中，為了征服土地，因而限制了人的行動自由，進而想控制人心，人無法隨心所欲的走闖街道，就像是魚被囚困於未上岸的漁網之中，是種煎熬，再則是社會制度，制度的施行本該基於合理，但仍然有些制度特別就是為了歧視人而生，而處於低階的人，便會心生離開逃跑念頭，追尋一個平等的世界，可以說社會應該給予人的是最本然的需求，使人安全可以自由、平等的生活，否則就會讓人想逃避以追求安全、自由及平等，如同坎伯（Joseph Campbell）所言「個人最好不要向既定界線的守護者挑戰。不過，也只有前進越過這些界線，激挑同一

²⁴ 塞拉利爾著，趙永芬譯，《大逃亡》（臺北市：天衛文化，1992）。

²⁵ 邁德特·狄楊（Meindert Dejong）著，莫莉譯，《六十個父親》（*The House of Sixty Fathers*）（臺北市：智茂文化，1990）。

力量中的另一毀滅面向，個人—不是活著就是死去—才可以進入一個全新的經驗領域。」²⁶唯有衝破人的考驗，才得以有尊嚴的存在。

二、家庭的安全感

人在正常的情況下，是出生自家庭的，並且在成人的關愛下長大。在嬰兒時期需要藉由成人給予的保護及反應方式，奠定對於外在世界的觀感，這樣的感受也將因此養成一個人的性格表現甚至是人生態度，因為嬰兒不能自己解除饑渴的需求，必須仰賴父母的供給，於是嬰兒與父母產生交互作用，這些早期的接觸是個人人際關係的重要基礎，進而至兒童期時，由於生活空間擴大，開始接觸社會環境與學校環境，親子關係有了些許的改變，父母親雖然仍給予關心和照顧，也開始鼓勵兒童能與外界的社會接觸，從生活經驗裡學習自動自發的行為。然後發展到了青年期，這個階段需要面臨建立情緒自主性及行為自主性，便容易跟父母發生衝突，但也可算是進入社會前的訓練；由此可見，家庭給予一個嬰兒到青少年一個學習的溫床，在這個空間當中，擁有犯錯的機會，父母、家人會因為親情的存在而給予高度的寬容及機會，個人在人生中或的最大的快樂、最深的滿足、最強烈的進取心及內心深處的寧靜感，莫不來自充滿愛的家庭，一旦家庭的關係遭到瓦解，連帶影響的可能是一個家族，而且帶有深度感情的因素在其中，也就不是一夕之間可以解決的裂縫，家庭可能面對的危機，有現實或心靈層面的，家人的逝去離開，如果有足夠的情感在其中，會使得留下來的人不顧一切的想念追尋，再者如果有家人受到挫折阻礙，也可以讓人用盡力氣的給予支持及力量，保護家庭給予的安全感之前，當然需要保護家人的安全，因而逃離那個看不見家人的灰色地帶，追尋靜靜生活並且可見家人的安全空間。

先來看看《快跑男孩》、《風中玫瑰》、《戰火下的小花》、《帕瓦娜的旅程》當中他們家庭的狀況。蘇利克和父母逃到波蘭後不久，蘇利克和媽媽就被抓回隔離區，同時也爸爸失散了，他們開始過著在垃圾桶翻找食物的日子，一次在蘇利

²⁶ 喬瑟夫·坎柏(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台北：立緒，1993)，頁 85。

克往垃圾桶裡找食物時，媽媽突然不見了，他感到無助，文中這樣說「他不認得回家的路，只能站在那兒，漫無目標的四處觀望。」(《快跑！男孩》頁 17)蘇利克於是一個人開展了旅程，但他總徘徊在垃圾桶附近，尋找著媽媽的影子。艾絲佩芮拉在爸爸被盜賊殺害之後，面對要離開從小生長的玫瑰農場或是讓媽媽嫁給路易斯伯伯的抉擇，她因而感到很困惑，

伯伯說他會讓一切恢復舊觀。可是，她實在無法想像媽媽嫁給爸爸以外的任何人。她注視媽媽的臉，看見了她的悲傷、憂愁和痛苦。媽媽會為她做任何事。可是，要是媽媽嫁給了路易斯伯伯，一切並不會真的跟過去一樣。路易斯伯伯會把她送走，她連跟媽媽在一起都不可能。」(《風中玫瑰》56 頁)

最後，艾絲佩芮拉選擇了與媽媽一起離開，跟隨著他們的僕人阿方索一家人去美國工作，等著外婆愛貝莉塔腳傷復原後，有朝一日跟她們會合。帕瓦娜兩度因為擔心家人的安危，出發尋找，一次是爸爸突然被塔利班抓走，與媽媽一起到監獄外頭要求釋放爸爸，但無功而返；後來因為努莉亞結婚，除了帕瓦娜之外，全部的家人都去馬薩準備結婚的事情，但是卻聽聞馬薩也已經被塔利班佔領，死傷慘重，同時，爸爸在偶然的情況下被放回來，於是和爸爸一起去馬薩尋找家人，希望確保他們平安，但是卻在上路後，爸爸就病死了，雖然有人願意收留她，但是她還是離開了，因為她知道「我必須找到自己真正的親人。」(《帕瓦娜的旅程》22 頁)。

蘇利克的無助表現出失去家人的感受，但是他沒有目標，因為不知道回家的路，因而不知從何尋找家，身旁也沒有家人的陪伴，家突然從他身邊離開，他茫然、不知所措。而艾絲佩芮拉和帕瓦娜，在失去家人和做抉擇的那一刻，同樣感到恐懼及無助，留下來似乎可以保證物質上的不匱乏，但是並不代表心靈因此而充實，她們個人當下的選擇將直接影響到接下來的結果，在脆弱的時候，多想目空一切沉淪外在的安全中，但是因為她們確定自己的目標，她們知道擁有一個自己可以接受、喜愛及真正的家有多麼重要，他們需要家人的陪伴，需要家的保護，於是她們走向未知的路程，就算有點辛苦也沒有關係，至少有可以找回自在的被

守護的希望，在心靈也安全的情況下，才可能稍稍鉤勒出未來家的藍圖，就算不甚滿意，總比處在一個稱為家的環境中，卻絲毫沒有家的氣氛來得好，她們都出發了，爲了逃避失去的安全感，兩個女孩爲了家，都出發了。

三、個人的安全感

除了家庭、社會的安全感之外，還有一種來自於自我的安全感，一旦缺乏也使人心慌意亂。蘇利克與媽媽失散後感到無助，不知往哪兒去，但是下一秒，他做了個決定「在即將墜落的最後關頭，他打起精神，往前走向那群男孩，和他們一起踢球。」（《快跑男孩》頁 17-8）這時的他失去了所有的目的地，卻依然打起精神，似乎做了將獨自面對人生的決定，他逃離了自我所面臨的無助情緒，這時的他是爲了個人的安全而出發尋找。《我是大衛》中的大衛從小出生在集中營，他甚至不認識自己，只知道自己叫大衛，有一天營區的一個男人，把大衛叫去，交代他一些要他逃跑的事情，像是逃跑時機的暗號、路線，還幫他在遠營區外準備了食物、羅盤，大衛和那個男人之間存在一種奇怪的關係，從大衛的口氣聽來，他們互不喜歡，所以大衛對於他這次替他規劃的逃跑感到相當疑惑，他不知道該不該逃，揣想著或許是那個男人的計謀，但是

突然，大衛決定了：他要逃。他在心理想來想去，想得腦袋都暈了，還是搞不懂那個男的為什麼要他逃跑。大衛不認為自己逃得了：遲早會被抓到。但就算真的是陷阱，就算真的被打死—那也來得快去得快。逃跑、被打死，前後不超過一分鐘。好吧，大衛決定試試看。」（《我是大衛》18 頁）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衛出發了，他不知道前方的路，必須時時擔心自己被抓回集中營，但是依舊奮不顧身的逃出了爬出鐵絲網。

爲了尋找自己，他們出發了，爾後蘇利克和大衛越發的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麼，也爲了「自己」一再的出走尋找，而這些就隨著他們的旅程一一揭開吧！

個人的安全感並不容易被發現，因爲並非所有人都如同哲學家般在意這一點，但人人都有當哲學家的機會，只要有機會意識到這一點，個人的安全感對自我的影響更甚於家庭、社會的帶來的不安定，一旦沒有對自己內在的矛盾、疑惑

調適得宜，首先在個人情緒控管上，就會首先出現危機，沒有辦法將自己控制好的人，當然也沒有辦法給予他人任何的幫助及力量，因此需要用心的找尋自己，讓自己的許多不安可以得到釋放及調節，個人的安全感可說是安全感來源的基礎，卻也最容易被人忽略，往往意識到時，許多小問題也都已經聚沙成塔，只能靠時間及耐心去尋找了。現在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選擇旅行爲了尋找自我，生活過得累了，於是換個環境沈澱自己，俗話也說「休息是爲了走更長遠的路」，而休息針對的便是一個人的自我而暫停，當一個人失去目標之後，便渴望看見自己，不論社會、家庭是什麼樣的狀態，人心隨時可能感到疲累、不安全、想逃跑，因而出走，或許就稱爲自我的追尋，一個人可能在很了解或是很不了解自己的情況下，做出了這樣的行爲，其實了不了解也並不是出發的最主要原因，而逃開現狀的心情應該是相同的，一個人往往隨著周遭的環境載浮載沉，若有機會停下來問問自己，究竟爲何而做，卻往往得到不到令自己滿意的答案，這種時候，逃開尋求另外的方式面對自己，以真空的方式重新檢視自己，檢查是否雜有其餘不明物質，有無達到生活的目的，是否還擁有自我，感到滿足、快樂及幸福。

第二節 出發前的準備

接下來，要談談關於誰在出發及他們在旅程中應該準備哪些東西？

四個故事，主要從少年的視角出發，將很多亂世的殘酷面直接排除，而是以少年的觀點，帶出很多不平等及不合理，他們的角色成爲一個無辜的受害者，但是卻依然往前進，先暫時撇開被迫出發的苦情因素，就主角本身，需要做幾方面的調適，一個人一旦離開一個原本的環境，也就表示與原始的關係切斷越多，也正是發展對於自由與獨立追求的關鍵期。佛洛姆認爲，人在生物學上有個弱點，即是人在適應周圍環境的過程中缺乏本能的調解，但是也是因爲這一點，成爲人類的力量來源，人每到一個階段都使他感到不滿和困窘，而這種困窘又驅策他去尋求的解決辦法，然後如果戰勝那些負面的情緒與不安，也就可以繼續前進，反之則可能放棄了之所以成爲人的先天性了，就一段未知的旅程而言，也同樣如此，離開一個熟悉的環境，勢必面臨許多調節的過程，而產生某種必要性。

這五本文本以少男、少女爲主角，主人翁分別是 4 個年齡相距不大的少年，8 歲的蘇利克、13 歲的艾絲佩芮拉、11 歲的帕瓦娜及 12 歲的大衛，四個少年各自開啓了一段對於他們人生很重要的一段旅程，在成人看來短短的一兩年時間，對於這群少年而言，卻佔據了他們人生約十分之一的時間，因此當然替他們帶來不小的衝擊，8 歲的蘇利克是個猶太小男孩，有著紅色的頭髮即可愛的笑容；13 歲的艾絲佩芮拉是個墨西哥女孩，在一個富裕的環境中長大，享受著有人服侍的生活；11 歲的帕瓦娜是阿富汗的女孩，算是個純真的女孩，常常以另一種態度重新面對生活，也會展現意外的成熟；12 歲的大衛，從集中營當中逃出來，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但是也還不斷的尋求自我，特色在於那一雙不像小孩的眼睛。如果讓這四個孩子碰到一起，他們或許會有很多話想說。

一、偽裝的保護色

要適應一個環境，首先面臨的是能不能安於環境當中，外型的更改成了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因爲在亂世之中的制度，常出現不合理的規範及歧視，如果要

能躲避那些威脅，以求生存，就需要改變，雙眼雖然可以帶領人看到很多不同的面貌，但是也很容易受人心的影響而被遮蔽，在更動之前，要說服他人之前就要能夠說服自己，當代社會心理學中的符號互動學派，提出的互動理論中，有關於扮演他人角色的描述「社會是由一群互動中的個人所組成，因為個人不斷的互動、修改和調整，所以社會也不斷的變遷。個人由其過程中會試著去想像他人的處境，扮演他人角色是人們在每一社會情境中都會做的活動。」²⁷就如同小孩的遊戲—扮家家酒，藉由這個活動扮演各種角色，表面上爲了興趣，但其實正也是體驗社會的過程。

大衛並不贊成這樣的作法，他似乎覺得這樣的遊戲有點蠢，他覺得「換作他，他才不想當其他人呢，他只想當他自己。」（《我是大衛》頁 108-9）因爲他明白他是大衛，是一個人，自由的人，有能力自己思考。他絕對不會假裝自己是其他人，所以大衛如果碰到這樣的假裝遊戲，他會選擇當「看他們玩遊戲的大衛」，這樣子的確有點掃興，但是帕瓦娜、蘇利克、艾絲佩芮拉因爲都知道大衛之前是在集中營裡生活，從沒有機會自己決定做事情，所以也沒有多說什麼。

帕瓦娜說出她女扮男裝的故事，她覺得她經歷過這樣事情，她聲明「我不是在玩伴家酒。」她也又說了一次，關於塔利班規定阿富汗的女人，必須要穿戴布卡才可以出門，在帕瓦娜的爸爸被抓去之後，爲了家中的生計，她必須出去賺錢，於是一天早上媽媽決定要她女扮男裝，她說「裝成男孩，你就可以進出市場，買我們需要的東西了，沒人會找你的麻煩！」，剛開始帕瓦娜很生氣的反對，不過後來想到家中的狀況後，後來也終於同意，最後看她的頭髮一眼後，媽媽就將她把頭髮剪掉了，「隨著頭髮紛紛落地，帕瓦娜覺得自己也漸漸變成了另一個人。」

（《戰火下的小花》頁 82）撥了撥頭髮，搓了下頭皮，她的新髮型摸起來軟中帶硬搔得人手癢，不過她說「我喜歡」然後笑了，剪掉頭髮後，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街上去買東西回來，她的心情忐忑不安，「以前，她跟爸爸上市場時，必

²⁷徐西森、連廷嘉、陳仙子、劉雅瑩著，《人際關係的理論與實務》（台北：心理，2002），頁 45。

須保持沉默，遮住大半個臉，盡可能讓自己隱形起來。現在，她的臉大刺辣的曬著太陽，卻是以另外的一種形式隱藏了起來；因為，她只是大街上眾多的男孩之一，沒什麼好惹人注意的。」(《戰火下的小花》頁 86)，帕瓦娜於是開始在街上賺錢，以他男孩的身份，陪著媽媽、姊姊到街上走，而不被塔利班威脅「女人應該要包起來，你的丈夫是誰？你的父親是誰？」

她的經歷也讓蘇利克回想起他在旅程開始不久後，就改了一個比較平常的波蘭人名字—朱瑞克，也為自己的活到現在八年的生活換上了新衣，成了一個沒有爸爸、媽媽、兄弟姊妹的小男孩，而且因為德軍在抓猶太人，所以如果有人問起，他也絕不會承認自己是猶太人，帕瓦娜和蘇利克一個換了性別，一個換了身世在人群中走闖，他們都知道如果當時讓別人知道他們的真實情況，後果不堪設想，等蘇利克說完，兩人交換了一個肯定的眼神，表達他們完全了解彼此的心情。

其實，這樣假裝的情況，如同高夫曼的戲劇論—印象管理概要中說的「在與社會互動中，個人都知道對方不斷在評價自己，自己會藉由修正自我的呈現，以獲得個人想要的回應。」共有四種表現方式：1.依社會標準或是對方的好惡修飾自己 2.隱藏自我 3.依社會角色整飾自己，及表現符合社會角色規範的行動 4.投對方所好²⁸。帕瓦娜和蘇利克讓自己在人群中重新定位，為了社會的標準，修飾自己的面容及過去，也同樣得到安全及安穩，看似失去了原本的自己，但是對於當時的他們而言，這是唯一的一個選擇，否則就必須面臨制度的追趕，甚至失去性命，於是他們暫時封閉了原本的自己，大衛其實也有著這樣的事情，只是他不好意思說出來，當時他為了躲避他人的追問，自己也編了一套他是來自馬戲團的故事，以應付陌生人對他的詢問，而且他的說詞一次比一次完整，也正是戲劇論中「依社會角色整飾自己，及表現符合社會角色規範的行動」的方式；比較起來，艾絲佩芮拉沒有做什麼外在的偽裝，頂多多了是別人表親的身份，不過在離開墨西哥前往美國的時候，她很不能適應，必須穿起舊衣服，坐在不是上等的車廂中，對於她而言是種難言之隱，她之前的生活太過富裕，而不是當時的窮人模

²⁸ 同註 27，頁 47。

樣，一時之間她無法接受，也發了很多次脾氣，因此也被她媽媽罵很多次，她帶點愧疚的說起在火車上的一件事，她曾經拒絕一個打赤腳的小女孩碰她的洋娃娃，因為她覺得她會把洋娃娃弄髒，害小孩大哭起來，她說完這件事後，其他的三個小孩皺著眉看看著她，而她只解釋「那個洋娃娃對我真的很重要阿！」為什麼？就聽下去吧！

二、心靈補給品

四個小孩的出發，雖然擁有很多不得不的無奈原因，但是既然決定要出發，就必須說服自己，有非得達到不可的目標，正因為這樣的目標，使得這趟旅程變得跟流浪不同，每個主角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目標，如果為這個目標找到一個實質的物品，就更能隨時提醒自己，該往何處去，因此一個物品或一個心中的信念，都是出發前必須攜上的東西，因為是尚未成熟的少年之旅，但是在過程中，他們總是擁有幾樣東西，也讓人聯想到戀物情結，戀物情結是在成長分離之時，所必需面對的過程，因為環境、年齡逼迫，少年在一個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需要做一抉擇，此時無所依靠的他們，若能尋找到一樣物品以求依戀，得到一些屬於過去回憶的安全感，也可以暫時取得慰藉，其中的意義不在於物品本身，還受物品出現時候的環境、氛圍及故事所影響，一旦原本的要件在人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改變，就會產生這樣的情結。戀物情結的發生並沒有一定的年齡限制，端看每一個階段串接下一階段時，是否得到良好的轉換，也可以說這件物品只是個過度，他們會隨著時間、空間的前進及改變，進入另一個過程當中，而是否能夠順利過度，則是因時、人而異了。

正是這個原因，艾絲佩芮拉緊緊的抱住爸爸留下的洋娃娃，這是爸爸準備給她的 13 歲生日禮物，但是還沒能等到生日當天，爸爸就離開了她，家裏後來還發生了一場大火，這是她從那場火災中所保留唯一的娃娃，也有著爸爸的回憶在其中，其他幾個小孩也拿出了一些東西，擺了一桌子，包括有洋娃娃、發亮的別針、凸透鏡、玫瑰花、用山形針法勾成的毯子、彈弓、保暖的毯子、五本書、肥皂、鍋子、雜誌、紙、筆、記事簿、剪刀、羅盤、玻璃片、梳子、水、火柴、紗

帷卡密絲，這些東西其實沒能全部陪伴他們到最後，但是卻分別指引了他們向前的道路，於是他們分別聊起這些東西的故事。

蘇利克所擁有的是別針、凸透鏡、火柴、彈弓和玻璃片。有一天，他在垃圾桶裡找到了一枚蝴蝶造型的別針，而他發現別針會發光後，就把他帶在身邊，而且他總在太陽爬上屋頂，陽光照進窗戶時，把別針放在窗台上，到了晚上，別針就會把吸收的陽光化爲一種微弱的綠光顯現出來。對他而言，在黑暗中看見光線，會讓他重新的想起白天所有的一切，他說「自從擁有這枚別針後，臨睡前他總會這樣觀賞著。等他閉上雙眼，看到的就再也不是一片漆黑，那小小綠光會在他的腦海和夢裡出現，照亮他白天裡所有的記憶。」(《快跑！男孩》頁 27)而其他的幾樣東西，看起來是他找食物的工具，但其實每次他看到這些東西都會想起這些東西的來由，也想起那些剛認識卻要分開的那些朋友，像是凸透鏡是和瑪莉莎交換來的，玻璃片是約瑟夫特別撿給他的，因爲他們讓他的旅程有了更多陪伴與不孤單。

除了洋娃娃之外，還有玫瑰花、山形針法的毯子都是屬於艾絲佩芮拉的，因爲艾絲佩芮拉從小生長在玫瑰農場，那裡有很多很多玫瑰，大火後，玫瑰農場付之一炬，靠著米格爾才救回一些沒有被燒死的玫瑰花，在美國的新環境中，爲它們重新建造一個地方，

在小木屋的後面，有一個原本是橢圓形的、但是一頭已經切平了的舊盆子，被矗立起來，變成了一個小神龕。神龕裡有一座塑膠製的聖母像。盆子的底部，砌了一圈石頭，四周還用樹枝和繩子圍住一大塊土壤。土裡栽植了一些多刺的莖幹，每一株上頭都只有少許芽。

(《風中玫瑰》頁 125)

後來，每當艾絲佩芮拉不知所措時，就會到這邊來，對著玫瑰花就好像對著爸爸講話一般，毯子是在離開之時，外婆愛貝莉塔交代給她的任務，要她把這條毯子勾完，隨著山谷的起疊等待他們重新會合的日子，在她勾得亂七八糟的時候，勉勵的跟她說「不要害怕從頭來！」，然後她就慢慢的勾著這條毯子，放入許多與

愛貝莉塔的回憶與想念，繼續等待。（《風中玫瑰》頁 24）。

大衛擁有那個男人幫他準備的水、食物、羅盤，後來自己還買了梳子、剪刀、火柴、記事簿、筆，但是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那塊肥皂，肥皂是大衛在離開集中營前，主動要求的一樣東西，對他而言「只有把身上每個地方全都洗乾淨，才會覺得自己又再自由了」（《我是大衛》106）他十分享受於用肥皂將身體、衣服清洗乾淨的時候，他好像永遠都保持的乾乾淨淨的，好像身體乾淨就加強他尋找的自我—澄淨整潔的，另外在他買來的東西中，筆記本和筆也是他對自我的要求，他集中營中的朋友—約翰尼斯曾經教他寫字，他希望可以學會寫字，雖然不知道會不會有派上用場的一天。大家都覺得大衛真的是個很特別的人，好像他總是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

剩下的東西都是帕瓦娜的，有那五本書、一本雜誌、紙、筆、保暖的毯子、紗帷卡密絲、鍋子，最多也顯得很笨重，書原本是放在爸爸那邊的袋子裡，但在爸爸病死之後，帕瓦娜就帶著他們旅行，因為這是爸爸所珍貴的書，這是爸爸希望她可以讀的書，雜誌是必須交給媽媽的使命，紙筆是給蕭希亞寫信的工具，其餘的毯子、鍋子是禦寒及烹煮食物時所需要的，對她而言，重要的是能給蕭希亞寫信，寫下她所遇到的事情、她所想像的世界；重要的是要帶著爸爸的書，可以回想爸爸之前說故事的模樣，還有他對於女孩也應該受教育的堅持；重要的還有要給媽媽的婦女雜誌，這樣她才可以為了給媽媽雜誌而不斷的往前走，帕瓦娜的一切，就像是蘇利克的別針、艾絲佩芮拉的玫瑰、大衛的肥皂一般，這些物品已經不僅僅是外在的形體，而是帶有過去與未來的存在，他們交換看了一下彼此的東西，就好像參與了各自的故事一般，但是最後還是換回了原本的東西，因為再過不久，這些東西都將消失了。

珍·漢默史洛說「物質和情感的連結如此之強，擁有某樣東西有時候真的可以帶給人安慰。每次看到爺的手錶，都可以想起和他相處的回憶；屋裡一些小擺飾，可以让你想起自己的生活和父母親的生活有什麼不同或是相似的地方；用奶

奶以前用的餅乾模型做餅乾，會讓你感覺到生命的承續與傳統。」²⁹也是這些原因，讓這些小孩難以割捨這些物品，因為無法取代更顯得珍貴，但是這些東西真的沒有從頭到尾都陪伴在他們身邊，其中經歷很多與變化與成長，但是我們知道如果現在沒有這些東西，他們將會失去目標與動力，面對前方的未知，剛出發的他們，還需要這些物品的守護，直到他們有能力當別人的守護者。

三、不能阻礙我的前進

有了心靈補給品之後，要面對的還有更實際的問題，旅程開始後就會面臨許多大大小小的問題，一為現實的因素，進而影響心理的情緒。如果希望可以順利到達目的地，就需要為克難生活做好準備，並且讓自己的心理狀態能與外在環境取得平衡，才可以讓未知的旅程，多點平順。雖然旅行講求輕便簡潔，只是在一個沒有金錢支援的情況下，要在出發前盡可能克服可抗的危機，舉凡民生必需品、求生必需品、指南必需品最好都能一應俱全，並且加上健康靈活的身體狀況及基本知識，主角們從旅程中慢慢會體會到這一點，求得生存，往往成為整段旅行中，最重要的關鍵，這些點點滴滴的阻礙，如果不能適時的去除，是會產生很大的危機的，因此學會生存是這些少年們需要學習的第一個課題。除了現實的阻礙之外，人的心理也常常會起變化，感到無助、矛盾或失望，起初都是因為現實的不順遂所造成，再對照於主角們先前的環境，總會叫人感到不適，但是如果在這兒倒下、放棄，也就失去抵達終點的機會了，從這個首次接觸現實的過程，主角們學會妥協、配合然後改變，面對現實是現階段他們唯一能做，看起來似乎充滿著無奈，但是卻也算是人生必須經歷的過程，而自我與超我的磨合也需要時間達到穩定。

他們四個各自有需要突破的自己，他們可能都會碰到一個瓶頸，經過這現實考驗的第一次之後，就正式開啓了這一段旅程：艾絲佩芮拉必須適應一個自己不熟悉的環境，可能還得改變自己的個性；帕瓦娜和蘇利克都必須自己找食物，而

²⁹ 珍·漢默史洛(Jane Hammerslough)著，廣梅芳、丁凡、楊淑智譯，《打開戀物情結》(Dematerializing: Taming the power of possessions) (台北：張老師，2002)，頁 73。

且要學會野外求生；大衛面對眼前未知的世界，要學習的比起一般人都還多，但還好他有著堅強的自我，和熱烈的好奇心，所以不會這麼輕易投降。

這次換年紀最大的艾絲佩芮拉先說話，所以她很想跟大家說說她的經歷，她首先遭逢的問題，之前其實已經有說明，就是環境的轉換，讓她產生莫大的打擊，離開的那一天，她看到馬車上載著救濟的衣服，她疑惑的說「媽媽，到了這個時候，你還去擔心那些窮人家沒衣服穿嗎？」媽媽跟她說「艾絲佩芮拉，我們沒什麼錢了，荷登西雅、阿方索和米格爾也不再是我們的僕人了。從今以後，我們不管是在經濟上或者生活上都必須依賴他們幫忙。那一箱衣服是我們自己穿的。」(《風中玫瑰》頁 60)順利到火車站後，她們進入了農民的车廂，空氣中充斥著腐爛的水果味和尿味，她說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農民，每次去城裡總是有人護送著上學，避開乞丐，那時的她甚至擔心起會有人偷她的東西，而當媽媽跟車上的農民攀談的時候，也覺得有失自己的身份，媽媽的言行舉止全部改變，讓她覺得很不滿意，這樣類似的事情不斷發生，她不能接受離開玫瑰農場之後的所有事情，延續到抵達美國的農場之後，還是沒有改善，有一天和依莎貝爾(米格爾的堂妹)一起照顧兩個嬰兒的時候，是八歲的依莎貝爾告訴她該怎麼做，依莎貝爾所熟練的事務她一項都不會，讓她感到很丟臉，後來打掃木台時，還因為自己不會掃地，而受人譏笑，依莎貝爾總是想聽艾絲佩芮拉以前在墨西哥的富裕生活，而艾絲佩芮拉也提出一個交換條件

「我願意把我以前的生活，關於那些宴會、私立學校和漂亮的洋裝的是全說給你聽。我甚至可以給你看我爸爸買給我的洋娃娃，只是你教我怎麼包尿布、洗衣服，還有……」

依莎貝爾打了個岔：「那些都是很簡單的事呀！」

艾絲佩芮拉站起來，仔細的練習揮掃把。「可是對我來說一點也不簡單！」

(《風中玫瑰》頁 51)

這是屬於艾絲佩芮拉的轉捩點，從此這次之後，她開始學習換尿布、洗尿布，也獨自完成照顧兩個小寶寶的任務，雖然還是有很多不習慣與挫折，但是她跨越

了，也慢慢接受了這樣的狀況，因為她知道她必須這麼做。

大衛則覺得人總該為自己做事，而不是踩在別人的頭上，讓人聽命於她，大衛緊跟著說他的所面臨的困境，他是一個懂得很多國語言的小孩，因為集中營裡頭有說各種不同語言的人，聽著聽著他也都學會了，但是他始終認為外面的世界充滿著險惡，必須要處處堤防，以免讓人發現他是從集中營逃出來的，而且他知道自己缺少很多小孩應該有的模樣，所以他也刻意的避開小孩，爲了不讓人起疑心，他試著微笑，但是卻沒有辦法笑得很自然，並且以誠心待人，而當他有機會換下自己本來的那套衣服時，他還問「我現在看起來就跟普通小孩一樣，對吧？」（《我是大衛》頁 129）大衛專注於做自己，心中有一條條堅定的信念還有守則，卻忘了體會犯錯的藝術，人常常是在經過一連串錯誤中然後成長，但是他是個嚴以律己也嚴以律人的孩子，他很晚才知道這件事情，還好在旅程中讓他感到驚奇的事情很多，所以沒有什麼可以阻礙他的前進與感受，所以關於他的改變，也就留在後面一點再說了。

蘇利克和帕瓦娜兩人年紀最小，面臨的遭遇也差不多，兩個人都是從有父母陪伴到自己一個人的狀況，而這也是他們首先必須面臨的考驗，自己一個人面對這個世界，那一刻，他們都感受無助、不安，蘇利克最後走向踢足球的一群男孩，但還是牽掛著媽媽，也常常尋找媽媽的身影，帕瓦娜在失去爸爸之後，同時失去了依靠，一度覺得自己無處可去，就在這時候她想起了她還有家人，爲了要找到她們，她帶上了與爸爸的回憶，也激發了她往前走的勇氣，蘇利克所表現的是一個人的天性，就算不知道往哪兒去，也不會選擇死亡，而帕瓦娜則是因爲知道自己還有未完成的任務，也還有可以依靠的家人，所以同樣都選擇繼續向前走，飢餓他們也已經經歷過了，總會有找到媽媽的一天，也總會有戰爭停止的一天吧！

第三節 出發後的外在現實條件

在心理層面調適得當之後，另外面臨的就是外在環境，這群少年靠著雙腳不斷的前進，一年的時間下來，都具備了相當的本事，他們與大自然相處，回歸大自然。除此之外，也學著與很多陌生人相處，甚也造就了很多技能，現實的條件會阻礙他們的前進，但是卻也逼迫這群少年，成長得到更多的體驗。人類本該屬於大自然的一部分，但是時代的進步，讓人類將自己分離於大自然之外的另一個空間，也讓自己失去了在大自然中求生的能力，進而對於大自然感到恐懼，尤其是夜晚的來臨，不論是在屋內、森林、石洞中，只要是一個不熟悉的環境都會讓人不寒而慄，因為潛藏了許多不見的危機，但是同樣也給予人類庇護，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包容及力量。在旅程中，主角們將習得很多生活技能，初始的不適應，最後也都會成為本能、習慣，在失敗中求取經驗，在分享中互相提醒，而生成的習慣之中，也會產生許多隱約的變化，一旦習慣之後，可能必須重新面對那些本來已經解決的問題，還有負面的情緒，感受有習慣可能性嗎？在旅程中這些現實面帶來的問題，少年們又是如何面對？以繼續接下來更多未知的挑戰。

一、大自然的包容性

少年旅行在外，留下許多深刻的足跡，他們穿越城市與國家，大自然也就在他們的四周，食宿也都由大自然提供，大自然之於人，一直擁有特殊的意義，人從大自然中逃開，想建立了一個文化的環境，但是下一步的逃避，卻也是往大自然而去，對於這個孕育萬物的自然之中，人類反倒成為了闖入者，不但對於大自然束手無策，甚而感到恐懼，舉凡夜、森林、河海、四季變化……等，皆涵蓋於自然環境中，人類之於大自然，正像是孩子之於母親，有著緊密且互相影響的關係，自然可以給予人類一股無形的力量，給予庇護，只要能將自己安置於這樣原始的環境中，也就會聽到許多聲音，人也將受鼓舞而前進，《未央歌》³⁰當中有這麼一段話：「夜整個是另外一個世界。在這裏「昨天」和「明天」在苦苦掙扎，撕

³⁰ 鹿橋著，《未央歌》（台北：台灣商務，1995），頁 29。

攜著。夜裡是沒有今天的。」因為這樣的過度時期，使得夜晚來臨的時候，不論是過去或是未來的一切，都彙集於在此時不斷浮現，逼迫人思考直到沉沉睡著，再被自然天光喚醒，重新一天的開始，而在森林中的植物、動物擁有自己的循環，就如同四季的變化一般，每個季節都有各自的產物，順應大自然而生便能生存，少年們在旅程中，也將體會到這一點。

要開始談起這四位主角，旅程開始後碰到的一些事情，其中，只有艾絲佩芮拉處在一個固定的環境之中進行旅程，而蘇利克、帕瓦娜和大衛都與自然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也不代表艾絲佩芮拉對於大自然就沒有感情，她從小生長的地方，孕育著無數的生命，而她深受爸爸的影響，熱愛著土地，她聽過大地的心跳，爸爸總是跟她說「再等一等，果實就會掉到你手中。有耐心一點！艾絲佩芮拉。」

（《風中玫瑰》頁 12）當她到了美國，看見了聖喬昆谷地這片谷，那邊看起來就像是一畝一畝黃色、棕色和深深淺淺的綠色田野連接而成的地毯，既平坦又遼闊，根本看不到盡頭。隨著馬路漸漸伸進山谷地。一向熱愛大自然的艾絲佩芮拉卻有著這樣的感受，「艾絲佩芮拉回首凝望來處的山峰，彷彿是獅子般的利爪守在山脊邊。」（《風中玫瑰》頁 97）住得地方，置身於一大片平地之中，四周圍繞著葡萄園，她的眼界卻專注於那些破舊的屋子，而且一心想著總有一天會再回到玫瑰農場，一直無法融入當時的環境之中，也因而再也聽不見大地的心跳，有著滿心的困惑和不確定感，直到她開始投入工作之中，隨著馬鈴薯、蘆筍、桃子、葡萄的收成，她對於植物的了解越來越多，對於大自然也產生越來越多的感情，而隨著每樣作物不同的產季，也紀錄了她的經歷，自然對於艾絲佩芮拉而言是生活的一部份，當她關注於大自然，一切順應而生之時，她才又聽到了大地的心跳。

蘇利克是個喜歡在平地原野上奔跑的小孩，當初他和爸爸、媽媽逃到波蘭區之時，看到遠方的森林，也特別讓他開心，而當他獨自踏上旅程後不久，他被帶往這座森林，夜晚森林的漆黑讓他害怕，森林的聲音也讓蘇利克感到恐懼，但是約瑟勒跟他說「要是沒有這座森林，那些農夫早就逮到我們了；要是森林晚上不

是這樣漆黑，他們早就把我們像列貝勒那樣抓到德軍那裡去了。森林會保護我們，所以我很愛這座森林，也很愛這片黑暗。它是我們的救命恩人，你懂嗎？」

（《快跑！男孩》頁 55）蘇利克還在適應這一切，失去同伴的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在森林中生存，他試著依循青苔的生長方向不至迷路，危機降臨於他離開森林想求助於人卻遭到背叛，他頭也不回的跑回森林後，「蘇利克回到森林，感覺樹木張開手歡迎他。這座森林看起來不同了，他是它的森林，是他和約瑟勒的森林，是保護他們、拯救他們的森林。自從來到這座森林和其他男孩在一起以後，這是蘇利克第一次感覺到深深愛著這座森林。」（《快跑！男孩》頁 75）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森林對蘇利克產生了不同的意義，他在森林當中，與許多各種不同的生物共存，觀察許多動物、鳥的聲音還有行動，他常爬到樹上睡覺，尋求最安全的保護，在大自然中他努力尋求生存，就在找水、找食物之中度過每一天，真正的回歸大自然。

太陽下山所帶來的黑暗，對於帕瓦娜有著特殊的意義，旅程尚未開始前，帕瓦娜居住的地方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戶，在晴朗的天氣中，陽光會照進來一下子，除了她和爸爸以外的家人，會坐在那道光線中，感受太陽曬在皮膚上的感覺，在天黑後，塔利班施行宵禁政策，沒有人可以在天黑後，還在街上遊蕩，只能靜靜的等待太陽再度升起，才能進行新的一天；媽媽帶著姊姊離開後幾天，她比較喜歡傍晚，她等待黑暗的降臨，因為當夜晚一到，就代表又過了一天，好像也越接近媽媽回家的日子了，當她獨自一人開始旅程後，她趁著天還沒黑的時候，寫信給她的朋友，黑暗一旦來臨，她所有的活動又被迫停止，面對森林中的溼冷不適，她只能等待黑暗過去，天光降臨；黑暗對於帕瓦娜而言，並不存在絕對的情緒，時間在這樣的循環太陽和月亮當中行走，一體兩面全看人如何選擇看待而已，就像帕瓦娜一樣，她因隨著事件改變對於黑暗的感受，改變對於黑暗的感受，但其實黑暗還是黑暗，全憑人而決定是黑暗還是黑暗之後的光明。

相較之下，大自然對於大衛而言是絕對新鮮的景象，之前在集中營時，他聽過人家說用美來形容事物，直到他看到大海的藍、蜿蜒的海岸線旁點綴著各種不

同顏色的小花，遠方的樹也呈現深淺不一的綠色，而且還有溫暖的陽光包覆著他，讓他感受到溫暖，大衛總是用心的感受著周遭的世界，而自然之美讓他留下了眼淚，他希望可以體會各種美，顯現出人對於美好事物的嚮往，又因為大自然的美毫無保留的展現在大衛眼前，讓他覺得自己被包容與接受，也會有美好的感覺降臨在他身上，眼前不再是灰色黯淡的色彩，而是包含許多顏色，也是充滿可能的，而他感受到萬物的自由，包括他自己，於是他決定好好的活下去，爲了自由，也爲了美，更是爲了他自己，對大衛而言，大自然總能替他帶來啓發與生存的動機。

二、我對我自己負責

脫離了家庭的保護，以一個獨立的個體在外生活，「自食其力」是在外生活的最佳寫照，主角們常常面臨沒有錢、沒有食物，遑論保暖的衣物的情況，這群少年需要工作，以勞力正當的獲得應得的回報，從每一份工作中，接觸不同的人群，也學到不同的技能，脫離了正統的學校教育，使得他們更早明白維持生活的不容易，剛開始的辛苦，產生的失誤，造成偶爾會出現取巧的心態，是在青少年階段，容易面臨的成長危機，如果成習慣，可能也會成爲一種病態，出現偏差行爲；在生活上，一個行爲的改變往往是在不知不覺當中，一旦有意識時，卻也很難再回復原本的面貌，也就是俗稱的「習慣」，因而在旅程中，時時有自覺，並且正視抉擇的每一個時刻。一個好習慣或是壞習慣的養成，對於人本身是有長遠影響的，在這些抉擇的過程中，也能夠加深對自我的反省及要求，從每一次結果之中做調整，找到關於自己存在的定位。行爲表現在工作上，會有最直接的成效，也牽涉到工作態度的問題，如果可以藉由工作邊學習邊修正行爲態度，不但可以讓自己增添競爭能力，隨著累積的經驗，也會從「被選擇」轉換成「去選擇」，有能力尋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就可以肯定自我，然後再向下一步前進了。

現在這四個少年，都擁有了各自的技能，但是在旅行的剛開始，也曾經用最懶惰的方式，讓自己可以獲得滿足，但是事後也都感到很懊悔，蘇利克和帕瓦娜就有著這樣的經驗，蘇利克與媽媽失散後，便加入那群踢球的男孩中，他們看蘇

利克身材瘦小，問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會不會偷東西？」蘇利克沒有偷過東西，但是爲了食物，他什麼事情都願意去做，後來他又偷了一件外套、水果、雞蛋。帕瓦娜則是上路後不久，到一個被炸毀的村莊裡休息，在那邊發現了一些麵粉、玉米、臭餅，因爲沒有人可以詢問，她便帶走了，還有一次，她偷走了幾個雞蛋和一隻雞；這些偷竊的過去，其實都留給他們不是很好的回憶，雖然他們總告訴自己那是逼不得已的，但如果可以他們還是希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賺取食物，蘇利克第一份工作是在森林看守人的妹妹家牧牛、羊，在這邊一早起床後，先喝一杯牛奶，然後出去工作，躺在草地上，也不會感到無聊，因爲他很喜歡觀察大自然的一切，等到太陽下山，再把牛羊回家，每換一個人家投靠，他就學得更多東西，蘇利克對什麼東西都有興趣，而且願意學習，要找工作時，他都會大聲的跟人家說：「只要有工作，我都願意做。」（《快跑！男孩》頁 128）所以，他已經會照顧牛羊豬，也會一些木工，打鐵也很在行，而之前在森林當中的生活，也讓他知道如何在森林當中不迷路，用彈弓、石頭砸下他要的食物，現在的他不論是何處，都擁有照顧自己的本事，也不會再偷東西，因爲如果他需要，可以靠由勞力去賺取，而不是不勞而獲。

帕瓦娜在家中原來的責任，就是扶著爸爸到市場去擺攤、賺錢，還有來來回回的提水，那時的她可以耍脾氣的不想提水，或是以輕鬆得意的心情陪著爸爸上街，當爸爸被抓走後，她被迫擔起了爲家庭賺錢的責任，獨自一個人上街買東西，媽媽提出要她扮裝成男生時，她原本說什麼都不會答應的，但是薇拉太太說：「這必須由你自己決定，就算我們逼你剪頭髮，也不能逼你出去表演。當然這個要求不是一件小事，可是我想你應該做得到。你說呢？」（《戰火下的小花》頁 80）帕瓦娜想著薇拉太太說得沒錯，就算他們可以強壓著我剪頭髮，但是後來的事情也還需要她的合作，她的意願還是最重要的，知道這一點後，帕瓦那就同意這件事了，接著她開始偽裝成男孩到市場擺攤、替人讀信，後來因爲想要賺更多錢，甚至選擇了去撿骨賺錢，從種種的捨棄、失去當中，表面上看來是妥協，但實際上也是開始面對很多人生所面臨到的選擇，考慮的面向也多了起來，責任感也因

而建立。

艾絲佩芮拉的學習最讓人佩服，一個原本擁有傭人的小女孩，什麼都不會做，洗澡有人服侍，但當她到達美國之後，她開始學習掃地、照顧寶寶、割馬鈴薯眼、收成農作物，對她而言都是需要放下之前環境所建立起來的自尊，才可以做到的事情，後來因為媽媽生病的事情，需要醫藥費，讓她主動跟米格爾提起，「我需要更多的工作。」「我長得很高，而且我可以把頭髮梳高一點。人家不會注意的。」表達了她想要工作的決心，後來因為投入越來越多各種作物的收成，她的手變得越來越粗糙，但是也表示她越來越能擔負起更多責任，雖然學習的過程並不輕鬆，但是她始終持著為她自己與媽媽努力的心意，罷工者的抗議也無法阻止她，因為「想到醫院裡的媽媽和在墨西哥的愛貝莉塔，她多麼需要這分工作。要是她運氣好，春天時有工作做，誰都別想阻擋她！」（《風中玫瑰》頁 169）這是當出來美國之前，她自己都沒想到的改變吧！

大衛從營區出來後，見到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全新的事物，所有的事物他必須重新命名輸入腦中，他始終是一個潔身自愛的男孩，不偷不搶，不做多餘的希望，於是好像失去的兒童應有的面貌，接觸過的人都對他一雙深邃的眼睛感到難忘，他以世界是邪惡的來保護他自己，並且告誡他人，比如當他第一次看到嬰兒，牠走過去跟他的媽媽說：「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顧他！……您一定要時時刻刻照顧他，否則他就沒有辦法長大照顧自己了……」這也是大衛和其他三個人很不一樣的地方，他們體會著彼此以前的生活，大衛從亂世中出來開始接觸美好的世界，而其他三個人則從一個完好的環境中出走進入亂世，大衛的確他們成熟一些，彼此都在旅程中，彌補一些過去所不足的，然後慢慢的進入了成人的世界。

第三章 意外與絕望

接下來的章節，將討論到旅程中不能避免的一些障礙、意外，如果不能解決，絕望的心情也就可能接踵而至，在絕望之前所首先面臨的是失望，失望的情緒人皆有之，在生活中遭遇的不順遂，就會令人產生失望的感受，長期的累積下來，對某些特定事情就可能產生絕望，一旦這樣的心態、經驗產生，對於事件本身就失去了原本應該面對的態度，因而甚至擴大成對每一件事情都感到絕望，也就增加了走到絕望的盡頭——死亡的危機，文本中的少年，也擁有過這些階段，那些失望可能來自於外在的環境，亦有來自於少年的第一次接觸陌生事件引發的感受，兩方面的疊合引發少年產生不熟悉的情緒，也導致產生不熟悉的反應，可以將這樣的情況視為一種過度界線，文本中的幾位主角，脫離了一般世俗認定孩子所應該擁有的成長環境，踏入了成人的世界，走過這道門，裡外環境不一，同樣的煎熬著少年的心靈，一旦踏入這個模糊地帶，就算不想前進，卻也無法後退。

第一節 寫在絕望之前的過渡界線

一、成人的殘酷面向

《童年的消逝》³¹中有這樣的一句話「兒童是一個特定的團體，他們並不知道成人所擁有的某些資訊」，在這邊所謂成人擁有的某些資訊指得是「羞恥觀念」，也可以說是性的存在，這些行為包括思想和言語，因為不是公開的行為，因此得以保有神秘性和敬畏性，除了性之外，還包含死亡，那個隱而不顯的秘密世界，自然存在，但通常在成人的把關之下，禁止兒童、少年進入，也因而做出了兩個族群的區別，若這些專屬於成人的秘密一旦被揭露，便使得少年對於自我的認同感到模糊，但是一種天性使然，少年會利用機會不斷的去窺探、了解，在過程中可能產生疑惑、不解、震驚、失望、興奮等各種情緒，當他們感到平靜的

³¹ 尼爾·波茲曼 (Neil Postman)著 蕭昭君譯《童年的消逝》(*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台北市：遠流出版，1994) 頁 93

那一個時刻，也是脫離兒童世界的代表，也正是Neil Postman所提出的結論「當他們有機會去接觸過去所潛藏在成人世界的訊息時，這些兒童就已經被迫逐出童年世界了」，但這並不代表只有負面的意義就即將進入這些新成人的心中，透過這些秘密，他們終將更明白世界的運作，也將對自己的了解抱持肯定，然後進入成人的世界，持續做著把關的工作，秘密隨著一代代被揭露，如果可以適時的給予正確的處理態度，對於人一生的成長而言，更是種良善的傳承。

先說點單純的秘密，像是帕瓦娜和蕭希亞之間的秘密，蕭希亞打算要離開阿富汗去法國，因為奶奶開始幫她物色對象，所以決定要留下媽媽自己離開，當帕瓦娜問起，她說：「我哪管得了那麼多？要是我留下來結婚，我這輩子就完了。要是我離開，說不定還有機會。這個世界上一定還有別的地方容得下我。」帕瓦娜也跟蕭希亞說過關於窗邊女子常常會送她小禮物的事情，兩個人就這樣守著彼此的秘密，互相給予支持和鼓勵。但是一旦當她們獨自的進入了外面的世界，已經不再有成人的保護，最讓帕瓦娜和蕭希亞震驚的是他們誤入刑場，她們親眼見到塔利班砍下一個人的手臂，鮮血頓時飛濺開來，那個男人痛苦的哀號著，兩個女孩都嚇了一大跳，走出刑場時，帕瓦娜還看到一個很年輕的塔利班，連鬍子都還沒長出來，手上掛著戰利品展示給群眾看，這個經驗，讓帕瓦娜在家裡休息，她說「我暫時不想再看到醜陋的畫面。」（《戰火下的小花》頁 151）這是因為，她們正面的看到了成人世界的許多手段，而這些暴力通常是在兒童的世界很少出現的，通常需要成人的陪伴，輔以正確的觀念還有情緒輔導，他們知道了這個暴力的秘密之後，對於人所表現出來的殘酷及行動，都會漸漸的使她們認定是社會的其中一種面貌，而自己成了一種曖昧不清的角色，感到失望、驚訝，卻還是會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但是卻無法忘記那些真實的畫面。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兒童對性的認識，從年齡最小的蘇利克身上，可以觀察到他對於這個秘密的驚訝程度，他第一次看到牛生小孩，讓他對於生命的誕生，感到十分的震驚，也很興奮，大他三歲的瑪莉沙看他這麼好奇，便告訴他關於動物和人是怎麼產生的，蘇利克噗嗤一聲得笑出來，顯然不相信這件事情，瑪莉莎

也只是說「等你長大以後就會明白了，我以前也一樣不相信。」，蘇利克並不以為意，直到後來瑪莉娜和齊格茲要求他去穀倉睡覺，把牛棚留給他們，他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讓他興奮莫名，又想起了爸爸和媽媽以前的事情，耳邊想起了瑪莉莎跟自己說過的事情，想著又覺得不可能的睡著了，從蘇利克這樣態度可以感受到，對於「性」，小孩有著很多矛盾的情感，就像蘇利克一樣，感到好奇也感到不可思議，一旦知道了這個秘密，就代表他漸漸地脫離童稚，男孩與女孩也有了明確的定位，當沙夏傳紙條給克絲汀娜時，他想起之前瑪莉娜和齊格茲也是這樣傳遞他們之間的感情，而之所以他感到驚恐，是因為他知道又一個朋友要離開他了，離開的原因正是因為兩性之間的特殊關係。

性和死亡往往是兒童世界中盡量避免談及的，因為覺得還不到年齡，還可以讓這些孩子享受久一點單純的世界，因為一旦知道了，就算是微乎其微的線索，也將開始改變少年的想法，與看待事情的方式了。

二、成人世界的欺騙

在文本中，主角們所接觸的是一個已經成型的社會，接觸到也多半為成人，在亂世之中，可能因為社會的政策，竟也改變人性，在《默默》³²中，大部分的大人受了灰色男人的蠱惑，除了付出時間的代價，也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一步步的走入了灰色男人所設的陷阱當中，唯有默默沒有參與這一場鬧劇，抽離那個世界，觀看每個人的變化，讓她感到無所適從，直到時間老人的出現及烏龜的引導，方便她找到她所應該執行的任務及遵循的道路。成人的世界不如孩子的世界單純，總夾雜許多額外的考量及複雜的人性，卻也離真實越來越遠，在這樣現實的環境下，無疑也是逼迫少年們提前成長，面對充滿危機的世界，他們無力改變，只能單向的醜惡的接收，而在情緒之上做反應，對於孩子而言現實的世界是遭受到扭曲的世界，已經不同於純真無慮的童年世界，但是這些變形的人物、事件、畫面都會成為記憶的一部份，一旦有機會，便會在成長過程或生活習慣中顯

³² 麥克安迪(Michael Ende)著 李常傳譯《默默》(MoMo)(台北：遊目族文化，2000)

現，對於少年們的未來而言，除了變向的成長之外，也使他們未來接觸類似事件，已經有先備經驗得以面對、處理，但那正也表示他們踏入了這個社會當中，漸進的完成社會化過程，社會中可能含有自私、貪婪、權利、殺戮、政治變形、暴力……。

大衛原本的生活環境，就是一個比較混雜的環境，所以他已經體會到很多外在的危險，從他的說出來的話當中，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樣看待這個變形的世界，現在就透過大衛的想法，來觀看一下其他少年所遭遇到的變形吧！

大衛逃出集中營之後，在小鎮上走來晃去，但是他始終秉持著一個想法：「屋子是很危險的地方，你永遠不曉得，想溜走的時候，會不會有人擋在門口不讓你出去。」（《我是大衛》，頁 87），包括後來因為他救了瑪莉拉，他的父母邀請他到他們家時，他也閃過：房子很危險的念頭。在一個密閉的空中，會給人同時產生安全感及危機感，端看於密閉空間的主人與客人，是什麼樣的關係而定。帕瓦娜和蘇利克深刻體驗了大衛的這些話。帕瓦娜一個人的旅程，在爸爸死去之後正式開啓，但是當時的她並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可以找到媽媽，暫時留在願意收留她的一戶人家，但在夜裡，突然有個女孩拿了帕瓦娜的包包，跟她說「你必須馬上離開！我聽到那些大人說要把你交給塔利班。他們隨時會經過這邊。那些人認為把你交給塔利班，說不定可以得到賞金」（《帕瓦娜的旅程》頁 23），同樣的危機，蘇利克也遇過，他找了一戶人家想幫他們工作，但是男主人卻把他關進了倉房，準備把他交給蓋世太保，他們都曾處於這樣的危機下，但是也都受到了好心人的幫助，逃離了這個危險。但是經過這樣的事件後，他們再也不敢大意，因為不知道，下一次又有誰會因為自己的利益，而把他們出賣了，大衛認為「誠實的人不受賄賂，但是壞人會，而『他們』一定收了賄賂。賄賂的意思就是為了得到某樣東西，去做明明知道被禁止的事」，不幸的是帕瓦娜和蘇利克都遇上了壞人，他們看見成人的貪婪，為了得到獎賞而犧牲了他人的安全，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他人的不幸身上，但是卻以卑劣的手段抓住他們，讓他們失去自由，壞人不誠實的面對他人與自己，卻還自認為這樣是對的，失去的除了自己的良心，甚至也使得受害者失去對世界的信任。

大衛一向討厭人使用暴力，所以才會討厭卡羅這麼久的一段時間，後來他寄住在一戶人家，那戶人家的小孩常常欺負動物，然後他們的爸爸再打他們，造成一種刺眼的循環，大衛想起約翰尼斯說過「暴力和殘酷是笨人讓自己有感覺的方法，因為用手打人比動腦想出合理、公正的解答要簡單。」（《我是大衛》頁 200）暴力常常存在於主角們的四周，艾絲佩芮拉的爸爸去世後，路易斯伯伯爲提高自己的聲譽及權勢，不惜放火燒了玫瑰農場，逼艾絲佩芮拉的媽媽嫁給他，當艾絲佩芮拉到美國之後，面臨的是美國對於墨西哥人的歧視，來自於政治力的介入，影響著每一個家庭簡單的生活方式。艾絲佩芮拉面臨的正是權利與種族歧視的暴力，在墨西哥的時候，就某部份而言，她也是施暴的一份子，因為他是大地主的女兒，有僕人服侍，就是代表比較高的階層，這是社會制度所帶來的暴力，然而路易斯伯伯所帶來的暴力，來自於人對於慾望的不知節制，因為私我的想法，而帶給他人困擾，暴力與殘酷是他們唯一會採用的方式，因為他們失去了本我應有的良心；階級上的差異，顯示出統治者的優越感，所以制度的形成象徵了權利，帶來的不平等，但是在小孩的眼中，大家都是生而平等，像是沙夏看待蘇利克，並不認為他有什麼不同，不論信仰、種族、性別，都應平等視之，經過了這些不平等的歧視後，少年們或許開始爭取自己的利益，但也失去了本來就是平等的想法，再也無法擁有本來的心意了。

因為大衛對於自己的過去與未來都充滿著未知，但是「他憑營裡的經驗曉得，『有個好故事』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而且就算別人懷疑，也要堅持下去。」

（《我是大衛》頁 52）因為在集中營當中，大衛看過太多醜陋的事情，謊言成了每個人保護自己的第一道防線。這件事蘇利克也明白，而且最後一次遇到爸爸的時候，他就曾經這麼叮嚀過他，爸爸囑咐他不能跟其他波蘭孩子一起洗澡、忘記自己的名字、但是不能忘記自己是猶太人；爸爸的叮嚀他都記在心裡，只有一件事情，他一直做不到，大衛身處的社會制度並不容許他當一個猶太人，所以就算別人怎樣的認定他是猶太人，他都不能承認，並且他很堅定的說：「我不是猶太人！」這也是大衛曾經說過的：「千萬別讓人看出你很害怕！不要露出害怕的表

情……」，也像是爸爸媽媽帶著他逃離隔離區的時候，要他什麼都不看，假裝很熟悉這邊的環境一樣，如果有一絲猶豫，就會遭到敵人懷疑，下一秒可能就會陷入危險當中，所以蘇利克隱藏了自己的很多情緒，並且有了一個全新的過去，他也不是猶太人了，面對小時候進行的割禮，他也聲稱是因為動過手術的關係，他違背了爸爸的囑咐，辜負了自己真正的血統，但是，如果他不這麼應付這個變形的社會，他連活著都沒有辦法，但是卻還是發生了很無奈的事情，像是醫生因為受到社會扭曲的價值觀，並沒有做一個醫生該做的事情，讓蘇利克失去手臂，只換來了他的悲傷與遺憾。

三、過渡界線的意義

與世界接軌的過程，是一連串的成长启蒙，少年终将变成人，因此这一道道门也就有著决定性的影响，是好奇、误入都无所谓，踏过门槛就是第一次的体验，第一次的经验会影响到人对事的观感及态度，经验时刻的影响我们的处事，每一次经验都是下一次的借镜，假设第一次的跃跃欲试成功之后，也就加深了信心，反之则可能产生恐惧及自卑，面对负面的经验，少年们更要适当调节情绪、运用经验，才可以确保人格的正向发展，产生正向的价值观；在过门之前，儿童极度的依赖成人，华亭顿(C. H. Waddington)曾经假设「儿童接受大人的权威，相信大人对是非的判断准则，这种接受能力是人类进化要素之一，也是一种选择的能力。」³³没有这种保证，儿童很难怀抱希望、勇敢或展现纪律。成人对这道门的把关，显然是著重要的关键，因为成人的已跨越，得以握有把关的权利，但是是否可以得当的运用权利，则是成人所应该警惕的，在这之间，也正表示已知与未知的相对，并非跨过门后未知就成为已知，需要认真对待的更是已知的部份，顺从我们内心已知的概念、心念，并且知晓其原因，进而当未知的世界呈现眼前之时，我们自然的接收，然后消化这些未知成为已知，而消化的过程也正是界线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及意义。

³³ 同註 31，頁 101。

第二節 墜入絕望

這段旅程，走到現在已經可以稱為一種歷險，有許多未知的情況在前方等著這群即將蛻變的少年，毛毛蟲在變成蝴蝶之前，也必須掙脫蛹的束縛，展翅飛翔，少年們亦如此，只是亂世下的少年，遇到的考驗並不同於一般的少年，除了面對擺盪於叛逆及保守的人格發展外，還必須接受最原始的考驗，一旦氣力用盡，絕望的危機就漸漸靠近，悲觀的抉擇也將生成絕望，有人說絕望是一種不能拯救的罪惡，因此端看最接近絕望的那一刻，做出怎樣的決定，但是絕望的感覺究竟是如何出現的呢？在醫學研究中，將絕望定義為：無用感、對未來及自己的目標持悲觀看法，因此絕望是必須連結於事件而產生的感受，文本中的主角也曾經面臨這些感受，又因為時代背景的混亂，使得必須面對的問題更逼近威脅人的基本需求，少年們首次面對需要自己解決的危機，包含生理或心理的絕望，這次沒有成人的幫助，也表示被迫前往那一道成人與兒童分界線，他們如果不能通過這些危機就會感到絕望，除了可見少年首次獨自面臨威脅之外，因為主角年齡及經驗的關係，也會呈現出「人」初始接近絕望的模樣，即可了解「人」面對絕望時情緒的反應。

一、生理絕望

（一）飢餓

蘇利克和帕瓦娜兩人年紀最小，碰到的困難也差不多，他們的阻礙，就是生存的問題，在他們開始旅行之前，家中的環境已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所以已經開始在食物短缺的環境下生活，兩個人永遠都在飽足肚子的渴望中度過，並且同時等待著自己走到終點的那一天，蘇利克在還沒有跟父母分開的時候，就已經顯現了對於食物的渴望，他結識的第一群朋友，他為了一根香腸，什麼事情都願意去做，所以去偷東西，他的朋友約瑟勒，也曾經因為太餓而吃蛞蝓、生兔肉，約瑟勒說：「蘇利克，人很餓很餓的時候，什麼東西都會吃。」（《快跑！男孩》頁 66）後來，蘇利克在抓到一隻松鼠後，餓得不能控制自己，取出內臟後，只

把肉放進河水裡洗乾淨，就大口的吃起來，他開始懷疑自己或許有一天也會吃蛞蝓。帕瓦娜的情況似乎更糟一點，上路以來，很少碰到可以求助的對象，當她發現哈珊的時候，哈珊的哭聲已經很虛弱，像是哭太久了，早就不期望會被發現似的。帕瓦娜拿了一些臭餅還有一些水給哈珊吃喝，哈珊全都吃完了，而且還一直望著帕瓦娜，後來遇到阿希夫也是這樣的情況，三個人一起上路後，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沒吃東西，帕瓦娜肚子就痛，又空又痛；而且頭好像也跟著空了，整個人變得很遲鈍。」(《帕瓦娜的旅程》頁 94)哈珊也是從大哭到虛弱的哀叫，原因都來自於沒有食物的補給，他們偷雞、吃草後來吃書，他們只要求以東西可以嚼一嚼，就算知道喝生水會生病也還是繼續喝，哈珊後來甚至失去了吃東西的慾望，在帕瓦娜寫給蕭希亞的信裡頭，她總祝福她所在的地方有很多食物，面對現在只能吃書、草、樹葉的情況下，她說「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活下來？」(《帕瓦娜的旅程》頁 203)表現了對於生存的絕望。

主角們在旅行的過程中，會面臨沒有食物的窘境，根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格發展中，口腔期是人格發展的第一階段³⁴，嬰兒在這個時期主要透過口腔部位的吸吮、咀嚼、吞嚥等活動，滿足身體上的基本需要，達到原始欲力的需求。可知飽足的滿足感，會使得嬰兒被安撫、安慰、感到安全，也是人之所以生存的基本要件，一旦沒能滿足，也就連帶影響之後的人格發展表現，而在《巫婆一定得死》中，提到「吃的象徵意義絕不僅限於生理層面，孩童尚未體會到最原始的自我意識前，被餵食的行為就已經奠定了自我的基礎。」³⁵也正是這樣的含意，最原始的慾望無法得到滿足，甚至危及生命，這群失去了生存本錢的少年，隨著氣力的消失，隨時可能墜入絕望。

(二) 失去健康

大衛是個健康的孩子，所以目前還沒有這類的問題，但是其他的孩子可就沒這麼幸運了！蘇利克在一次意外中，他的手被夾進打穀機的齒輪裡，送醫院後，

³⁴黃正鵠著，《精神分析基本理論》(高雄市：復文，1991)，頁 39-40。

³⁵雪登·凱許登(Sheldon Cashdan)著，李淑珺譯，《巫婆一定得死》(*The Witch Must Die: How Fairy Tales Shape Our Lives*) (台北：張老師文化，2001)，頁 107。

因為醫生不願醫治，耽誤了可以動手術的時間，最後截肢，蘇利克成爲一隻手臂的男孩，離開醫院後，他沒有勇氣回到森林，他沒有辦法爬樹、也不行拿彈弓打獵，也不知道沒有人會願意收留一個只有一隻手的男孩，失去了健全的身軀，一切都沒有辦法適應，連跑步也失去了平衡，他對於前途充滿了渺茫之感，不知道要去哪？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艾絲佩芮拉的媽媽在沙塵暴後咳嗽不止，請醫生來看過之後，斷定感染了山谷熱，從那之後媽媽常常默默流淚。艾絲佩芮拉有一種在她們經歷千辛萬苦、終於抵達這裡之後，堅決的媽媽開始放棄了，不久後，醫生又宣告了一個壞消息，要求媽媽必須要住院，因為人很消沉，必須接受 24 小時的照料，荷登西雅向艾絲佩芮拉解釋，媽媽的消沉與沮喪，來自於沈重的壓力與悲傷「有時候。悲傷和憂慮會使得病情加重，在你爸爸剛去世，以及來這裡的途中，你媽媽都很堅強，可是一旦生病，一切就變得難以負荷了。你想想看，她一定會覺得很無助。」（《風中玫瑰》頁 161）也就是說健康的身體，是對抗環境與挫折的基礎，艾絲佩芮拉的媽媽之前都是靠著毅力在面對一切打擊，而在生病之時，人會特別感到脆弱，不是來自於外在的折磨，而是自己甚至沒有力氣照料自己的起居，也就相對的失去的信心面對生命。

帕瓦娜在還有爸爸陪伴的途中，面對爸爸的病痛，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爸爸受苦，卻無能為力，雖然很餓，但是爸爸甚至連吃東西的力氣也沒有，後來是其他三個小孩陪伴帕瓦娜接下來的旅程，他們在飢餓的情況下，吃了很多不正常的食物，每個人都病厭厭的，哈珊還是個嬰兒，抵抗力最弱，他不會掩飾身體所有的狀況，後來的他因為飢餓，加上生病，根本沒有力氣哭鬧，就像是失去了求生慾望，甚而連帶影響其他人的生存意念，沒有想法就不可能產生行動了。

可以看得出來，除了食物不充足的情況，會給人帶來不安之外，處於混亂的環境中，倘若沒有一個健康、健全的身體，也很難有效應付外在變化，身體產生變化也會直接影響心理的狀態，好比生病、失去身體某部份或身體正常功能產生失調，也就影響到原本的生活作息，可能需要另外花時間調養、休息，但對於結

果卻仍舊無法預知，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恢復常態也無法設定，在未來無法掌握的情況下，也就加深內心不安的壓力，加上原本存在的外在壓力，就容易使人感到沮喪脆弱，產生消極思想、失去信任感、自尊心受損的現象，除了身體變異受影響的當事者之外，在《護理心理衛生學》³⁶上還指出，疾病影響了家人的角色關係及彼此的情感連繫，爲了維持家庭的特定功能、滿足成員的精神健康需要並協助其面對危機，則需要家屬共度悲傷、失望，某方面也正表示，周遭家人也可能會有絕望失落之感，一個人的身體健康、健全與否，影響層面甚至是整個家庭，而且沒有健康的生理，也就降低健康心理的可能，所以一旦失去健康卻也等於離絕望更進一步了。

二、心理絕望

(一) 孤獨

蘇利克在旅程的剛開始時，就失去媽媽，剩下孤獨的一個他，到森林之後，原本碰到了一群同伴可以一起行動，但是在一陣槍聲中，他與他們走失了，最後又剩下他，一個人他們原本聚集的回到樹旁，想著獨自一個人能否存活？在每一次與人分別的時候，蘇利克都感到驚恐、哀傷，剛開始是因為不知道自己能否生存，後來是擔心沒有辦法承受一個人面對未知的情况，在瑪莉娜和齊格茲那的事情被發現後，蘇利克成了罪人、共犯，因而被趕出了農場，那時的他感到哀傷：「朱瑞克回過頭，哀傷的望著鎮上的房舍。他原本以為自己找到一戶人家，可以安然的熬過這場戰爭。」(《快跑！男孩》頁 140)因為缺少勇氣與力量繼續面對挑戰，而且沒有成人會照顧自己的一切，而是必須承擔自己所有的起居飲食，那一刻的孤單確實帶來了絕望，不想走下去。

艾絲佩芮拉在剛到達美國的時候，她試著想聆聽大地的心跳，但是不論她怎樣的努力，都聽不到任何一聲回音，她感覺著：「她又聽了一會兒，仍然沒有心跳。她不死心的再試了一次，只可惜那令人安慰的怦怦聲終究沒有出現。沒有大地的心跳，沒有爸爸的心跳，只有乾草窠窸窣作響的聲音。」(《風中玫瑰》頁 95)

³⁶林憲、陳珠璋著《護理心理衛生學》(台北：健康文化，1992) 頁 130

她感覺自己失去了信念，還有與爸爸之間的回憶；媽媽住院後，罷工的行動越來越激烈，她開始害怕失去工作，如果失去工作，也就好像失去了一個可以為媽媽守護的機會，不能賺錢也就沒有醫藥費，一旦失去一個東西，隨時都可能產生連帶關係，孤獨的面對成長與改變，需要極大的勇氣才可以跨越這個障礙，而障礙正是危機、失望與絕望。

雖然人生於孤獨，但在成長過程中，無時不刻的與外界產生關係，從各種關係中逃避與生俱來的孤獨，在家庭中，兒童藉由與成人身形的大小差異，尋求肢體觸覺上的慰藉，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倒在大人的懷中，得到溫度，在團體中，青少年藉由同儕的認同，得到心靈上的溫度，直至成人仍不改變追求與人群建立關係，但孤獨之感仍會不時襲上心頭，因為生活中充滿著大大小小的背叛及分離，而背叛與分離的程度越大，孤獨感、失落感也就越重，嬰兒的反應是直接的哭鬧表達情緒，但對於已經對人際有所認識並且產生習慣的情況下，重新回到孤獨，但是加深了寂寞的心情，產生哀痛的感覺，而哀痛在情緒理論中，是與依附關係有關的一種生物系統，哀痛的目的是在協助維持社交聯繫³⁷，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處理好就可能因此中斷了與社會的關係，回到孤獨沒有溫度的環境中，感到人群冷漠及無助感。

(二)自我認同的失去

失敗的經驗人皆有之，大部分的人總是希望事情可以照著心意發展，一旦有所差異，就會使人產生挫敗感，不管成人兒童皆然，但有人說對小孩而言，挫折忍受力是比較困難的，因為他們年輕又沒有經驗，所以比較沒有辦法檢討現在適應未來，少年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在陌生的環境中立足，且不時承受不能失敗的壓力，還得不忘追尋所要追求的目標，如果面對長時間的失敗，也就使人失去生活的信心，另外在戰爭的背景下，弱勢者必須接受其他莫名的考驗，人本生而平等，但是卻被某些族群的自我意識壓抑，因而無法得到他人的認同，甚而傷害自

³⁷K. T. Strongman著 游恆山譯《情緒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台北市：五南, 1993) 頁 176

尊，不知為何生存，也就是失去了自我價值，一旦自我價值未能獲得肯定，也就失去自覺的能力，於是可以對於世界與自我關係產生混淆，沒有能力在環境中尋求定位，等同於失去目標、力量，對於真理、真相也沒有了解的興趣，最後可能放逐自我、隨波逐流，沒有生命中心，也失去生命意義。

大衛逃出集中營後，就不斷的尋找自己，他常對自己說得一句話就是「我是大衛」，因為在集中營當中，他沒有自我，沒有父母，沒有過去，也看不到未來，所以在旅程中，他常常要求自己當一個他想當的人，只要他真的想要做得，他覺得對的就是應該要去做，沒有人有權利阻止他人，因為他要做他自己，但也就是說在集中營當中的大衛，失去了屬於自己的一切權利，只能聽命於人，他在集中營中的生活，因為他很少跟人接觸，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模樣，不想講話，只是被日子拖著走。如果一個人沒能在時間上走出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就不表示存在，就失去生命的價值了。

蘇利克是一個相反的例子，在經過差點被人抓去的危機之後，當別人問起他名字時，他回答：「朱瑞克」，名字是一個人的代稱，也代表了一個人的身份與認同，他換了名字，也就否認了原本的自己，但是就蘇利克而言，這是爸爸囑咐他，絕對不能忘記的，如此一來，他不但違背了他自己，也違背了自己對爸爸的承諾，也等同對自我認同產生危機，不能做原本的自己，卻也不是真正的他人，不知道為何而生存，對於蘇利克而言，是因為納粹對猶太人的打壓，使得他選擇了這樣的方式面對，但是也就使得他無法坦然面對自己，面對心中的信仰，也會感到無所適從，就像是他曾經問牧師的「懺悔了就不會下地獄嗎？」而牧師說：「如果一個人真心懺悔贖罪，他的罪就會被赦免。我們一定要真心的懺悔所有的罪，否則我們的靈魂會有污點。」（《快跑男孩》頁 165）但是對於蘇利克而言，他不知道是身為一個猶太人的罪比較重還是違背爸爸的交代比較重，這樣的他找不到人生依循的方向，可能只能在矛盾與自責中度過。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艾絲佩芮拉身上，美國制定了一個遣送條款，賦予各州郡政府遣返墨西哥人的權利，在美國境內，墨西哥人也被視為較低階層的一群，艾

絲佩芮拉對於這樣的制度感到相當不平，當米格爾去鐵路局的工作時，她對著他大喊

這就是你離開墨西哥想要過的生活嗎？是嗎？這邊根本沒有一件事是對的！不管依莎貝爾多想當五月皇后，她永遠當不上，因為她是墨西哥人！你不能做跟引擎有關的工作，因為你是墨西哥人。連沒去過墨西哥的人都會被遣返墨西哥，就只因為他們說了真話！我們要住在像馬廐一樣的屋子裡，……告訴我，這樣的生活真的比在墨西哥當僕人要好嗎？」（《風中玫瑰》頁 223）

艾絲佩芮拉在美國的生活，失去了自尊，失去了自我應該有的價值，沒有辦法自己選擇自己做決定，連帶影響對於自己的未來，如果沒有改變的機會，也就失去追求契機的動力。

三、死亡

四個主角在旅程中都認識了死亡，死亡代表著絕望的終點，而死亡之所以是終點，是因為也代表失去任何改變的可能了。蘇利克的爸爸和阿卓都因為掩護他而死去，蘇利克想著爸爸死前跟他說的話，還有爸爸以前的容貌，睡覺睡得不安穩，在惡劣的環境下生病了，爸爸的死顯然給他很大的打擊，失去阿卓時，蘇利克沒有哭，但是卻感到無助與憤怒，甚至在以後看到狗的時候，總想起阿卓，只是阿卓卻不可能再回到他身邊，跟他一起打獵了。

大衛在集中營的唯一朋友——約翰尼斯因為心臟疾病離開他，他站在約翰尼斯倒躺的地上，那時，他以為約翰尼斯死之後，自己也會死掉（《我是大衛》頁 180），之後他不知道可以跟誰說話，也不知道該聽誰的話，只是每天一樣的過日子，然後常常想著約翰尼斯，但也只能想念，因為死亡帶走了一切的可能與改變。

艾絲佩芮拉的爸爸被強盜打劫，也離開她們，知道事情的艾絲佩芮拉，「她覺得自己的心在下墜。一陣低吼從她的嘴裡發出，然後，漸漸的，變成了淒厲的哭喊。她跪倒下來，陷進絕望和無法置信的黑洞裡。」（《風中玫瑰》頁 30）後來媽媽染上了地谷熱，醫生宣佈需要住院觀察，後來甚至轉為肺炎之時，艾絲佩芮拉只有一個心願：就是「媽媽不會死！」，死亡離她的親人這麼近，如果奪走了

她的親人，也就是讓她失去依靠，也等於奪去了她自己。

帕瓦娜的爸爸離開後，生存的壓力擋住了她的眼淚，而莉拉因為誤闖地雷區而被炸死，她抱著莉拉，對於外面的世界無動於衷，對她而言，「她心裡的悲傷已形成一堵穿不透的牆，將一切隔絕在外。」（《帕瓦娜的旅程》頁 227）

常有人以「生老病死」來描繪人生，每個人的過程大不相同，但是生與死則是每個人的起點與終點，照一個正常人的發展看來，死亡是離少年還很遠的距離，他們甚至還不認識死亡，但因為戰爭的原因卻被逼迫接近死亡，一群人無意識的戕害另一群人的身體，永遠處於下一個死的可能就是自己的恐慌及危機之中，也就產生極度的不安全感，戰爭中無法避免傷亡，然而絕望的終點正是死亡，人若處在一個絕望的環境之中，也就容易放自己隨之而去，死亡本身原是人生的歷程之一，但是因為外在環境，使死亡變得不自然，除了對於死亡後的未知感到恐懼之外，更存有殺人動機的疑慮，人的生命為何如此容易的掌握在他人手中，生命如此不堪，又怎讓人有生存的動力。對於少年而言，並不僅是心愛的人離開身邊，而是失去了依靠的對象，一般我們都會認為人會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漸漸的衰退而死去，但是這群少年碰到的死亡都是突然、毫無預警的，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下，讓少年們面對死亡，甚至會奪走他們生活的目標與圭臬，而只能站在原地，不知該往哪裡去。

第三節 絕望的防禦機轉

依照佛洛姆所言，人在一切動物中是最無能的，因為無法順應環境而自我調整，因此除了維持生命之外，還必須應付各種複雜的情緒，不過人並沒有因此面臨絕種的狀態，也正因為人類擁有能力使得環境更改，造成自己與環境的平衡，隨著人格的發展，情緒也隨之成熟，使得人在面臨各種事件時，在波動的情緒下，因為腦內啡的分泌，產生一種保護機制，使得最後仍得以回歸常態，在生理之外，佛洛伊德針對因為自我與外界產生的衝突，曾提出一套防禦機轉，說明可能會利用以調和內心的焦慮，在這個章節中，將利用佛洛伊德所提的防禦機轉，運用於文本中的少年，觀察少年如何處理絕望時產生的焦慮或不安情緒，針對文本與佛洛伊德所提出的做一個連結整理，逕自分為四種類型：表象防禦、變向防禦、對立防禦、自我破壞防禦。

一、表象防禦

表象防禦是利用情緒以宣洩或轉移對於事件本身的情感，蘇利克對著別人說自己的爸爸媽媽已經死的時候，心裡揪成一團，浮上了哀傷的情緒；知道自己只剩下一隻手臂時，他總是淚流滿面；當他要離開沙夏的時候，也讓他感到依依不捨的難過。艾絲佩芮拉和媽媽也在知道爸爸遇害後，常常以淚洗面，感到哀傷不已；面對媽媽住院，一個人在農場奮鬥，她也常常在半夜偷偷哭泣。帕瓦娜因為希望賺多一點錢，和蕭希亞一起去撿骨，害怕的她，原本想要隱瞞家人這件事，但卻在媽媽的詢問下，那天的經歷一切霎時全湧上心頭，帕瓦娜環住媽媽，痛哭起來。大衛則是在要穿過瑞士和丹麥邊界的時候，面臨危機，一時之間他想起自己的一切苦難與遭遇，後來國王因為保護他而被射殺，他不停的流淚，好像永遠不會停。

當然悲傷的呈現，並不只是哭泣而已，很多時候，主角們用憤怒來表達心中的悲傷，而憤怒也是一種防衛手段，因為憤怒的表達，讓情緒得到發洩，蘇利克因為醫生的延誤治療，使他失去手臂，後來有人問起，他會生氣的說：「被一個

卑鄙的醫生害的。」(《快跑！男孩》頁 182)艾絲佩芮拉面對美國人對於墨西哥人的不平等待遇，也生氣的不能自己，甩掉手上的麵團，走向沒有人的小徑去；大衛的憤怒來自於，有人使用暴力，還有他恨那個男人，因為他把他變得跟其他的小孩不一樣；帕瓦那的憤怒來自於自己受到努莉亞的欺負，或者自己表現的不夠好，沒能讓大家都有食物可以吃。

過程中，可能發生很多事，讓這群少年的心情或流淚或憤怒，但是因為無能為力，而顯得悲傷。第一道的防禦，常常是表象的呈現，表象所指為我們透過知覺系統的來思考的現象，包含了視覺、聽覺和觸覺，也就是可見的情緒反應，並且真實，包含哀傷、快樂等直接情緒，在發洩情緒的同時，也在同一時間將原本引發的狀況轉移到情緒之上，另外也可與佛洛伊德所談的抑制做一個對照，對於抑制，他有著這樣的解釋，自我把與之不能統整的本我衝動加以驅逐的一種歷程，不然這種衝動一旦進入意識中就會引起焦慮，自責與犯罪感，而抑制的反應可能包括嫌惡、沉默、逃避，這些反應顯現於外，但實際上也是將事件本身內化，躲避、忽略處理眼前的事件，而悲傷是這種情緒的第一反應，Stearns曾說悲傷類型的反應要不是說明緩慢的動作、降低的行為發生率，要不就是在尋求協助³⁸，是大多數人採行的第一道防禦，也是這四個少年最常出現的防禦。

二、變向防禦

變向防禦指的是情緒、行為往相反方向發展，為了遮飾原本的狀態，採用了正好對比的方式，試圖說服自己與他人，自欺欺人的結果下所產生的防禦機制，也就是佛洛伊德所提出的「相反形成」³⁹及「投射與理由化」⁴⁰的防禦機轉，相反形成是由自我發展的一種極為堅強的態度與品質，用以掩飾與此態度或品質相反地本我衝動，像是說謊、偽裝還有羞怯，而投射與理由化是當自我發現既不能排除這些危險的勢力，又復必須承認它們的存在時，其唯一解決之圖，便是將它們歸諸外界，以否定它們為自我的一部分，於是便可能會產生合理的犯罪行為解

³⁸ 同註 37，頁 184。

³⁹ 同註 34，頁 81。

⁴⁰ 同註 34，頁 83。

釋，但對於當事者而言，他們明白實際的情況應該為何，只是爲了保護安全及降低罪惡感，便形成這樣一套機制，透過內心選擇了另一種想法、手段，讓自己可以比較平穩的過接下來的生活，減少因事件而影響出現的負面情緒。

蘇利克、大衛、帕瓦娜在面對危機的時候，都曾經選擇說謊來躲避危機，在焦慮的情緒之下，藉由說出來的話，提高自己的自信心，也降低自己的不確定感，蘇利克的旅程中，每次面對他人的問題：「你是猶太人嗎？」他也總是下意識的反應：「不是。」；大衛也編造的一套關於他要前往馬戲團的說詞，避免引起他人懷疑，把他送回集中營，後來「他能想到什麼謊言，就說什麼，再也不覺得說謊是錯的。他一定要到丹麥去，只要能避開阻礙，不讓『他們』追上他，就算說謊也無所謂。」（《我是大衛》頁 196）來自一種義無反顧，是一種想要躲避危機，努力生存的心境；帕瓦娜則是裝扮成男孩，才得以獨自一人在街上買東西、賺取家裏所需要的錢。但是，在他們行爲、言語之下，其實是在隱藏恐懼與不安，但是他們卻以堅定的語氣，說出他們製造出的謊言，先是要說服自己相信，再者使他人懷疑，然後自己就可以獲得安全。另外，在文本中出現的偷竊行爲，偷竊是不對的行爲，但是帕瓦娜不問而取之後，先是感到自責，後來提出另一套想法：「『我不喜歡拿別人的東西，』她對哈珊說：『不過你們村子總得幫我照顧你。』」，還有一次她跟阿希夫偷的一些雞蛋和雞，她自己也很猶豫要不要這麼做，後來以「大人不應該這樣對待小孩」、「誰叫他要騙小孩」的理由，而且跟自己說「我一點都不覺得抱歉」，其實帕瓦娜自己知道偷竊行爲的不好，但是如果不這樣做，自己的困難就可能因此擴大，所以找了另一個角度來解釋這件事情，讓自己好過一點。艾絲佩芮拉和媽媽準備在夜晚逃走之時，她心想著：「幾乎有點渴望親眼看見他（路易斯伯伯）發現她們逃走時，臉上的表情。他總沒辦法再笑得像隻驕傲的大公雞了吧！」（《風中玫瑰》頁 62）她的情況也是因爲，其實自己是處於弱勢的地位，但是因爲沒有能力在短時間以內做改變，而以另一種心態寬慰自己，自己高於對方，獲得勝利一般。

三、對立防禦

對立防禦所指為這個階段的防禦，產生了對象，不同於表象及變向防禦，這個階段是特別尋求失落、絕望的根源，反抗而產生的情緒反應，而「易位、替代與昇華」⁴¹的機轉正是如此，本能的情緒對象改變，由另一對象代替原來的對象以減少緊張，這種防禦機轉的歷程謂之「易位」，也就是本能的來源與目的不變，但其心能可自一對象轉移到另一對象；譬如蘇利克一個人的時候，最喜歡玩的遊戲就是「他最喜歡的遊戲一把襯衫燙平鋪在草地上，等著蟲子一隻隻爬出來，然後用一根麥稈把蟲子趕成一排，讓牠們排隊前進。如果有蟲子離開隊伍，他就馬上把牠捏死。」（《快跑！男孩》頁 147）對蘇利克而言，蟲子就好像自己一樣，走在德軍的規範之下，必須工整小心的走著，如果稍有違背，就可能失去性命，因為自己處於這樣的情況下，他轉而把同樣的情形，轉移到蟲子身上，讓蟲子依照他的方式前進，自己從被制裁者轉為制裁者，獲得快感與發洩；帕瓦娜在換上荷山的衣服之後，媽媽先是感到傷心，而且不敢直視帕瓦娜，因為怕會想起荷山的死，那一夜，帕瓦娜聽到她媽媽說「快睡吧，荷山！快睡覺吧！我的兒子。」（《戰火下的小花》頁 90）媽媽對荷山的思念，隨著帕瓦娜穿上了他的衣服而出現，媽媽明明知道就算穿了荷山的衣服，帕瓦娜仍舊不是荷山，但是卻選擇在那天，當成荷山在他的身邊，跟他說話，是媽媽面對自己哀傷情緒的手段。

易位與代替常常混用，若加嚴格的區分，則易位則側重於對象的改變，替代則偏重於動作的改變，對象不一定也隨之改變。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受氣、感到羞辱，因而產生負面的情緒，轉身回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但是尚未解除警報，因而發洩於其他人、事、物之上，尋求另一種慰藉，而嫉妒、羨慕也有可能是這個原因而來，在另外一方面尋求成就感，藉以撫平之前的傷痛一般，但其實問題根本沒有解決，但另一方面而言，若可在其他方面真的有所成，則便是昇華，但不可諱言，終究是逃避、防禦下的產物。像艾絲佩芮拉，在媽媽的病情需要隔離之後，她的行為漸漸反常起來，雖然她每天照樣過日子，禮貌性的簡短回答別人的問題，可是媽媽的缺席，顯然讓她很痛苦，她投入工作之中，似乎想要麻痺的等待

⁴¹ 同註 34，頁 85。

日子過去；她與米格爾大吵一架之後，米格爾離開家裏了，這時候的艾絲佩芮拉，努力工作和專心照顧依莎貝爾來忘卻對米格爾的掛念；帕瓦娜也是在爸爸發生事情後，每天都跑來跑去，忙著賺錢，希望可以因為很多事情忘記爸爸出事了、是有危險的；總的說來，對立防禦是有人物、事件相比擬的，透過人的轉化或是事件行為的改變，使自己暫時忘記焦慮，或者是從另外的地方獲得安全感與成就感，以減弱心中真正所憂慮的事情與心情。

四、自我破壞

自我破壞防禦，是超我與本我的糾纏最後表現於自我之上，這種防禦最接近心理狀態，卻也是最危險的狀態，人一旦選擇這樣的方式將自己封閉起來，表示對於事件本身已經有了自己的定見，因為外在的環境不能改變，但是選擇了較為負面的方式，轉而改變自己的態度，應該面對的事件本身，卻已經在「我」的外緣；佛洛伊德提出的其中四種機制也正是這種表現，「轉化自己」⁴²轉想自己是把原來對外之衝動朝向自己，如此不但可以解除對外攻擊所生之罪惡感，亦可發洩敵對的衝動，將衝突集於自己的內心，或許從外並看不出任何異象，但有可能是無法找到出口而放棄了；對於蘇利克而言，他對於自我認同有著很大的懷疑，他無法決定自己是否該承認自己是猶太人，雖然不想違背爸爸的心意，但在危及之時，他總回答「我不是猶太人」，但醫生沒有適時醫治他的手，只因為他是猶太人，他開始懷疑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的錯，心想著「上帝為什麼會讓那個年輕的醫師把他推到走廊去，而不醫治他的手呢？」（《快跑！男孩》頁 190）；後來在受洗前，他去教堂找神父懺悔，他想著「知道自己有些罪是沒有辦法懺悔的。身為猶太人是一種罪嗎？是一種無法贖清的罪嗎？他會因此而下地獄嗎？」（《快跑！男孩》頁 268），他開始把外在給予的觀念，內化於自己的心中，開始覺得自己因為身為猶太人，所以是有罪的，所以他可能會開始理解別人為什麼那樣對他，開始貶低自己身為猶太人的價值，是一種很容易喪失自我的防禦手法。

⁴² 同註 34，頁 89。

再則「吸取與同化」⁴³，吸取就是自我把對象吞併，使之完全存在自我之中，成為自己所有；而同化就是用吸取的方式，將外界事物的部份性質合併於自己的人格內，成為人格之一部份。這樣的方式用以保護自己的安全，似催眠的將某個人物、信念擺入腦中，好像依然存有的安全。帕瓦娜一個人在市場擺攤的時候，她選定以前常跟爸爸去的同一個地點，然後跟爸爸一樣，把要賣的東西擺在一邊，筆和紙放在前面，等著客人上門，直到她要收攤的時候，「她一一做著以前跟爸爸來的時候同樣的動作一把東西收進背包裡，拍掉毯子上的灰塵。每一個動作都讓她想起爸爸。」（《戰火下的小花》頁 99），帕瓦娜除了因為習慣而做著之前的動作，也因為爸爸不在身邊，但藉由兩人之前一起做的事情，可以讓她感到安定，好像爸爸陪伴著她一樣，但其實也只是強化自己的信心，讓自己感覺好像跟之前一樣，而不會感到不安；艾絲佩芮拉總是看著爸爸的玫瑰花，而艾絲佩芮拉的媽媽則是抱著愛貝莉塔的毯子，透過抱著回憶，將不在身旁的爸爸還有媽媽，寄託在玫瑰花還有毯子中，以維持自己心情的安定。

「固置與退化」⁴⁴當自我與內在環境做調整之適應時，有效的行為形式均被保留，並加以重複直到成為自動，只消耗很少的心能就得到滿足為止，這是有機替利用最少的心能維持機體平衡的基本趨向。可能勢將自己擺在一個創造、幻想出來的情境當中，讓自己感覺有所依循，想由習慣的心理造出事實的假象。帕瓦娜在遇到哈珊的時候，幻想了很多好吃的食物，她問哈珊：「你餓了嗎？哈珊？要不要來點黃金蒸肉飯？上面撒很多葡萄乾和大塊的烤羊肉喔！」（《帕瓦娜的旅程》頁 43）；後來碰到阿希夫，在整理小山洞的時候，心想著或許這個山洞是個寶窟，裡頭有很多寶藏，她對著阿希夫說：「我要買一間大房子，一間會變魔術的房子，炸彈從屋頂上溜下來也不會爆炸的房子。」（《帕瓦娜的旅程》頁 79）；又有一天，她在寫給蕭希亞的信上幻想了有個叫做「翡翠谷」的地方，她念給阿希夫聽：

⁴³ 同註 34，頁 89。

⁴⁴ 同註 34，頁 92。

翡翠谷裡到處都是食物。我們每天都吃得好像在慶祝齋戒的結束一樣……在這邊，就算喝生水也不會生病。聽別的小孩說，這是神水。這裡的每個小孩都有兩條腿和兩隻手。沒有人瞎眼，沒有人不快樂。說不定，阿希夫的腿也可以再長回來。」（《帕瓦娜的旅程》頁 117）

帕瓦娜常常幻想很多事情，而這些幻象正是它面對絕望情境的防衛機制，好像讓自己沈醉在幻想之中，總比面對現實來得好。

「解除」⁴⁵，解除是一種否定的魔力，有機體的第二個動作能取消或廢棄前一動作的效力，這樣像是兩個行動都不曾發生一樣，其實兩個行動都做了，利用另外一種方式摧毀先前做出違背心意的動作，好像可以洗滌心靈，但只是不停的在破壞內心的我，外在並沒有任何改善。大衛在被卡羅打過後，到大河邊，「大衛脫光衣服，把衣服泡在河裡，接著仔細搓洗自己全身上下。肥皂很快就會變得非常小了，但是他一點也不在乎——那個男孩碰過的地方，他一個也不能漏洗。只有把身上被他碰過的地方全都洗乾淨，大衛才會覺得自己又再自由了。」（《我是大衛》頁 106）洗完澡後，他感覺自己重新潔淨，但其實只是他自己說服自己這麼想，他還是被卡羅打過，就算他洗澡也不會改變這件事情，不過對大衛而言，他想成他又獲得了自由，避免自己繼續掉入負面的情緒中。

⁴⁵ 同註 34，頁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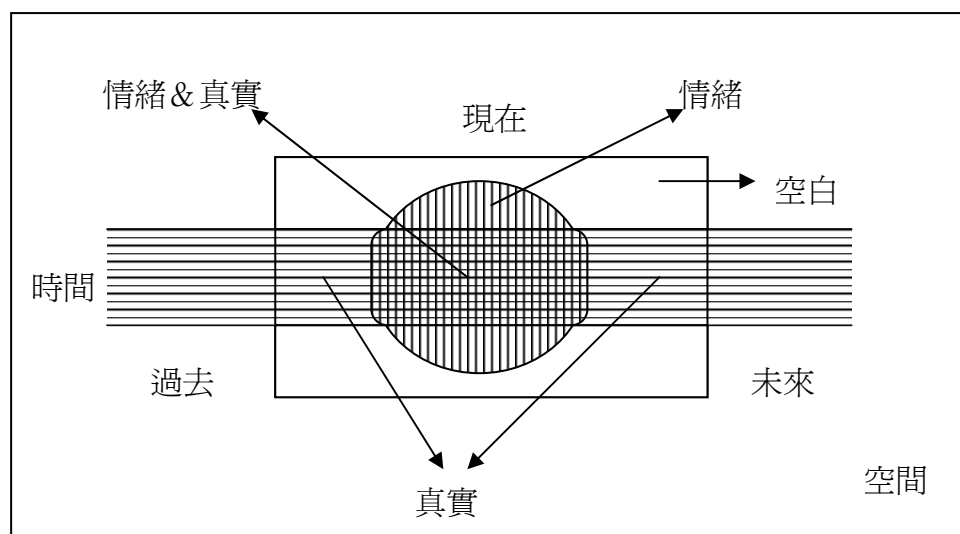
第四節 暫時停留的空白休息站

主角們一路上，已經結交了不少朋友，學到不少技能，看過不少風景，也遇到挫折經歷失敗，現在可能還在絕望的防禦中苦苦掙扎，但最終這群少年、少女不久後還會繼續走在他們各自的黃磚道上，時間一旦不再進行，他們接下來的感受就沒有意義，說回是因為之前少年們發生的事，才替他們的存在提出了證明，我們的生命可說是一連串的行動，或說是一個分佈於各個不同意識階層的行動過程，意識是經歷、命名和紀錄，也就是說，意識是挑戰和回應，先經歷、然後賦予名稱或取上名字，接著記錄下來，形成了記憶，這樣的過程就是行動。因此我們發現行動是在一個個環節轉化中產生，如果沒有轉化也就沒有行動，少年們如果就此停在這個阻礙中，也就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的可能性，碰到困境時常有人說「時間是最好的治療師」，但是並不代表一味的等待時間的進行，就會發生改變，毋庸置疑，這時候代表旅程中必需有一個休息站，重新整合時間、空間、情緒以及真實。

一、每個人都擁有的空白休息站

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空白的休息站，在單獨一個人所存的空間中，以時間來紀錄我們的生命，可以分為過去、現在及未來，過去與未來都是以現在為基準而生，而現在所包含的有真實、情緒以及一個空白區域，但是可能會有其他的因素要進入真實的軌道之中，特別是很多情緒及心理感受，因而形成一個區域，與真實以及空白區域都有所交集，因而在現在之中有四種區域：1.真實 2.真實與情緒 3.情緒 4.空白，這四個區域也正表示了一個人面對現在所可能產生的四種情形，一個人首先面臨真實，可能沒有產生任何的情緒，自然的走向了未來，假設有情緒產生，就會與真實產生交集，也就是一般我們面對事情的反應，如果沒能解決，則可能只存在於情緒中，正譬如這群少年們所遇到的情況，他們正在一個負面的情緒中，人的情緒在大起大落之時，常常沒有辦法回到真實世界中，回到真實世界所拜表的是一種轉化，如果要繼續回到真實世界，人會藉由踏入空白的區域，

才可以脫離情緒，慢慢回到時間軌道上的真實，繼續走下去。



但是，空白區域到底是哪裡呢？空白區域仍屬於現在的一部分，存在於現在的空間，但是脫離時間的軌道，因為唯有脫離時間的軌道，才有看到真實的可能，克里希那穆提說真實必須無關乎時間，時間是代表過去，也就是累積的經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就會看不到現在的真實樣貌，一旦當我們進入空白區域中，時間就已經被我們自己停止，空間也可以透過心情隨意選擇，但是我們是真實存在於一個空間之中，因為沒有空間我們也就會跟隨時間消失了，只是這個空間可以是過去、未來、虛幻的，但總之不會是現在的空間，因為現在並不需要一個真實的空間再去證明些什麼，在這個空白區域裡頭，可以隨心所欲，可以看到關於情緒的反應、情緒與真實的交集、甚至看得到過去也可以對未來做點想像，這個地方也許是每個人心靈的休息站，碰到瓶頸沒有辦法改變的時候，就必須來到這塊空白區域，轉化也就會因之而生，⁴⁶克里希那穆提將「轉化」定義為：視錯誤為錯誤，真實為真實，在錯誤中看到真理，並在被接受為真實的事物中看到錯誤，這個過程還沒有帶來什麼樣的改變，但是人卻需要一個這樣的區域來達到轉化，沒有這個過程，後來出現的事件都不會有意義，大部分的人都經歷過這個過程，沒有固定的空間，但是同樣的是時間的停止，使人看得見真實，獲得思考的可能

⁴⁶ 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著 胡洲賢譯《最初與最後的自由》(The First and Last Freedom) (臺北：立緒文化，2006) 頁 151

性，也才得以繼續接下來的旅程。

以四位主角為例，找尋他們旅程中的空白時刻，他們又各自看到了什麼？對於蘇利克而言經歷過與爸爸、媽媽的失散，在波蘭人的密報下逃過了一劫，過著在森林、農家流浪的生活，也曾被蓋世太保抓去，在工作之時，手被捲進機器當中，因而喪失了一隻手臂，後來，開始面臨到身份認同的問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該不該承認自己是猶太人，而且無法分辨自己該如何懺悔，雖然困難重重，卻也是一直往前走，其中經歷了 3 個空白時段，是讓蘇利克繼續往前走的重要時刻，第一次是他決定走向那群踢球的男孩；第二次是他在美麗女人家好幾個星期，變得強健有力且充滿自信；第三次是他決定要留猶太人在孤兒院前掙扎的時候。第一次他面臨孤獨無助的感覺，他沉入了絕望的情緒當中，但在他走向那群男孩前的一刻，他認清的事實，不論是繼續哀傷，或是繼續站在原地，都不會改變任何事情，唯有自己想要改變，行動也才會跟著思緒走；在美麗女人的家中，他暫時躲避了外頭的風風雨雨，過著舒服的日子，後來開始以聖母為信仰，胸前掛上了十字架，並且以新名字新人生面對外面的世界，經歷這些之後，他看到當下的面貌，並且得到一些解決的方法，他充滿自信，而且知道自己該做什麼，該怎麼做，於是他回到了原本的時空序列之上；戰爭結束後，他終於面臨身份上的認同問題，在他回到過去出生的小鎮後，回孤兒院的路上，他做了一個夢，關於蘇利克和朱瑞克的故事，全都浮上心頭，讓他不停思考，應該要怎麼做才好，這段時間，是蘇利克看清事實的關鍵時刻，也因為他認清了屬於自己的一切，才可能做出決定或甚至是改變，否則也只是掉入不安與恐慌的輪迴之中。

艾絲佩芮拉的空白時期在於她和伊莎貝爾交換條件，想要學習包尿布、洗衣服之前，還有媽媽住院之後，她到神龕禱告，想著要如何才可以幫助媽媽，隔天她主動要求米格爾幫她找工作的時候；艾絲佩芮拉做出這些決定與請求，是因為她看到了事情的真相，而不只是把自己放在事情當中，她知道自己應該要學習如何照顧嬰兒，知道自己應該要找工作，不能只靠阿方索一家人的幫助，而該是自己要堅強起來的時候，她想要也必須守護這個家，在空白區域的艾絲佩芮拉，

補充了勇氣還有力量，知道自己要回到現實，做出正確的決定。更明顯對照是在她三次聽大地心跳的經驗，第一次她在爸爸的陪伴下，第一次聽到大地強有力的心跳，第二次她一個人迫切的想聽到心跳聲，卻無功而返，第三次在她適應了心環境之後，她帶著米格爾，俯著大地，一起聽到了大地的心跳。第一次的她平穩的走在事件之上，第二次的她加入了情緒，讓她失去了辨別事情的能力，第三次她有機會重新檢視這一切，認清了自己應該遵循的目標，也因而離開了空白區域，回到了現在，並且懂得如何面對未來。

大衛的空白時期出現在面對大自然之美，流下淚的那個空間當中，那時候的他，第一次經驗美，那時候關於集中營的一切，關於他自己要去丹麥的事情，都不在他的腦中，只為眼前的美麗而流淚哭泣，他因為美而做了接下來的決定，因為他獲得了他想要活下去的動力，因而他轉變了他原本沒有標的生活，他客觀的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於是做了要活下去的這個決定。從此之後，還出現了幾次空白時期，讓他決定他要走進人群、在洞穴躲避、擁有一個信仰的神、進入屋子中、踏上找尋媽媽的路、原諒卡羅.....等，空白時期對於大衛而言，是很多次頓悟，因為他對於世界的越來越深入、了解，讓他也越來越知道自己應該如何看待事情的真相，他也因此朝著自己想要變成的人那樣邁進。

帕瓦娜是在爸爸無故被塔利班抓走，剩下的家人所前往的馬薩也被塔利班佔領，媽媽、姊姊生死未卜，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帕瓦娜，學著媽媽一樣，躺在圖沙克上什麼事情都不做、不想，但是同一時刻，其實她也想著「她很清楚自己無論如何都得再站起來。她並不是真的想躺在圖沙克上一直到老死。有一部份的她，很想放棄一切，但是另一部份的她，卻想要站起來、活著、繼續當蕭希亞的朋友。」（《戰火下的小花》，頁 186）在空白區域有兩個帕瓦娜在爭奪主控權，他們同樣看到了現實與所產生兩種情緒，最後想要繼續挑戰的帕瓦娜獲勝，因為她知道應該要改變，應該要繼續面對困難，就算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但是卻不是一直躺在圖沙克上，在圖沙克上的時候，帕瓦娜是在思量著這件事情的，「為什麼？」、「怎麼辦？」終究她才看到的「是什麼。」、「應該怎麼辦。」；後來又

一次，她失去爸爸後，又差點被人抓去給塔利班後，茫茫前途，她又一次看不到自己要怎麼辦？往哪裡去？後來她猛然叫了一聲「管他的，往前走就對了！」一閃而過的念頭，是她看見現實的表現，因而義無反顧做出了決定，但是那一刻確實存在。

空白時期其實可能無所不在，像是頓悟或是一種夢境、潛意識的呈現，正因為存在這這或長或短時段，才讓每一個決定得以順利進行。



第四章 永恆的追尋與成長

第一節 希望的出現

有人這麼說「緊要關頭不放棄，絕望就會變希望」，「希望」主要的目的，是讓人可以對人生抱持正面的想法，擁有繼續生活的力量，主角從出發的那一刻起，已經許下願望，並且希望可以達成心願，但是隨著許多的挫折、磨難，使得這群少男、少女進入了現實，墜入了絕望，難免使他們遺忘當初帶有希望的感覺，但是希望不會消失，只要他們走回時間的序列及自己的道路上後，在願意接受改變的情況下，希望就有可能再度出現，希望並沒有固定的模樣，也不是實質可觸的物品，而是需要等待的信念，在少年們願意進入空白區域再回來的時候正是接受轉化的時刻，也是希望開始萌芽之時，然後主角們可以在時間序列及空間之中探尋希望，不論是過去、現在及未來會有不同的人事物相合而呈現出生生不息的希望，因為重要的是內心真的不再絕望，唯有如此才可能讓生活變得更好，也才能享樂得到幸福之感，斯賓諾沙也說「幸福本身便是一項美德，並非美德所帶來的報償；也非我們可以藉抑制煩惱，便會獲得幸福的快樂；而是因為我們在幸福之中感到快樂，所以有防止煩惱的能力。」⁴⁷也就是說除非我們真的想這麼做，否則那些不快的情緒，隨時都有可能回來找我們，而希望就會再度令人遍尋不著，在《坎伯生活美學》中提到「只要你的行動是出自恐懼和慾望，你就把自己摒除在不朽之外。」⁴⁸不朽是種人生永恆的態度，也就像是希望的必然存有一般，現實的殘酷常常使人卻步，希望本身看似也是一種慾望，兩者之間的差異僅在一念之間，因而要如何拿捏其中的分寸，便需要人加以體會學習。

一、外在的希望

⁴⁷ 同註 12，頁 179。

⁴⁸ Diane K. Osbon 著，朱侃如譯，《坎伯生活美學》(A Joseph Campbell Companion Reflect on the Art of Living) (台北：立緒，1997)，頁 286。

外在的希望是讓人可以感觸的，包括滿足生理上的需要、得到他人的幫助、戰爭的結束及達到原本出發的目的等，都會讓人感到幸福，也形成了最為表象的希望。回顧在亂世絕望下的少年們，最初的絕望來自於飢餓，以至於面臨生存的危機，一旦滿足了基本的慾望後，生存的希望就因之而生；同樣的，戰爭的結束令人遠離生命威脅，開啓了人的自由權利，人以平等站在土地上，得以追求自己所需，對於未來而言就是一個希望的開端；當然，達成原本許下的願望，也正是希望的呈現，找到了原本想找的人，得到了原本想得到的東西，或是回到了原本離開的地方，也將讓浮動的心情找到依靠；總地說來，外在的希望建立於從變到不變，從動盪不穩定到平順安穩，這樣的過程使人獲得希望，可以不受逼迫、追趕，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立生活的模式，建立一個希望的現在及未來，這個時期的希望特別需要等待，因為受到外在環境的不可抗因素影響，使人陷入絕望之中，如果外在的環境可以改善，也就減少人的焦慮。

外在的希望來自於主角們內心許下的願望達成了，為主角們帶來正面的改變，蘇利克、帕瓦娜和大衛因為獲得食物，而免於飢餓，蘇利克第一次進入到森林看守人家裏，準備工作，在這之前他的妹妹拿給蘇利克一些食物，而「蘇利克狼吞虎嚥的吃著一大份馬鈴薯配豬油炒的洋蔥。這時屋裡沒人，桌上擺著一大塊剝過的麵包。蘇利克抓起麵包就咬，雖然他不確定這塊麵包是不是要給他的。肚子飽了以後，他仍停不下來的繼續吃。最後，他還剝了一小塊麵包放在口袋裡。」（《快跑！男孩》頁 81）也正如帕瓦娜寫給蕭希亞的信中，她說「我們向每一個人行乞。大部分的人都一無所有。要是有人，他們就會分給我們一點，就算只有一口，也足以讓我們再多活一天。」（《帕瓦娜的旅程》頁 202）大衛雖然在集中營當中，已經習慣吃很少、喝很少，但有人願意主動給他麵包吃得時候，他也趕緊接受，說道「『不是，不是，我餓，真是謝謝您。』」他接過麵包後，轉身就走，腳步很急，但不趕。」（《我是大衛》頁 56）因為蘇利克對食物的方式，是如此迫不及待，可見他對於食物的渴望，而且因為害怕失去，而在口袋裡頭還放進了剩下的一小塊麵包；帕瓦娜一行四人，填飽肚子對他們而言成了一種奢求，但是

卻不喪失對食物的慾望，只要一點點，就可以讓他們擁有多一天生存動力，食物已從原本擁有的功用性轉變成維持生命的希望；大衛剛從集中營逃出來，而內心在極度不安，覺得自己隨時會被抓回集中營的情況下，當別人問起他餓不餓，要不要麵包的時候，對他而言，他冒險的接觸他認為帶有危險的人群，只是因為不想放棄取得食物的機會。可知食物補給，對於人來說是一種基本的需求，也是希望的最初來源。

除了因物質而在生理上產生改變，感到滿足之外，因為他人的原因，改變了原本不好的情況成好，蘇利克接受過很多人的幫助，讓他脫離沒有自由的危機之中，像是那個女人用斧頭把鎖砍斷，打開門，對著蘇利克說：「快跑，孩子！快跑！」（《快跑！男孩》頁 73）；在他失去一隻手臂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失去了能力，但是修女跟他說「你很快就會用一隻手來做所有的事。只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和耐心。」他心裡又燃起了一絲絲希望（《快跑！男孩》頁 180）；或是在蓋世太保下令要找到一個金頭髮的、只有一隻手的猶太男孩時，韋納找到了蘇利克，但是並沒有把他交給他的長官，而是想著：「如果我把你活捉到蓋世太保那裡，他們會稱讚我是個好士兵，並且在我的檔案裡留下優良紀錄。但是這對我有什麼好處呢？」（《快跑！男孩》頁 198）後來，他們還變成了朋友，蘇利克對韋納的來訪也充滿期待，而且越來越殷切。艾絲佩芮拉因為愛貝莉塔出現與她們會合，讓她解除了很多擔心與壓力，也因為媽媽病情的好轉，之前所帶來的不安情緒，也因此煙消雲散，大衛因為遇到瑪利亞，讓他重新找回笑容，而遇到蘇菲的大衛，敞開心胸談了很多事情，因為蘇菲就像對待正常人一樣的對待他，這是離開集中營後的大衛一直希望得到的待遇——和一般小孩一樣；因為他人的幫助產生希望的感覺，正如同艾里克森所提，是因為人透過與其他人相處，從中獲得依附與信任感，進而可以肯定自己，用正面的態度面對人生。

到達出發時想要的目的地，也會讓人感到希望，蘇利克因為戰爭的結束，感到興奮，以後的他可以不再躲躲藏藏，可以正大光明的替人工作，賺取應得的報酬，帕瓦娜在絕望至極的時候，等到了爸爸從監獄裡釋放，她又重新回到工作崗

位，後來雖然失去了爸爸，但又因為找到媽媽，脫離了外在環境的煎熬，對她而言，都讓她覺得人生又充滿契機，值得生存。大衛因為順利逃離集中營，雖然一直感到隨時會被抓回去，但是就結論而論，他是在自由之下的大衛了。這些希望都是藉由別人的幫助，才可以讓自己的生活可以順利進行的希望，換句話說希望是握在他人手中，主角們只是單向的接受者，一旦喪失了外援，可能就會再度失去希望，因此主角們還需要進步，並懂得自己抓住希望，才能擁抱希望。

二、內在的希望

內在的希望不外顯，在外在生活沒有威脅之後，人開始在心理層次尋求更高的滿足、享樂，希望主要可能來自於回憶、轉化、心中擁有正向的人生價值觀，將情感內化於心，回憶在人生中帶有指南針的效用，不論是快樂或痛苦記憶，都有可能因為過去結果的好壞，而影響現在所作的決定，回憶雖然存在於時間序列上的過去，但是卻擁有一種趨前的動力，可以透過回憶，使人思考應該如何做決定，擁有信心或是做好準備面對這次的結果，轉化包含有型態的改變，對照於少年們在出發之時，身邊所擁有的物品，如果將物品的意義轉化為心中的回憶，也就是將希望內化的表現，不再需要透過物質的給予，在內心也因為何處為前進的方向，因而不會感到手足無措，在頓悟之後，對於事情的想法更加透徹，可以確定自己所需為何，如同佛洛姆所提「自發性的活動是人不必犧牲自我的完整就能克服孤單恐懼的一種方法；因為人自發性實踐自我時，會重新與世界團結—與人、大自然和自己團結。」⁴⁹與世界接軌，然後故事產生；再者，擁有良善的心也能使人自然而然擁有希望，如同嬰兒時期在父母的保護下獲得對於世界的信任感一般，如果少年們在旅程之中，可以看見世界美好的一面，也就有了生存的動力，人生的意義只有一個：就是活下去的動作本身，帶著美好的心情面對人生，不只帶給自己希望，也可以回饋更多希望給需要的人。

（一）回憶

⁴⁹ 佛洛姆(Erich Fromm)著，管韻鈴譯，《逃避自由》(Escape Freedom)(台北：志文，2002)，頁233-4。

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不會忘記，只是暫時想不起來而已，而那正代表著回憶的存有，艾絲佩芮拉和媽媽離開農場的那個晚上，她們藏在馬車廂下面，馬車使出穀倉，前後搖晃，艾絲佩芮拉有種被囚禁的感覺，霎時間甚至感覺吸不到空氣，荷登西雅說起一件他們小時候的往事，「你還記得嗎？在你五歲大時，我們就一起躲過惡賊。那時候，你是一個好勇敢的小女孩……」，荷登西雅讓艾絲佩芮拉的心思回到那個時候，某一天，有六個臉上蒙著布、手裡拿著來福槍的男人，到處殘害無辜，她和荷登西雅、米格爾一起躲到床下，感覺就像是她現在在馬車中的感覺，他們繼續談著這件事情，艾絲佩芮拉則稍微放鬆了，這類似的經驗，或許可以讓她覺得這次也可以同樣度過。

蘇利克曾經碰過一個叫做瑪莉莎的女孩，瑪莉莎曾經對他說：「你知不知道我為甚麼對你這麼好？因為你也是個孤兒。」（《快跑！男孩》頁 96）後來，蘇利克好幾次都想起了他和瑪莉莎之間的回憶，讓他感覺心暖暖的，蘇利克所想起的並不是我們都是孤兒這件事情，而是彼此之間的認同與回憶，因為曾經有過這樣和他站在同一邊的朋友，讓他的世界多了一筆美好回憶，也多了一點正面的光芒。

回憶當中除了過去之外，還存有一些未來在約定之中，帕瓦娜和蕭希亞約定在 20 年後在法國相見，而帕瓦娜藉著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信，提醒自己與蕭希亞的約定，在最後一封信裡頭她寫著：「不論如何，我一定會去法國的，我將會在艾菲爾鐵塔的頂端等著你，實現我們的約定。距離那時已經不到二十年了。」（《帕瓦娜的旅程》頁 235）「約定」這個行為的時空是在未來，內容是要完成某件事情，因為約定時間在未來，也就必須經歷過去、走過現在，因為要達成未來的事情，所以需要通過現在的考驗，因此帕瓦娜就算遇到的飢餓的危機，但若想到與蕭希亞的法國之約，就會憑著意志力而撐下去，由心生一股動力，希望可以完成約定的那一天。

（二）轉化

剛出發的時候，主角們多少都擁有某些人、物來支撐自己的旅行，但在經歷過這麼多事情之後，這些人、物可能都也已經不在身邊了，但是少年們並不感到

哀傷，主要是因為原本可觸的物品，已經由一些轉化的過程，而永遠保留於心中，成為力量與希望永遠不會消失，艾絲佩芮拉的洋娃娃，在依莎貝爾沒能獲選五月皇后之後，艾絲佩芮拉選擇送給她當禮物，然後對她說「依莎貝爾，要是你好好的愛護它，就等於幫了我和我爸爸一個大忙。」（《風中玫瑰》頁 219）這時候的艾絲佩芮拉，並不是因為覺得洋娃娃不再重要而送給依莎貝爾，這個洋娃娃原本代表的是爸爸與她之間的回憶，原本覺得弄髒、失去了洋娃娃，都會破壞了她和爸爸之間所剩無幾的關聯，但是後來她知道爸爸會永遠陪伴她們，也會留在她們心中，洋娃娃在她在美國的這段日子，也聯繫了她和依莎貝爾的感情，洋娃娃也產生了另外的意義，但是就艾絲佩芮拉來說，轉化過後的心意也是可以永久保存的，內心有著這樣的信念後，也就可以放手洋娃娃給下一個需要的人了。

帕瓦娜失去爸爸的時候，悲傷持續了好一陣子，但是每當她覺得自己再也撐不下去的時候，她總想起爸爸之前跟她說得故事、教她的事情，之前當她想停下來休息，爸爸總跟她說「我們停下來就會死，一定要繼續往前走。」（《帕瓦娜的旅程》30）一想到這，帕瓦娜也就能提起精神，繼續前進，而爸爸留下來的書，雖然有好幾本被她埋起來，但是爸爸對書的堅持，卻一直影響著帕瓦娜，後來她又將一本書送給了莉拉的奶奶，然後帕瓦娜把爸爸留下來的最後一本書放進背包裡，「爸爸一定會很高興的！」她想著，然後開心的笑了。

蘇利克在一次風雪之中生病了，每跨出一步，就好像是他最後一步，就在他要倒下去的那時候，他想起爸爸死之前對他說得：「你一定要活下去，蘇利克。」所以他想「好的，爸爸。」，然後他憑著意志力，拼命把身子撐起來。最後終於到了一戶人家中；蘇利克憑著爸爸對他講過的話，支撐他度過難過的時刻，也才有機會可以生存。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大衛身上，約翰尼斯的死帶給大衛很大的打擊，從那之後他就很少跟營區裡頭的人接觸了，不過對於約翰尼斯曾經說過的話、教過他的事情，大衛都記得清清楚楚，而且因為他記得那些，後來才幫助他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大衛因為記得約翰尼斯說過的：

千萬別讓我聽到你說，某件事是別人的錯。這麼說雖然可能沒錯，但你不應該規避自己的責任。因為你肯定也有不對的地方。而你必須把自己的錯找出，了解它造成的結果，同時承擔下來……因為這麼做事件光榮的事，而且也比较簡單。你沒辦法改變別人，但是自己的錯，你永遠有辦法調整。」

（《我是大衛》頁 209）

而能坦然面對自己先前犯過的錯誤，並且盡力的想要脫離目前的危險，為自己的過錯做彌補，因為他對於約翰尼斯的信任，讓他也同樣認同這些信念，所以在做決定的同時，其實還有約翰尼斯的陪伴，雖然不是一個實體可觸的人，但是曾經說過的話永遠也不會消失，而是可以讓留下來的人感受到相處、存在的痕跡。

（三）正向人生觀

當他們終於意識到是剩下一個人的旅行了，並且有許多危險存在生活中，但是卻依然選擇繼續生存，來自於人的天性，永遠求生存，沒有理由輕言放棄，帕瓦娜走在山谷中大喊著「管他的，往前就對了！」。她的聲音倒是替自己增添了一點勇氣，帕瓦娜在每一次的幻想之中，也替自己增添了不少希望，因為她想著：「我只是覺得……我只是覺得，要是我能幻想，我就可以讓它實現」（《帕瓦娜的旅程》頁 118）；而蘇利克之後回到了森林，覺得樹木似乎都伸長著手臂歡迎他，「他沒有數算日子，只是單純的活在當下，專心眼前的事。」（《快跑！男孩》頁 76）因為他們腳踏實地的專注於眼前的事物，只要能夠安然的度過每一天，就足以讓他們感到充實，在沒有退路的時候，有時候反而可以讓人激起鬥志，產生義無反顧的決心之後，感覺上情況好像只可能變好，而不會變壞，如此一來，就可以抱著好像迎接好事一般的心情，面對前方的路，這也是希望的一種表現。

大衛在用肥皂洗淨身體過後，他認知了一件事「他是大衛，除此之外，營區、營區的味道和感覺，全都洗掉了。現在他是大衛，是自己的主人，他自由了一要是他能繼續保持下去的話。」（《我是大衛》頁 43）大衛的情況，可以對應到高夫曼所談的戲劇論，因為大衛知道自己想要做一個怎麼樣的人，在他的心中擁有一個希望的藍圖，想當然爾，就會朝向那個目標邁進，如果不到達目標也絕對不可

以放棄，大衛想要的自由，是每個人正常人都應該擁有的，那麼。就應該勇敢的去追尋屬於自己的權利，因為是正確的，更沒有停下腳步的必要，而是邁開大步直到真正擁有的那天為止。

三、永恆的希望

永恆的希望強調於人的**信仰、自然及生命的誕生**，是超脫於人的生理及心理，因為擁有信仰使人對自己產生認同感、安全感，但是信仰並不局限於宗教信仰，信仰相關於人與世界的相處方式，每個人都擁有一套各自的信仰，因為信仰的存在，使人願意去接受挑戰，因為心中擁有信念，就不會採取逃避的舉動，面對現實就是希望可能的開端；在大自然中存在生命循環的生生不息，因為誕生得以征服絕望的盡頭—死亡，希望因之而生，從大自然的形成中，有著數不盡的更新，包括自然景物及新生命的出現，處在自然環境中的少年，可以感受到生命不間斷的存在，新生的嬰兒也擁有天生的求生意志，於是在循環的過程中，產生一種渾然天成的永恆，永恆代表不止息，也正是希望所能帶領人們所走的道路。

（一）信仰

蘇利克、大衛和艾絲佩芮拉都擁有了各自的信仰之後，使他們的生命產生很多依靠。當蘇利克原本不知道該往哪裡去，該如何認定自己的時候，美麗女人為他帶上了十字架，從此之後他擁有了信仰——基督、聖母，每次碰到困難的時候，他總是會摸摸他的十字架，感覺又增加了一點信心與勇氣；信仰或許可說是一種神秘的力量，因為人對於無以名狀之物多少都會產生一些敬畏，而人在脆弱之時，特別需要一種指引，一方面堅定自己的信念，再者也假裝自己並不是一個人，而是在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推動、支撐著自己的決定，而蘇利克的信仰，除了帶給他精神上的安定之外，宗教的歸屬，在他所處的背景之中，也有著特殊的意義，他們以宗教表明彼此的身份，身為猶太人的蘇利克，也藉由禱告、畫十字加深一層保護，得以減少危機。

大衛在某一天做了一個決定，他覺得他必須有一個神，這樣一來，應該會對他有所幫助，最後他選擇了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他對祂說了這樣一段話

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啊，我是大衛，我選擇你做我的神！但請你了解，我沒辦法為你做什麼，因為我之前一直待在一個很邪惡的地方，那裡沒有人可以思考、學習或知道任何事情，所以我不曉得能為神做什麼。但是，約翰尼斯提過的那個大衛知道，就算看不見你，你還是存在，而且比任何人都剛強。我想你禱告，希望你能幫我，別讓『他們』抓我回去。」（《我是大衛》頁 75）

然後，他又覺得自己充滿力量，後來，大衛常常跟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禱告，他對著祂反省所有一切他經歷的事情，不間斷的反覆思量是非對錯。

艾絲佩芮拉則常常對著從她們家帶來的神龕禱告，但不同於蘇利克與大衛，艾絲佩芮拉所信仰的對象是一守護著這個家的爸爸，阿方索、米格爾從玫瑰農場帶來的神像和玫瑰，已經不再是物品本身，對艾絲佩芮拉而言，都是爸爸的化身，剛開始她還沒能接受爸爸離開的事實，也還沒能適應美國的環境時，她總是對著爸爸說話，假裝爸爸還陪伴著她，可以繼續守護著她和媽媽，而他們擁有一個秘密，就是與大地最接近的那一刻，爸爸總是跟她說：「再等一等！果實就會掉入手中。」第一次她真的聽到了大地的心跳，後來這已經變成了一種儀式，剛開始透過這樣的儀式，艾絲佩芮拉召喚爸爸曾經給予自己的力量還有叮嚀，想要讓自己感覺還有一種「不變」在自己的生活中，後來則因為經歷許多事情而成長了，儀式本身轉變成讓艾絲佩芮拉有能力成為他人的守護，給予他人信念、力量和叮嚀。

（二）與生俱來的生命力

自然界常常傳遞出永不止息的生命力，蘇利克在偶然的機會下，看到母牛分娩的過程，也看到了新生的小牛努力要站起來，想要更親近這個世界的模樣，生命的誕生讓蘇利克感到驚奇；而愛貝莉塔跟艾絲佩芮拉說當她看到受傷的小鳥，在隔天又展翅高飛之時，她就知道一切事情開始好轉了；帕瓦娜撿到哈珊的那一天，哈珊的哭聲很微弱，聽起來就像是不被期待發現一樣，但是當帕瓦娜抱起哈珊之後，他就再也不想放手讓帕瓦娜離開他，不然就會高聲尖叫以示抗議與不安。因此可知動物們，包括人類，是很自然的為自己的生命從第一刻努力到最後

一刻，不願放棄，看見動物們努力生存的模样，讓人油然而生感動之情，希望也因而產生，除了動物之外，植物亦然，帕瓦娜要離開馬薩的前一天，她在以往擺攤的位置，用力的種上野花，引來許多圍觀的路人，他們只冷冷的說這邊的泥土是沒有養分的，種在市場的小花，最後也只是被人踩死，但是帕瓦娜並不以為意，她認定這些花是年年都會長出來的花，它們不畏地雷或是塔利班，依然固我的生長再生長，因此不論是動物或是植物，都充滿著一定的循環，包括艾絲佩芮拉所處的美國農場，隨著季節的不同，而採收各種作物，才得以養活自己與家人，而大衛則懾服於自然之美，決定活下來。大自然所展現的是力與美的結合，而人本來也是自然的一份子，看到處於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景象，都還這麼努力的進行循環，也就容易激發人身為自然界一份子的本能，重新獲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第二節 永遠尋找的家

旅程中，這些少年除了必須面對許多現實的考驗之外，他們重要的目的則是要尋找，尋找他們所失去的，可能包括自由、生存能力、自尊、安全、親情、友情、自我或是一個可能性，但是對於這群在外流浪的少年而言，他們莫不時刻尋找「家」，主角們從一個地點出發，走到下一個可以休息的定點，然後出發，繼續走下去，不能停歇，如同坎伯說「你回歸的地方乃是你當初離開的地方，否則旅程便沒有完成。」⁵⁰而家正是少年們離開的地方，於是這段旅程還得繼續下去，過程中，每一個定點對於少年們而言，都有著他的意義存在，這一節中，將以文本中的少年對家的感受做書寫，可以發現，少年們對於家從外在的形式，慢慢轉變到內在的意含，有的人一開始就知道家、有的人忘記家、有的人失去了家、有的人從來沒有擁有過家，但是透過旅程中一個個的休息站，讓他們更深的體會到家對於他們的意義為何，休息站可能是樹、山洞、破爛的小屋、豪華的大房子、平凡的農家、豬舍、馬棚……等，這群少年度過多少夜晚，就可能擁有多少休息站，然而終究只是歇腳之處，他們還在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的家，而且重要的是有人共享。

一、離開被破壞的家

家擁有一個外在的形象，每個人都不同，就像是我們剛認識一個人，眼睛所見是人身上的衣服，而家給人的印象剛開始也是家的模樣、家具的擺設及家的大小，先不論許多特殊現象，但是家擁有一個基本的功能，就是可以保護人身安全，藉由門的開關，得以隔絕與外在的關係，在門內的世界，相對於門外的世界，擁有絕對的隱私，未經允許不可擅自闖入的地方，或大或小、或簡約或華麗，重要的是那道門的存在，而家中的房間，又是屬於另一個獨立的空間，雖然切割開的所有空間，但是同樣感到安全，是家最主要的功能。

蘇利克原本所擁有的家，可以讓他在一望無際的田野上奔跑，而且他們住在

⁵⁰ 同註 48，頁 287。

只有一間大房間的屋子，同時有著他的爸爸、媽媽、叔叔、爺爺，還有他們五個小孩，媽媽突然失蹤之後，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但是依然記得樓下大門和那道壞損的樓梯，還有白天時敞開的公寓大門，那時候蘇利克，不需要擔心食物與安全問題，後來，當他看到有人可以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或者當他自己工作完回到一個地方，屋子裡飄出來滿溢的食物香味，他總想起他原本的家，一個無憂無慮的安全庇護所。

艾絲佩芮拉原本的家是在玫瑰農場，因為是大地主的女兒，凡事都有著僕人照料，是一個會舉辦大型生日派對、耶誕派對的環境，她只要等著工人採收作物，她希望自己以後就算嫁人，也可以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因為她沒有辦法想像離開玫瑰農場、沒有眾多僕人伺候、親友寵愛的景況。媽媽決定要離開的時候，她還堅決的反對，後來到了離開的那個夜晚，她每踏出一步，就讓她覺得爸爸的土地就變得更小也更遠。一想到也許從今以後，再也回不了這個家，內心便充滿了對路易斯伯伯的恨意。

帕瓦娜的狀況則是因為她的爸媽都出自古老而且受尊敬的阿富汗家族。他們的教育程度讓他們可以享有高薪。以前，他們住在一棟有庭院的大宅子裡，家裏有僕人、電視機、電冰箱，還有一部汽車。帕瓦娜跟小妹妹瑪陽一間房，但是因為戰火的關係，他們的房子被炸毀了，只能一家人擠在一個小房間裡，就算是這樣，他們吃飯還是按照阿富汗的傳統，一家人圍坐在地上一張塑膠布上。「食物撫平了每個人的心情，飯吃完，大家還留戀的坐著，享受著家人在一起吃飯的感覺。」（《戰火下的小花》，頁），

大衛原本的「家」是集中營，在那邊他必須聽命於人，沒有辦法決定自己可以做什麼，和他一起住的是一些被「他們」關起來的人，「他們」關的人照理來說都是想決定自己應該相信什麼，想自由寫書寫文章，討論應該相信什麼的人；也因此大衛學會了很多語言，也藉由他們所談了解外面的世界，自己除了跟約翰尼斯講話外，便很少與人交談，在營區內，他認識了背叛、死亡還有諸多難堪的人性，也造成了他認為世界是黑暗、邪惡的，凡事都要謹慎小心為上。

二、寄託於供食宿暫時的家

離開家後，失去了熟悉得以庇護的地方，逼不得已的情況下，便棲身於大自然之中，人與動物不同之處，也在於擁有一個密閉的空間，但是少年們因為種種因素，包含沒有人願意收留，或是有危機必須暫時躲藏不被人發現，將自己赤裸置身於大自然或是一個空間中，面對黑暗可能不安定，但因為必須順應著人體的發展得到休憩，而一個個樹洞、山洞變成爲他們暫時的家，只是必須獨自面對寒冷、飢餓，卻也只能等待天明，才得以進行下一步，在外頭的生活，就是充滿著很多無奈，也需要很多妥協，這些暫時的家，提供給少年們在生理上的休息。

蘇利克離開家後，開始四處流浪度過黑夜，他度過第一個夜晚的地方，是一個沒有人管理的閣樓，躺在破損的床墊，蓋著破舊的棉被或是外套；有時候，他會睡在森林裡頭，第一次睡在森林當中，隔天當蘇利克睜開眼，忘記自己在哪裡，「看見四周沒有屋牆，上頭也沒有天花板，身邊只有樹幹和枝葉，嚇了一大跳，這才想起自己身處何。他覺得又餓又渴。」(《快跑！男孩》頁 57)；又有幾次，他找到願意收留他，讓他爲他們工作的人家，但是也多半睡在牛棚、羊圈或是倉房裡頭，單純的睡覺、工作和進食。

艾絲佩芮拉從玫瑰農場離開後，第一個夜晚是在狹小的馬車底下度過，他們必須躲起來，但是艾絲佩芮拉有種被囚禁的感覺，後來是因為媽媽的陪伴，才讓她逐漸適應；後來坐上火車後，她第一次在不是上等艙的車廂當中睡覺過夜，看到身邊的乞丐、農民讓她感到不舒服；到墨西哥後，看著像馬廄一般的房子，還有屋內簡陋的擺設、狹小的空間，也讓艾絲佩芮拉感到失望，一次依莎貝爾要求她說說以前有錢的日子，她說：「依莎貝爾，其實我還是很富有錢，我們只是暫時住在這裡……你知道，我們現在這樣只是暫時的，我們不會在這邊久住的。」(《風中玫瑰》頁 108)這時的她，總想著等到愛貝莉塔帶著錢過來後，他們就可以重新擁有一棟大房子還有僕人，好像跟以前一樣一般。

帕瓦娜的旅程與大自然爲伍，除非有找到空屋、山洞可以棲息，否則她只是隨便找個地方休息躺下來，蓋上她帶出來的毯子，如果是一個隱蔽空間，帕瓦娜

會隨著以前媽媽、姊姊的習慣，先好好整理一下環境，可以讓那個晚上睡得舒服，也會營造出一種家的感覺，如果開放的外在空間，她就沒有力氣也沒有權利去做那些更動，像有次她就躺在一個大石頭上，但是地上的大石頭頂得她背痛，（《帕瓦娜的旅程》頁 109）「不管怎麼換姿勢，都無濟於事。她想再換個位置睡，可是夜晚這麼冷，站起來一定會冷得要命。問題是，如果想抱持溫暖，就必須忍受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帕瓦娜在外頭的生活就是這樣，一旦到了夜晚，就要休息，沒有場所的限制，因為若要全部顧慮起來，根本沒有辦法擁有那樣的場所，保暖、以免被凍死，大過於舒適的感受，一切回歸基本而停留、過夜。

對於大衛而言，離開集中營之後，他所要尋找的是一個可以安全躲避「他們」的地方，所以他是在尋找一個藏身所，他想「在前面的海角，似乎有個洞穴，要是能躲在哪裡，白天肯定很安全。」（《我是大衛》頁 46）相對於之前沒有隱私的生活方式，大衛從這個時候，開始尋找家的感覺，可以獲得安全的庇護，並且可以開始自在的為自己決定要做些什麼事情。再者，大衛對於人群有著高度的防衛心，為了保護自己，他也盡量遠離人群，封閉自己在一個空間當中，以獲得自身的安全感，對他而言，家的感受也漸漸進入他心中。

三、對家的意義態度轉變

有時，少年們借宿他人的家，以度過夜晚，在這個較為安全的私人空間內，卻因為自己是這個家的闖入者，而感到不安定，家庭的另一個意義因之而生，家人的存在為彼此帶來歸屬感及認同感，於是可能開始回想過去所擁有家的模樣，還有與家人的間的互動，開始產生想念或甚至幻想擁有一個家，⁵¹段義孚說「假裝是一門技術，可以喚醒體內的技能和天賦，否則這些技能和天賦將會死死地沉睡在人的體內，發揮不了作用。」有時候主角們會啟動這樣技能，假裝自己擁有家，從其中獲得力量，很短暫但卻也很真實，夢醒那一刻很痛，卻也是個體驗，因為「幻滅是成長的開始」。

帕瓦娜在爸爸去世後，有一個人家表示要收留他當他們的兒子，那段暫時停

⁵¹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Escapism）（台北：立緒，2006），頁 247。

留的日子，有一個像母親一樣的人天天煮飯給她吃，照顧她、守護她，那時候的她有著這樣的心情：「她不禁有點心動，想就此留下，當這對好心夫妻的兒子，放棄前頭逍遙孤寂的旅程。」這時的她，因為感受到有所依靠，而想要留下來，但是因為她知道，她必須找到自己的家人而離開；後來旅行時，只要帕瓦娜決定要暫時停留，會先好好整頓一番，打掃過後，如果周遭的環境上了軌道，就會讓她產生依戀，甚至她還透過自己的幻想，打造了幾個她心中的夢幻園地，當她待在一個地方一段時間，一切變成習慣，她就會捨不得離開，碰到莉拉之後，帕瓦娜將那個地方漸漸打造為她心中的翡翠谷，還擺進了自己的家人，「也許他們可以在翡翠谷多闢一兩個房間。以後她媽媽、奶奶和努莉亞睡一間。哈珊可以當阿里的小弟弟……至於她自己，就跟瑪陽妹妹和莉拉一起睡第三個房間。當真大家能團聚，那就太棒了！」（《帕瓦娜的旅程》頁 159）這個階段的家，出現了與家人的回憶，不再僅僅是外在形象的呈現、安全的庇護，而是需要家庭的感覺。

蘇利克在旅程中產生家的感覺，先是在森林看守人的妹妹家的時候，因為滿溢的食物香，讓他想念起家提供給他生理上的滿足，後來和其他一群男孩在森林生活一陣子，當他們離散後，蘇利克回到了他們所聚集的樹旁，他「開心的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他決定留在這裡等其他人。」（《快跑！男孩》頁 70）而蘇利克之所以把這邊當成家，並不是因為有食物、可以睡覺或是可以擋風遮雨，而是來自於有夥伴的感覺，後來他到了美麗女人的家中，住了一段時間，那個女人細心照料他，讓他變得強壯，在心靈上也得到依靠，後來當他無處可去的時候，他又回到那邊，也是因為那邊有家的感覺，也就是以家人的陪伴，感到自己被認同；後來，他又結識了一些朋友，雖然當別人問起：「你住在哪裡？」時，他會回答：「我四海為家。」（《快跑！男孩》頁 235），但是從蘇利克喜歡跟人相處、聊天的這些行為看來，他把這些新認識合得來的朋友，當成是生活上的支柱，雖然外在的環境，並不允許他長久擁有一個穩定的住所，但是他喜歡跟人別人一起生活的感覺，表現出一種對於家的渴望，因為與這些年長者生活，讓他感覺被保護，也讓他的心理感到踏實。

艾絲佩芮拉因為媽媽住院，開始靠自己的勞力賺錢支付醫藥費後，已經很少想起關於玫瑰農場的一切，有一天，她環顧了現在自己住的地方，感覺好像現在才第一次看清這個地方。

那張桌子有隻腳不一樣高，必須在底下墊塊木板才不會搖晃；斑駁的牆壁補了又貼；地下龜裂的木板，永遠也掃不乾淨；每個盤子都有缺角；毯子破破舊舊，再努力也拍除不掉那股霉味。從前的生活對她來說，彷彿是很久以前在書上讀到的故事，而且是一則神仙故事。（《風中玫瑰》頁 170）

從這個時候開始，她才開始認識她的新家，對於她而言，雖然對於過去自己經歷的生活感到陌生與悲傷，但是在這個階段，對艾絲佩芮拉而言，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擁有豪華的房子，先進的家具設備，或者服侍她的傭人，對於她而言，她已經正視眼前的環境，只祈求媽媽快點好起來、自己可以多點工作，而且她要媽媽安心養病，跟媽媽說：「別擔心！一切有我！我現在是這個家的守護。」（《風中玫瑰》頁 173）如同其他的主角一般，艾絲佩芮拉所需要的是家人的安穩，而不是實體華麗與否的存在了。

大衛對於房子的體認一直是恐懼的，因為他害怕再度被關起來。因此，當瑪利亞一家人邀請他去他們家的時候，他感到猶豫，後來大衛還是進去了，也開啓了他對於「家」的第一個印象，剛開始他覺得這個房子真是有趣，裡頭擁有很多家具、長長的樓梯、溫暖的床、吃不完的食物、隨時可以洗澡的浴室……等，後來他發現房子是很可愛的，而且重點在於裡頭的人「小孩的爸爸媽媽對他們很好，他們彼此相屬，每個都彼此相屬，他們是一家人。而家人會分享事情」（《我是大衛》頁 143）但是他也體會到「這棟房子是屬於這家人的，他永遠是個外人」（《我是大衛》頁 145），後來他離開之後，生活失去了重心，相較於之前自己住過的洞穴和房子，他感受到其中的不同，就是因為他認識了「家」，因為他曾經歷過那一切，之前他所過的生活也失去了一些價值，因為他體會過更好的生活，並且瞭解到家人之間彼此相屬的感受，但是他卻始終不是其中的一份子，這是他第一次體驗到家的感覺，他喜歡家，並且需要家，但是他卻沒有辦法擁有，因為

他們畢竟不是真正的家人。

四、家的永恆意義

終於，在旅程中的夥伴，同樣扮演了家人的角色，少年們漸漸體會到自己需要的家的模樣，一起為旅程而奮鬥的人，發展出親密的關係，彼此知道對方的需要，而且不吝給予，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卻碰到這樣的人可以互相依賴、互相了解，就跟家人一般，一個新的家庭因而產生，也超脫了原本家的印象，雙手可以為家人而努力，比起個人享受更有意義，也更能產生價值感，而家是彼此溝通的園地，在失去過後，如何經營一個家，如何對待家人，必須持續不斷的學習，但不論如何都不會再失去，因為已經長存心中，成為永恆。

蘇利克最後的家是猶太人孤兒院；帕瓦娜和家人重逢住在難民營當中；艾絲佩芮拉還待在那個美國的農場裡頭；大衛則跟著他媽媽住在丹麥。他們都找到了一個永恆的家，有家人的陪伴、有安全的底護，雖然都各自有所掙扎，像是蘇利克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混淆，還有對過去家人的記憶空白，都造成他心靈上的一個破洞，直到拉帕波女士瞭解聆聽他所發生的一切，並且領著他回到蘇利克出生的小鎮，找回自己原本名字，也喚醒了那些塵封的記憶後，他終於有勇氣接受他的新人生，他認同自己是猶太人，因此進入了猶太人孤兒院當中與人相處，重新一段應該擁有的童年，記起爸爸、媽媽、哥哥、姊姊也成了他繼續生活的能量，他不再是一個沒有過去的小孩，而是他明白自己經歷過的一切生活，透過記憶的累積，讓蘇利克擁有過去、現在與未來，也獲得了家可以帶給他的寧靜與和平。帕瓦娜的旅程似乎還沒有結束，但是至少暫時到一個段落，在媽媽、姊姊的陪伴之下，她可以不用負起領隊的責任，或者過著三餐不溫飽的日子，對於現在的她而言，就算環境再怎麼惡劣，只要有親人的陪伴，就勝過一個人孤獨奮鬥，永恆的家，對於帕瓦娜而言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的所在地。艾絲佩芮拉同於帕瓦娜，她離開玫瑰農場時，先是擔心爸爸會找不到她和媽媽，後來看到美國農場惡劣的環境，覺得自己根本沒有辦法在這樣的地方居住，後來因為要擔負起家庭守護的責任，等待媽媽病情的好轉，愛貝莉塔也前來會合，更從中經歷與阿方索一家人

扶持，還有因為依莎貝爾的天真言語，讓她學會珍惜，艾絲佩芮拉到美國後，獲得了更多家人，對於爸爸的離開感到遺憾，卻也不再悲傷，因為家人的形體會離開，但是卻是永遠活在彼此心中，不會消失的，家的外在裝飾，也只是短暫的軀殼，重要的是裡面是否有互相扶持、瞭解的家人，就像是艾絲佩芮拉擁有一群為她慶生的親朋好友一般，永恆的家存在於她的心中。媽媽的家就是大衛的家，正因為他們彼此相屬，大衛明白這一點，還會有勇氣去按門鈴，與媽媽相認，而且大衛已經到達了丹麥，一個有國王、自由法制的國家，他不停追求的自由的心，因為外在的環境而給予更大的鼓勵，所以對於大衛而言，在社會與家庭中，都獲得了歸屬與認同，他可以親身體認屬於家的一切，而且在他的心中，不會消失。



第三節 成長就是化希望為力量

如同先前所說，「希望」讓人擁有正向的力量往人生的道路前進，在經歷種種磨練後，主角們在過程中已然擔任成人角色，剛開始的他們存有一種天生的遊戲性，漸漸地，因為許多外在的條件限制，迫使這群少年為了保護自己，收斂了天然的本性，然後懂得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以各種方式面對考驗，當他們體會到希望的那一刻，不能否認兒童、少年的部份也已經一點一滴流失，因為在這之前，少年們以直覺面對世界的一切事物，「希望」自然存在於心中，但是當「希望」需要經過轉化或外求之時，也正代表進入另一個階段，如果回顧在尋找的旅程中，在前後對照主角們的變化，可以明顯察覺許多改變，改變正是成長一種表現，從外觀的改變、心境上的轉移，甚而這群原本稚嫩的少年，可以開始成為給予者，保護需要保護的人，這趟旅程這四個少年到底改變了多少，他們得到了什麼嗎？

一、成熟的臉孔—成長

少年們在出發之時分別是 8 歲、10 歲、11 歲及 13 歲的年齡，正蠢蠢欲動的探索這個世界，也正以遊戲的方式與世界接觸的年齡，關於遊戲，林文寶說「遊戲本身是個古老的名詞，是人類的本能活動。人類與其他動物同樣具有遊戲的本能，所以會自然地發明各種遊戲來消磨時間。因此喜愛遊戲乃是兒童的天性，也是他們的第二生命。對兒童來說，遊戲是一種學習、活動、適應、生活或工作。」⁵²因而不難發現在旅程中，主角們無他的表達心中的意念—遊戲，並且安心的與人互動，就算外在如何的困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面對，直到他們正面與現實交鋒，單純的臉孔發生了變化，因為他們必須保護自己的安全，掌握生存的機會，除了拋去遊戲的本性，也在外型上自發性的做了改變的選擇，改變不同於當初被迫離開的裝扮，而是配合生活上的種種需要，所以改變，成熟襲上原本單純的臉龐，也帶來成長。

蘇利克是個紅髮藍眼睛的小男孩，也喜歡跟人踢球、賽跑，但是因為猶太人

⁵² 林文寶等合著，《兒童文學》（臺北市：五南，1996），頁 19。

的割禮，讓他不能在小溪當中跟人游泳，在洗澡的時候也不能被人發現，但是偶然有一次在射尿比賽當中，被人發現他有施行過割禮，從那之後，他特別小心與其他小孩的距離，後來的他，變成一個金髮藍眼睛只有一隻手臂的小男孩，爾後的蘇利克，生活中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他對於世界的某部份失去了信任，但是卻也等於學會了保護自己，單純的臉孔下，其實已經藏著一個多慮的心。

艾絲佩芮拉從原本是玫瑰農場的小姐，變成擁有一雙粗糙雙手的農婦，而且在工作之時，她已經選擇跟媽媽一樣，盤起自己的頭髮，得以便利的面對實際的生活，在幾個多月不見媽媽的之後，媽媽對著她說：「艾絲佩芮拉，你長大了！看起來好成熟！」「我為你感到驕傲」（《風中玫瑰》頁 221）這樣的變化，除了年齡的增長之外，當然還加上了辛勞的代價，原本耿耿於懷的外在，也已經因為達到圓滿的心意，而漸漸釋懷，成熟由心而發。

二、緊閉的雙唇—自尊

主角們踏上旅途後，首先面臨的食物的威脅，有時候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偷竊只為了獲得溫飽，但是在這個動作之後，心中都感到些許不安，但在經過許多技能上的訓練之後，少年們選擇自食其力，以正當的方式取得應得的食物，也追求平等，不再做無謂的犧牲換取食物，此時的少年們，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緊閉的雙唇代表經過內心的選擇後，做出這樣的決定，於是在這樣的階段裡頭，少年們獲得自尊，也學會了面對選擇時，應該做出怎樣的決定，才得以面對自己的良心，良心是人在孤獨的時候所必須面對，良心用以判斷是非，「良心，是我們自我的反應。它是我們真正自我的心聲，把我們找回到自我的境界，使生活具有創造性，使我們獲得健全而和諧的發展—那就是使我們成為徹底發揮潛能的人。」⁵³因而如果沒有良心，自尊也就沒有存在的空間，我們也只會隨波逐流，成為他人的傀儡罷了。

最明顯的改變是在蘇利克身上，他曾經在一個農夫家為他們工作，平常時候農夫都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但是在星期天，他一喝醉回家就會變成一頭野獸，

⁵³ 同註 12，頁 166。

農夫會打蘇利克耳光，在星期一他清醒之後，就會問蘇利克被他打了幾下，一個耳光一個左提（波蘭錢幣單位），蘇利克就會拿著那些錢去買糖，但是因為農夫一家人都對他很好，所以他並沒有離開、逃跑，而在那邊安穩的工作、遊戲，是當他被發現是猶太人後，他不得不離開。經歷了一段時間過後，蘇利克已經失去了手臂，常常有人聽了他的故事之後就會搖頭嘆息，但是那時的他想著「不需要人家的同情和憐憫，他已經證實就算單手，他也照樣可以像其他人那樣把工作做好，賺取三餐。」，有一天有個農夫要求蘇利克幫他放羊，蘇利克在一個大雷雨過後，全身濕透，農夫心生憐憫，給了他一點食物，還有一床睡鋪和羊毛皮當棉被，但是，隔天農夫太太發現羊毛皮上全是蘇利克身上的蝨子，然後「農夫檢查過羊皮後，打了朱瑞克（蘇利克）一個耳光，把他趕出屋外。農夫把羊皮掛在圍欄上，交給朱瑞克（蘇利克）一把梳子，命令他把羊皮上的蝨子梳掉。朱瑞克（蘇利克）不理會那張滿是蝨子的羊皮，頭也不回的離了。」（《快跑！男孩》頁 230）因為這個時候的蘇利克，是可以靠自己能力賺取三餐的蘇利克，他可以選擇被挨打或是離開，離開的蘇利克多了一份自信，因為擁有能力，所以也保護了他的自尊心。

相反的情況是艾絲佩芮拉，她原本就擁有高牆一般的自尊，害怕丟臉、被人笑，但是到美國之後不得不重頭開始，面對她不熟悉的環境與事物，做著以前僕人爲她做的事情，出醜時，她漲紅了雙頰，但是爲了自己、媽媽，她卸下自尊，重新學習那些對她而言本來很粗俗的事物，接受沒有僕人的生活，一切從簡，從實際的角度面對自己的生活，放下不必要的自尊，而爲該努力的而努力；但是罷工事件讓她體會到身爲墨西哥人應有的自尊，雖然她害怕罷工者的行動，會破壞她賺錢的機會，但是「她想，那些人只不過說出心中的話，就受到被這個『自由國家』遣送出境的待遇，似乎沒什麼道理。」（《風中玫瑰》頁 201），她也曾經因爲米格爾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而大發脾氣，此時她的自尊心已經不單單只爲她自己而樹立，而是在思考過後，做出的反應，雖然當時的她無法改變任何事實，但是在憤怒的背後，建立起身爲墨西哥人應有的自尊，而這是必要且光榮的。

三、無懼的神情—勇氣

如果在旅程中，時時帶有恐懼，就會帶來痛苦，恐懼來自已知或未知，包含事件、環境，原本令人恐懼的狀況，會因為已知產生的經驗替少年們帶來無懼的神情，每一次的挫折主角應對的方式，都累積成經驗，做為接下來面對挑戰的籌碼，原本的膽小少年，因為後來所需承受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責任，有時候還如同綠野仙蹤的獅子般，需要擔負起一行人的安危，然後漸漸成就了一雙無懼的眼神，進而可以對抗未知，因為少年們明白了難關需要突破，一味的逃避、消沉，事情並不會有任何的改善，因而選擇了勇敢面對，也讓自己回到了應該走的道路上，而在經過一次次的挑戰之後，就可以在吸取經驗，累積而成的經驗，造就英雄的誕生，可以開展旅程，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成長之路。

「勇者無懼」是用來形容這幾個少年後來的模樣的，當蘇利克做了決定，回去跟寇瓦斯基先生一家人道別時，先吞了吞口水，說：「我會留在猶太孤兒院裡。」（《快跑！男孩》頁 297）表示如今他終於誠實的面對自己，也否定了他在旅程中對人說了無數次的「我不是猶太人。」蘇利克在過去與現在中掙扎、在危機與安全中掙扎、也在真實與謊言中掙扎，終於他決定要卸下過去、安全、謊言的面具下，而重新面對一個新的信仰、人生，甚至是一個新身份，可能充滿著危機，但是這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也唯有如此，蘇利克才可以面對自己和爸爸，不感到心無所依。

艾絲佩芮拉是在爸爸媽媽的保護之下而長大的，但是後來媽媽生病住院的時候，她去探望虛弱的媽媽，把小石頭留給媽媽，吻了媽媽，準備跟她道別，她說：「別擔心！一切有我！我現在是這個家的守護。」（《風中玫瑰》頁 173）艾絲佩芮拉所擁有的勇氣，來自於其實她也不知道前面有多少困難，但是她知道她不能再失去媽媽，而在那在那之前，她只能將自己調整好，並且勇敢面對、不再逃避，她也不能再讓媽媽擔憂，要守護一個家，必須有很多割捨、妥協，卻也是最甜蜜的負擔。

大衛的勇氣在於他勇於離開、面對錯誤、尋找媽媽，對於大衛這樣一個少年，

一個人從集中營逃出來，本身就需要很多勇氣，在一陣摸索之中，他從一味的逃避、閃躲，轉變知道選擇什麼時候該走，而不貪戀任何一個人事物地，而當他發現在他堅定的信念之下，產生了錯誤的時候，願意坦承錯誤，並且盡力補救，載知道媽媽的下落的時候，能夠不顧一切的去尋找，考驗這個從來不曾擁有的媽媽，是否可以在第一時間認出自己，因為在旅程中，他已經知道自己要追求的是什麼樣的人生，而他勇於面對即將出現的那些困難，因為他是大衛。

四、厚實的肩膀—依靠

當少年碰到他人等待他抉擇的那一刻，便開始學習承擔負責，可能因為年齡、經驗的關係，其他弱小者就可能求助於主角，被需要的感受可以使人獲得歸屬感及成就感，再者如果身為一個領導者，又必須擔負起團體中其他人的狀況，透過這樣的依靠，也學習從私我的愛到願意愛其他值得愛的人，開始從希望的接受者，變為希望的給予者，利用自身的經驗，給予他人幫助，成為他人的依靠。

旅程中，他們的定位漸漸改變，從主動依靠者改變成被動依賴者，他們對於自己的要求，也在漸漸提高，因為永遠有著比自己更需要照顧的人，意識到這點之後，就可以挺出肩膀，給人依靠；蘇利克在碰到阿卓之後，因為多了一個夥伴，所以在獵取食物的時候，都會多設想一份，因為阿卓並不習慣一些森林裡頭的食物，牠就會搖頭拒絕，這時蘇利克會溫柔的抱住阿卓說：「你想吃肉，對不對？」然後蘇利克就會拿出彈弓，擊中了一隻野鴿，然後他們就會一起分享。

艾絲佩芮拉到了玫瑰農場後，就像是依莎貝爾的姊姊一般照顧著她，教她怎麼做毛線娃娃，而且在依莎貝爾難過於沒當上五月皇后的那天，對她說：「依莎貝爾，輸贏不重要。當然，如果你贏了，你會是一個很漂亮的皇后，可是那也只能當一天。一天很快就過去，依莎貝爾，然後就什麼也沒了。」（《風中玫瑰》頁 219）並且把陶瓷娃娃送給她，對照於之前在火車上甚至不願意讓小女孩碰她娃娃一下的艾絲佩芮拉，有著天壤之別，這時候的她，已經懂得給予、給人依靠，而不再只是驕縱的大地主女兒了。

帕瓦娜在爸爸被抓走後，就已經被迫成為家裏的依靠，只有她能出去提水、

只有她能出去買食物回來、只有她能女扮男裝到街上去賺錢，但是帕瓦娜總說：「你別跟我說！去告訴媽媽！她是大人。她要負責找東西給我們吃。」（《戰火下的小花》頁 63）「要剪就剪努莉亞的頭髮！她是老大！她有責任照顧我，不是我來照顧她！」（《戰火下的小花》頁 79）但最後她還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做了那些只有她能做的事情；後來剩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先後碰到了哈珊、阿希夫、莉拉，他們彼此以兄弟姊妹對待，而最大的帕瓦娜，也就理所當然的決定大家要做往那裡去、做些什麼，後來，他們四個人到達難民營時，哈珊在診所治療，帕瓦娜做了一個決定：「我們要留在這邊過冬。我們既然是一家人，就必須守在一起。我年齡最大，所以你必須聽我的話。」（《帕瓦娜的旅程》頁 214），這時候的帕瓦娜擁有決定權，而在難民營當中的補給食品數量並不多，帕瓦娜爲了不想讓阿希夫排隊之苦，到最後換來一場空，而自己擠進了那群絕望而掙扎的人群當中，等待食物，這時候的帕瓦娜主動的要求做苦差事，爲了讓其他的家人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因爲她已經懂得去承擔生活中許多不如意，就如同薇拉太太在帕瓦娜不想剪掉頭髮時所說的，曾經說得：「這必須由你決定。就算我們逼你剪頭髮，也不能逼你出去表演。當然，這個要求不是一件小事，可是我想你應該做得好。你說呢？」（《戰火下的小花》頁 80）帕瓦娜懂得去面對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麼，並且站在他人的立場設想，這樣的變化不只是因爲她的年齡比較大的關係，也是因爲她自己決定她要這麼做。

五、堅定的心意—自信

最難能可貴的莫過於少年們尋得自我，經歷絕望與希望之後，使人體會到「我」正是絕望與希望的共同體，從歷程中，慢慢探索出自己能做的和應該做的事情，也在面對自我的時候可以不欺瞞、不感罪過，因爲尋找到自我，只有自己可以決定最終要做的事情，夢想也在這樣的成長之下形成，因爲歷經過苦難，與重重的抉擇、結果，使得少年們開始思索未來，了解自己所有和沒有，思考所欠缺及擁有，要如何運用發揮才能確保不再遠離安全，免於再度受害，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創造出了一個面對未來有著堅定的心的少年。

尋找自我是四個少年共同的成長，蘇利克在一陣起伏當中，找到了自己的根，他明白了讀書、寫字的重要性，也透過拉帕波女士，得到情緒的紓解，讓他有勇氣去面對自己的過去，就如同寇瓦斯基先生對他說的：「人的尊嚴在於他堅強的意志。」（《快跑！男孩》頁 297），離開時，他再度露出他的笑容，這時的蘇利克已經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並且該做些什麼了。

艾絲佩芮拉從米格爾口中的女王，轉變成媽媽的支柱、家的守護者，她多認識了世界上的各種面貌，明白他們在火車上遇到的賣蛋婦人卡門所說：「我很窮，可是也很富有。我有孩子，有個小玫瑰園，有信仰，還有很多對過世的人的回憶，還有什麼好奢求的？」（《風中玫瑰》頁 81）艾絲佩芮拉認為，她擁有的比卡門還多，她已經成為一個勇敢、明辨是非的女孩，而且知道要追尋，並且永不放棄，她選擇緊牽米格爾的手，不再被階級所迷惑，面對眼前的生活，就像愛貝莉塔跟她說，而她告訴依莎貝爾：「永遠不要害怕重新來過！」，爸爸永遠在她和媽媽的心中不會消失，但是眼前的一切，則是要靠她們自己去面對與堅持。

帕瓦娜在等待爸爸、尋找媽媽的過程中，學會了如何對自己與他人的生活負責，從被迫付出到自願付出，她真心的找到她應該扮演的角色，在每一封寄給蕭希亞的信中，她面對過許多現實的殘酷，幻滅了許多想像的世界，但是卻也只要一點點希望，就更堅定了她生存的動力，最後，就算前途再艱辛、未知，她只知道有家人的地方，也就是她的地方，而且她還記得與蕭希亞的約定，給予祝福本身就是希望的一種延續。

大衛站上了民主自由的國家，擁有一個自由的軀殼與心靈，高度的防衛心在他的一次次檢視當中，漸漸卸下，他看見世界的美好，相信世界的美好，也終於遇見世界的美好，而他也從一個想當一個他想當的人，到接近他想當的人，最後真正變成他想當的人，獲得真正的自由，也學會把回憶轉化成動力，追尋自己所要的生活：用力學習、觀察在過去十一年來，在集中營未能了解的世界，充實自己，也勇敢面對自己過去的生活還有自己的身世，化解對那個男人的複雜情緒，正直的活在世上，也不再躲避人群，因為他是大衛。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終點與起點的循環

一、沒有終點的循環

看完了這四個少年的旅程，他們的終點各不一，《快跑！男孩》中的蘇利克最後進了猶太孤兒院當中；《戰火下的小花》和《帕瓦娜的旅程》之中的帕瓦娜找到了媽媽，終於可以暫時卸下大姐的責任，剩下可以只顧著跟努莉亞、阿希夫鬥嘴的女孩；《我是大衛》的大衛找到了媽媽，一切雖然有點戲劇性，但故事是卻傳遞出奇蹟似的希望，誰都不能說絕對不存在；《風中玫瑰》的艾絲佩芮拉已經能在美國的農場當中適應自己，她還沒有忘記她要繼續唸書的打算，但是對她而言有親朋好友的陪伴，才可以帶給她最大的安定感。只是有了之前的經驗，我們都知道這些終點並不是真正的終點，人生的終點是死亡，在那之前，同樣還會面臨許多挑戰，也可能再度掉入絕望之中，只是少年們已經經歷過從絕望到希望的過程，當他們再度面臨挑戰，就是另一個冒險旅程的開始，但是他們已經獲得了先前累積而來的勇氣，史考特·佩克說「勇氣並不是沒有恐懼，而是儘管恐懼仍然做出行動，以抵抗因進入未知、進入未來而產生的恐懼。」⁵⁴在第一次的經驗、過程中，少年們都學到了面對逆境的勇氣，希望也會跟隨著他們，在往後的日子給予力量。

回顧一下，故事的終點和當初主角們設定出發的終點是否一樣呢？似乎並不全然相同，因為在過程中無預警的失去了很多人事物，但是故事還是結束在團圓的美好結局之中，但是和當初的目的地不一樣，這樣可以嗎？答案與否，決定在主角本身，在旅程中，不難發現，其實希望就是絕望，如同危機就是轉機一般，「人」本身就是決定的關鍵，一體兩面的循環，是事件本身，也是生命

⁵⁴ 史考特·佩克 (M. Scott Peck) 著，邵虞譯，《精神成長之路》(*The Road Less Traveled*) (台北市：遠流，1991)，頁 159。

的表現，有人說生命所有的意義是死亡提供的，同樣的希望之所以難能可貴，也是來自於挫折過後的海闊天空。但是這些是需要經過轉化的，轉化的過程無所不在，原本出發時所攜帶可以提供力量的具體物品，可能再過程之中已然轉化為抽象的情感，不再需要藉由外在的感觀接觸，才能夠感受到的力量轉化，或者原本軟弱的體能、不利的外在條件或是沒有工作能力，都在一切經歷後，而有所改變，變得更強壯、堅強也有了能力，轉化的過程儘管辛苦，但是所體現的是人面對困境的一貫態度，更因為透過少年角色設定，表現的是最自然的反應、最強大的力量，如果人生是一盤棋，絕望就是死棋，而希望就像是各式棋譜，有很多種經營方式，其中當然也包含著死棋的那一步，但過程如何，就端看下棋的人，如何掌握局勢，面對挑戰。

二、沮喪的必要性

人生尚未終結之前，絕望與希望的循環也就沒有止息的一天，沒有絕望也就沒有希望，但是這並不代表只是宿命的安排，而我們只能接受而已，其實是「人」讓這個循環產生的，失去過才能真切懂得擁有的可貴，《精神成長之路》中這樣說「他們的沮喪，是發出成功與演進的適應所需的主要改變之信號」⁵⁵，沮喪之後所帶來的是一種捨棄的過程，捨棄的痛苦與死亡的痛苦是一樣的，但是舊的死亡，就等於新的誕生，捨棄也是一樣，如果不能常常更新汰換，以配合外在的環境，也只是原地踏步而已，但是人總該是隨著時間的前進、空間的遞換，進行生活，在改變中不停成長，捨棄也正表示這樣的過程，只有拋下才能夠面對新事物，但是拋下並不表示失去，反而是一輩子的擁有，羅馬的哲學家斯尼卡兩千年以前說過：「我們一生中必須繼續的學習去生，而讓你感到更奇妙的是，一生裡一個人必須學習去死。」一個人在生命的旅程上走得更遠，他就會經驗到越多的誕生，因此也就經驗到越多的死亡，有越多的歡樂也就有越多的痛苦。

《快跑！男孩》帶給我們的是德軍當時對於猶太人壓迫的醜態，使得蘇利克拋棄自己的出生，以維護生命，但是在他不停矛盾禱告的過程之中，看到了一個

⁵⁵ 同註 54，頁 80。

人真誠面對自己時的模樣，天生的樂觀的男孩替他的人生帶來許多美好，但是身為猶太人卻為他帶來更多的傷痛，只是這些都將隨著他決定要當朱瑞克而改變，不是拋棄過去，而是他開展了屬於自己的人生，同時面對過去也面對未來。

《風中玫瑰》看到艾絲佩芮拉終於從心頭放下了玫瑰農場，而展開了在美國的生活，但是關於過去的一切，並沒有消失，她雖然失去了爸爸，而展開一連串的挑戰，但是也因為這次的經歷，她體會到窮苦人家的悲哀，因為媽媽的生病，她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後來也成為媽媽的支柱，伊莎貝爾的姊姊，重新聽到了大地的心跳，知道自己該如何雙腳踏地的勇敢生活。

《我是大衛》是一個原本一無所有的男孩，對於外在的世界不抱任何希望，處處小心而為，但是從他決定逃跑的那一刻開始，他也開始獲得，慢慢體驗尋找失去的一切，他經驗自然之美、人群之美、家庭之美……，雖然過程中因為許多誤解、不適應而感到沮喪失望，但是經歷過的並不會就此消失，沮喪也不會永遠存在，兩者彼此交鋒的情況之下，會找到出口的，但是跟當初茫然的逃跑已經不同，而是知道該往哪去，為什麼要往那去了。

《戰火下的小花》、《帕瓦娜的旅程》中塔利班政府剝奪了人權，帕瓦娜一家人凝聚了屬於他們的向心力，帕瓦娜失去上學的機會，但在街上碰上了之前不熟的同學，後來成為好朋友，還有旅程中的帕瓦娜，失去爸爸，不知道該往哪裡去，但是遇上了哈珊、阿希夫、莉拉作為她的夥伴，一個女孩在種種失去當中，也獲得很多其他，最後帕瓦娜也終於找到媽媽，沒有難關是過不了的，只要你還願意等待、嘗試。

在失去什麼的同時，一定會有另一股力量悄悄凝聚，失去的雖然已經不在，但是很多新的美妙事物還一直在發生，失去的可以藉由回憶來保存，但是新事物如果不去經歷就等於空白；但是要捨棄，你還必須要有東西可以捨棄，你不能捨棄任何你尚未得到的東西，真正的捨棄，是在經過選擇過後的決定，而不是提前宣告放棄認輸，不堅持到底永遠也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情，沮喪可以讓人看清事實，捨棄是經歷的過程，最終的收穫則是成長、啟蒙。

第二節 亂世中發聲

一、看誰在說話？

在歷史背景之下所衍生的故事，讓人在閱讀之時也就倍增真實感，《快跑！男孩》、《風中玫瑰》、《戰火下的小花》、《帕瓦那的旅程》分別在前言、後記當中，紀錄了關於這些故事的前因後果：《快跑！男孩》作者烏里·奧勒夫是聽約拉姆·費德曼講述自己親身經歷而成的故事。潘·慕諾茲·里安以她外婆的故事為藍圖，而寫成《風中玫瑰》，後記中寫到她外婆的寫照「許多人艱苦的奮鬥，只為了餐桌上有東西吃。他們只能任人擺佈，他們只在乎能不能生存下去，而將一切希望和夢想寄託在兒孫的未來。」對於她外婆而言「我們的成就就是她的成就，她給我們最好的祝福，卻很少回顧她自己生命中的種種困境。因為在西班牙語中，艾絲佩蘭拉（esperanza）的意思正是「希望」。黛伯拉·艾里斯的《戰火下的小花》和《帕瓦那的旅程》，則是在她參與阿富汗難民營服務隊時，訪問了許多女性和兒童，而出現的故事。她遇到的難民營婦女對她說：「請告訴世人我們的遭遇，別讓世人忘記我們。」。《我是大衛》雖然沒有背景故事，但集中營的存在真有其事，描述的雖然不具有實際經驗，但露出真實的人性，卻是毋庸置疑。

因此，在我們隨著蘇利克、艾絲佩蘭拉、帕瓦娜、大衛的眼界看亂世的同時，其實背後隱藏著一群大人或民族的複雜關係，包括納粹對於猶太人的不平等待遇、墨西哥人的非自願移民、塔利班的高壓政策還有一些逃亡、流浪的少年，而這些顯示出來的可能只是世界少年的一隅，從少年們的旅程，我們好似也遇見了他們的經歷，隨著蘇利克喪失手臂，心裡也感到難過哀痛，帕瓦娜幾個小孩餓著肚子，只能啃樹葉也讓人感到心疼，這些因為來自於真實背景的關係，更讓人感到痛心，隨著書本，跟著逃跑、餓肚子、沈痛、溫暖，也跟著他們感到絕望和希望，亂世下的少年，只能透過這樣的方式，才可能傳達給不是亂世的少年知道他們的處境，但是重要的並不是感同身受，發揮同情、憐憫之心，而是對「和平」的渴望，在日本共同通信社所著的《地球少年的一天》當中，談到了關於少年面

對飢餓、貧窮的狀況，也包括屬於弱勢少年的榮耀、挑戰和夢想，日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阿格尼斯說：「從孩子們的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社會的現狀，這是由於孩童們的單純非常容易受到社會的風氣影響所致。」⁵⁶同樣的情況反應在文本之中，雖然故事本身免不了有些許杜撰，但是在少年主角講話的同時，其實表現出來也是社會的面貌，發出來的也是社會的聲音，在亂世中發聲，我們看到了醜陋卻真實的人性，看到脆弱又堅強的人性，也看到普世對於和平、自由、平等的永恆希求，亂世下的少年，顯露出人類最深層的哀傷與快樂，一切回歸原始，就像坎伯所說：「命運之子必須面對一段漫長的晦暗期，這是極度危險、充滿障礙或羞辱的時刻。他被向內拋入自己的心靈深處，或被向外拋到未知的領域：不論是哪個方向，他所接觸的盡是未開發的黑暗。」⁵⁷，在黑暗之中才可能體會黑暗，也才可能深刻感受光明到來的那一刻。

二、希望、慾望與絕望的一念之別

人如果停止追求希望，人生就失去意義，希望在於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慾望也是人開始追求更好生活的開端，但是追求過多的慾望，也會使人生失去生存的價值，希望與慾望僅在一念之差，希望是人追尋美好生活的動力，但是如果過分要求就違背了希望帶給人良善的本質，也就是說過多的希望就是慾望而不是希望，人有慾望是天生使然，如同嬰兒需要藉由口腔的飽足而獲得滿足一般，但是貪吃的孩子，代表是超出一個人所需的範圍，於是就可能造成傷害，在亂世下的加害者，正是這樣的情形，他們原本都是為自己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卻忽略了他人的感受，因而使他人感到不幸，削減了希望所能帶來的力量，於是他們無法真正的享樂，而只是假裝擁有，其實在過多的慾望之下，只會讓人失去更多原本擁有的愛，失去愛也就失去希望，生命也因而不知所云、混亂不堪。

正如第三章提過的，亂世之中帶來許多難以應付的危機，也顯露出人很多醜陋的本性，也看見變形的人性，不論是面對危機或是人性，通常我們總是本著希

⁵⁶ 日本共同通信社著 李琴英、呂佳勳譯《地球少年的一天》（臺北：臺灣先智，2002）頁 8

⁵⁷ 同註 25，頁 358。

望的心情去看待，但是因為人在需求與貪婪之間，失去了分寸，養成了過多的慾望，因而為自己或他人帶來負擔，亂世中的過多的慾望，帶來飢餓、傷殘、分離、自我迷失、死亡……亂世之中，成人顯現的醜陋，已然失去了屏障，直接在少年面前呈現，相對於少年只想求生存的決心，產生很大的反差，也是種諷刺，少年因環境影響而原本就很脆弱的身心，更感疲憊、疑惑，所以失去希望，或是感到絕望，在亂世之中，因希望而起的慾望，可能帶來絕望，但同時又是希望的另一個開端，人在其中看似隨波逐流，但卻是一直在改變，一方面以符合外在環境，另方面則是在保護自己，主角一方面被動的等待外在環境的改善或消解，再者或者是脫離大環境亂世的束縛，求取心中的寧靜與和平，但無論是哪一種作法，都是一種逃避，逃避外在不好的環境、內在不好的情緒，但逃避在此並不是負面的評價，如同⁵⁸段義孚說「接受自己的地位似乎是在對逃避的慾望進行對抗，而我卻將逃避的慾望看成是人的本性。」因此這些逃避的機制，是接受自己的第一步，被害者與加害者皆然，因為已經看清楚現況，才有可能採取下一步行動。

三、反文化的希望

反觀現在身處的環境，除了依然存在的環境亂世之外，還產生了所謂的文化亂世，依隨著對和平的企求與時代的發展，發展出種種文化風格，但我們還是依然處在希望與絕望的循環之中，「反文化是緊張時期對幫助的呼喚，是文化維繫系統、神話和象徵等功能紊亂時的呼救，是信仰失落而又似乎不大可能失而復得的不甘絕望。」⁵⁹形形色色的反文化也正是對於危機、絕望而啟動的防衛機制，反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為了追求心中更好的生活而產生，沒有特定的團體、訴求，可能出現於政治、經濟、宗教、教育和家庭之中，由被動化為主動，積極的改善週邊的環境，確立自己的心態，以面對絕望的挑戰，表現一種不妥協的堅強，很現實的問題在於人需要有能力，才得以建立反文化的系統，就如同這些主角的

⁵⁸ 同註 51 頁 195

⁵⁹ 彌爾頓·英格(J. Milton Yinger)著，高丙中、張林譯，《反文化：亂世的希望與危險》（*Countercultures: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台北：桂冠，1995），頁 10。

未來，可能置身於相關的反對運動之中，當時年幼的他們所受到的傷害，並不會消失，反倒可能成一種力量的累積，蘇利克在猶太孤兒院之中，擁有了讀書、寫字的能力，碰到歧視他的人，選擇對他自己最好的方式面對，而失去手臂的他，也已經習慣單手做事，並不會感到自卑，而且在任教的學校，以自己的童年經歷為講演題目；艾絲佩芮拉感受到美國對墨西哥人的不平等待遇，但是並非現階段可以改善，她只是期待著自己的子孫，可以抬頭挺胸的做人；大衛對於集中營生活的種種，讓他看清世界較複雜的那一面，後來的他，在聽到與感受到的世界中，思量他所要做的那種人；帕瓦娜想必後來會加入媽媽所經營的雜誌團隊中，永遠記得拯救阿富汗的勇敢的瑪莉拉，和爸爸曾經對她的期許。在經歷過基層的挫折，累積經驗有所成長後，假若戰勝了當時的絕望，也就會不甘絕望，而產生一股奮力不懈，主動的追求希望的所在。



第三節 旅程後的成長與追尋

一、擁有希望的代價

到了故事的尾聲，我們都可以看見四個小孩的成長與改變，他們已經深切的體會到希望與絕望，那也代表他們已經跨入了成人的世界當中，《蒼蠅王》當中有著這麼一段話「他們所習慣了的第一個旋律，是從黎明到快步調的黃昏那種慢擺節奏。他們接受清晨的快樂、明麗的朝陽、沈靜的海和芬芳的空氣；這個時刻，就好像玩樂是美好無缺的事，生命圓滿得連希望都不再需要，因此它都被遺忘了。」⁶⁰我的解讀是因為希望已經存在了，所以才會不需要希望；如同這四個出發前的少年一般，不需要外求的他們自然飲食、遊戲、躲避，表現純粹的喜怒哀樂，所有的一切照著人基本的需求而行走，不過總會產生些許變化，《坎伯生活美學》中提到「生命總是痛苦的。我們無法改變它，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對它的態度。」⁶¹然後少年們就改變了，被現實環境逼著改變，期待變得成熟、穩重、懂事、負責……以正面的面對接下來的人生，但不容懷疑的是，少年們也已經不是原本的少年，因為當他們意識到生命的痛苦，開始渴求希望的降臨時，已經邁入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希望需要外求，遊戲需要以另外多餘的時間進行、食物也變成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更不用說在一些逃跑的過程中，看見了很多不顯的原因，在少年認識世界的同時，他們也離原本的世界更遠了。

曾有人說：「小孩是不需要希望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希望」，這句話乍看之下似乎有點問題，但或許可以這麼解釋：小孩原本就是一個帶有希望的電池，就像帕瓦娜第一眼見到哈珊一般，擁有主動且強烈的生存動力，從來沒有想過哭泣、死亡，是個擁有飽滿電力的電池，但是當這個希望電池裝在現實上，便開始耗損其中的電力，希望的電力也被一點一滴的消耗，就在電力快要結束之時，赫然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是一個帶有希望的充電電池，只要有需要，是可以補充電

⁶⁰ 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著，楊耐冬譯，《蒼蠅王》(The lord of flies)(台北：志文，1993)，頁 87

⁶¹ 同註 48，頁 291。

力的，但是補充來的電力，再也不像原本擁有的電力那樣的自然飽滿，而是要時時注意著電力是不是快要沒了、可能又要充電了，失去童年是主動擁有希望的代價，但是也是種成長的過程，

二、追尋是一輩子的事

從四個小孩的故事，會發現人所追求的一切都將會回歸寧靜，就像生命是在無聲之中產生一般，剛開始追尋身體的滿足，後來漸漸才發生改變，兒童出生之時，成人必須保護對世界的未知的兒童，於是有了家的存在，而隨著年齡增長，追尋的過程，離開了家，開始闖蕩自己的人生，追尋一些刺激、成就或是榮耀，不論中間過程是豐盛或是凋零，不論希望與絕望如何的反覆循環，家是每個人追尋的終點站，生命還在持續進行，但總都是為了豐富家而追尋，少年們在離開家之後，更是體會到家的美好，有所缺失的還可以補足，因為他們沒有失去生命。

本研究以觀察文本中少年出發到終點的過程，從出發的原因、外在的裝扮、攜帶的物品、邂逅的路人、需要學習的技能，到面對成人世界的是非、絕望的降臨、對絕望的反應，最後如何重拾希望、心中永恆的追尋，以至其中的成長過程，做一個討論呈現，這些故事只是人類的一小部份，但是在閱讀的同時，其實也在感受著彼此的生命，體現著人類的本性，在心中逕自的安排故事的發展結局，了解許多其中的無奈與失去，同時也還在鼓舞著主角，要站起來繼續努力，追尋美好的生活是人所追求，這類故事還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發生，因為沒有辦法改變世界，我們總該從身邊做起，既然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充滿著各自的辛苦，我們總該做好自己的那個部份，再給予自己力量的同時，或許也是放了些許力量給其他人，大衛、艾絲佩芮拉、帕瓦娜、蘇利克四個小孩，正是給了我們這樣的勇氣與力量，讓我們看見人最堅強勇敢的那一面，還有永恆追尋希望的那一份心意。

參考文獻

◎研究文本

Ellis, Deborah (黛博拉·艾理斯)著。黃南禎繪。鄒嘉容譯。《戰火下的小花》(*The Breadwinner*)。台北：台灣東方。2004。

Ellis, Deborah (黛博拉·艾理斯)著。黃南禎繪。鄒嘉容譯。《帕瓦娜的旅程》(*Parvana's Journey*)。台北：台灣東方。2005。

Holm, Anne (安娜·洪)著。穆卓芸譯。《我是大衛》(*I am David*)。台北：宇宙光。2005。

Orlev, Uri (烏里·奧勒夫)著。李紫蓉譯。《快跑!男孩》(*Run, Boy, Run*)。台北：台灣東方。2005。

Ryan, Munoz Pam (潘·慕諾茲·里安)著。鄒嘉容譯。《風中玫瑰》(*Esperanza Rising*)。台北：台灣東方。2004。

◎參考文本

Dejong, Meindert (邁德特·狄楊)著。莫莉譯。《六十個父親》(*The House of Sixty Fathers*)。臺北市：智茂文化。1990

Ende, Michael (麥克安迪)著。李常傳譯。《默默》(*MoMo*)。台北：遊目族文化。2000。

Golding, William (威廉·高汀)著，楊耐冬譯，《蒼蠅王》(*The lord of flies*)，台北：志文，1993。

鹿橋著。《未央歌》。台北：台灣商務。1995。

伊安·塞拉利爾著。趙永芬譯。《大逃亡》。臺北市：天衛文化。1992。

◎理論專著

張春興著。《教育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1996。

陳俊輝著。《祈克果》。臺北市：東大。1989。

吳靜吉著。《人生的自我追尋》。臺北市：遠流出版。1992。

林文寶等合著。《兒童文學》。臺北市：五南。1996。

黃正鵠著。《精神分析基本理論》。高雄市：復文。1991。

徐西森、連廷嘉、陳仙子、劉雅瑩著。《人際關係的理論與實務》。台北：心理。2002。

◎中譯理論專著

Botton, Alain de (艾倫·狄波頓) 著。廖月娟譯。《旅行的藝術》(*The Art of Travel*)。台北：先覺。2002。

Campbell, Joseph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台北：立緒。1993。

Cashdan, Sheldon (雪登·凱許登) 著。李淑琚譯。《巫婆一定得死》(*The Witch Must Die: How Fairy Tales Shape Our Lives*)。台北：張老師文化。2001

Derlega, V. J. (戴里加)、Janda, L. H. (詹達) 著。林彥妤、郭利百加等譯。《心理衛生》(*Personal Adjustment*)。台北：桂冠。1994。

Erving, Goffman (高夫曼) 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臺北市：桂冠。1992。

Fromm, Erich (佛洛姆) 著。孫石譯。《自我的追尋》(*Man for Himself*)。台北：志文。2002。

Fromm, Erich (佛洛姆) 著。管韻鈴譯。《逃避自由》(*Escape Freedom*)。台北：志文。2002。

Gutman, Roy (羅伊·古特曼)、David Rieff (大衛·瑞夫) 編。席代岳譯。《戰爭的罪行》(*Crimes of war that the people should know*)。台北：麥田。2002。

Hammerslough, Jane (珍·漢默史洛) 著。廣梅芳、丁凡、楊淑智譯。《打開戀物情結》(*Dematerializing: Taming the power of possessions*)。台北：張老師。2002。

Heywood, Colin (柯林·黑伍德) 著。黃煜文譯。《孩子的歷史》(*A History of Childhoo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the West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imes*)。台北：麥田。2004。

Krishnamutri, Jiddu (克里希那穆提) 著；胡洲賢譯。《最初與最後的自由》(*The First and Last Freedom*)。台北：立緒文化。2006。

Nodelman, Perry 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臺北市：天衛。2000。

Osbon, K. Diane(黛安·歐思本)著。朱侃如譯。《坎伯生活美學》(*A Joseph Campbell Companion Reflect on the Art of Living*)。台北：立緒。1997。

Peck, M. Scott (史考特·佩克)。邵虞譯。《精神成長之路》(*The Road Less Traveled*)。(台北市：遠流，1991)。

Postman, Neil (尼爾·波茲曼)著。蕭昭君譯。《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台北：遠流。1994

Strongman, K. T.著。游恆山譯。《情緒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台北：五南。1993。

UpdikeJohn 等著。廖月娟等譯。《人性八惡》。臺北市：聯經。1997。

Yinger, J. Milton (彌爾頓·英格)著；高丙中、張林譯。《反文化：亂世的希望與危險》(*Countercultures: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台北：桂冠。1995。

日本共同通信社著。李琴英、呂佳勳譯。《地球少年的一天》。臺北：臺灣先智。2002。

◎期刊單篇文獻

胡潔瑩、王秀紅著。〈希望的概念分析〉。《高雄護理雜誌》。第二十卷第二期。1993.10。

◎網路資源

教育部網路辭典<http://140.111.34.46/dict/> (6/6)